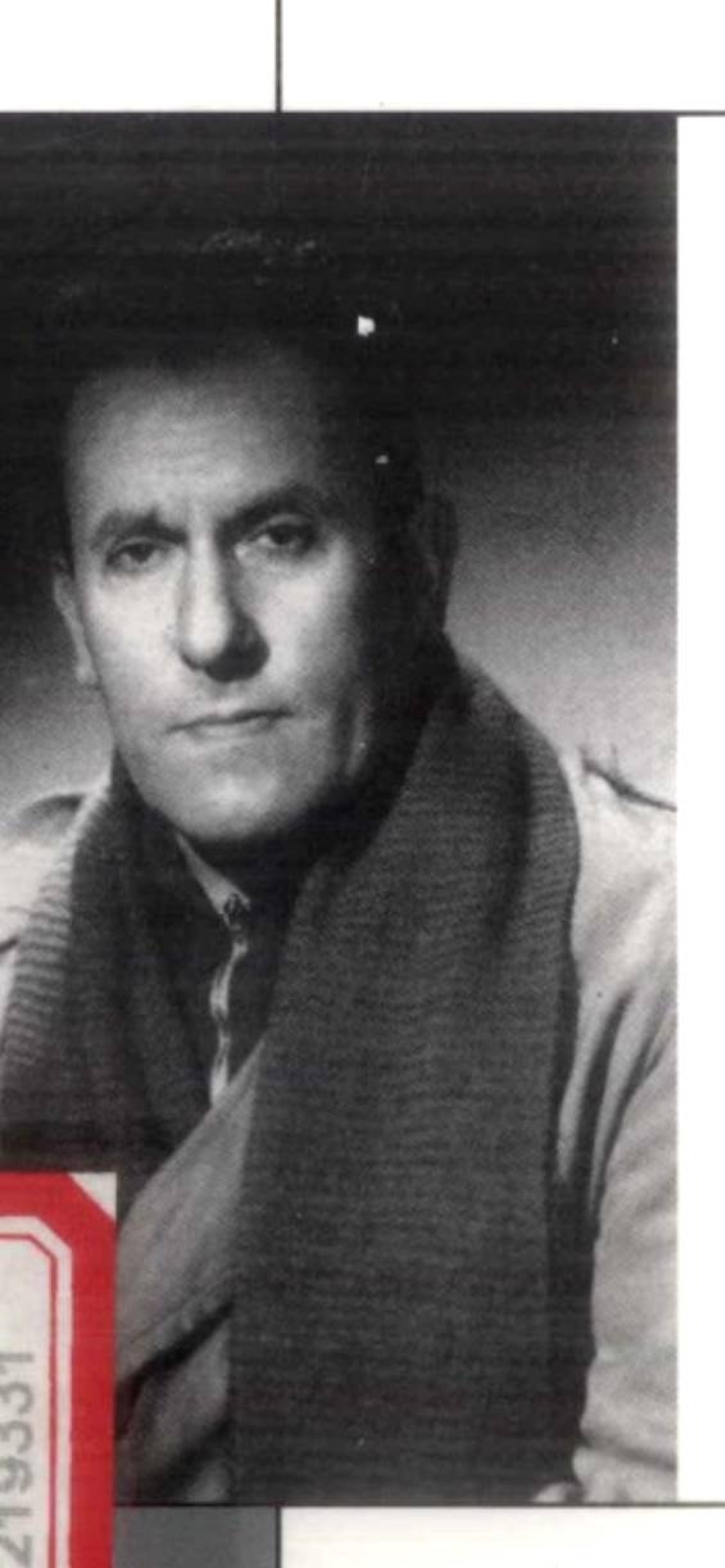
勒内·夏尔诗选

法国 勒内·夏尔

树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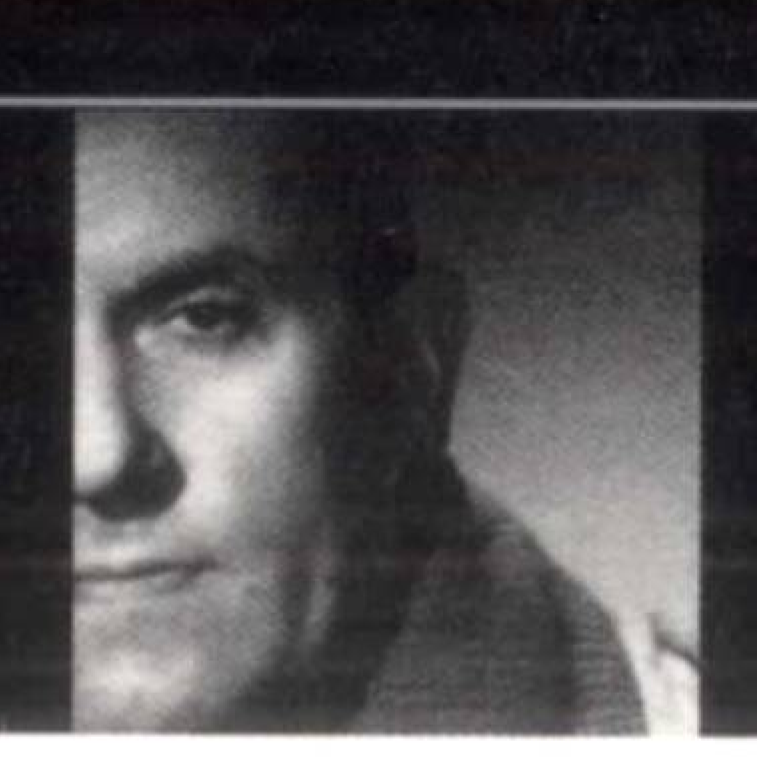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1 勒内·夏尔诗选

2 博纳富瓦诗选

3 勒韦尔迪诗选







黑皮诗丛\译诗

主编：潞潞 李杜

责任编辑：赵晓阳

书籍装帧：天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ISBN 7-5378-2405-3
I·2295 定价:12.00元

法国

勒内·夏尔

树才·译

勒内·夏尔诗选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勒内·夏尔诗选/(法)勒内·夏尔著　树才·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5378-2405-3
Ⅰ.勒… Ⅱ.①勒… ②树… Ⅲ.诗歌-作品集-法国-现代 Ⅳ.1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285 号

EXTRAITS DE:《FUREUR ET MISTERE》、
《LES MATINAUX》、《LE　NU PERDU》

勒内·夏尔诗选

[法国]　勒内·夏尔 著　树才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分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375　字数:10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405-3
I·2295　定价:12.00 元

序 夏尔诗选

■树才

夏尔：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

勒内·夏尔（RENE　CHAR, 1907－1988），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诗坛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这位难理解的、被认为是复杂的诗人，在研究者们作了数十年认真评论后的今天，仍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陌生的或没被读懂的。

夏尔的诗歌生命是从赤裸、神秘、圣洁的晨曦开始的。超现实主义像一道强悍的闪电，照亮了他的二十三岁。布勒东和艾吕雅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器重和关注。尽管夏尔后来脱离了超现实主义团体，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却贯穿了他一生。

夏尔曾以极大的勇气，亲身投入抵抗运动的战斗。从超现实主义的狂热梦幻到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夏尔痛苦地走进事物及存在的深处。从那以后，他看似远离文学生活，但连续不断的作品却让人感到夏尔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猛烈和绚丽多姿。夏尔的诗始终呈现为一种贴紧生命的运动，脉络隐潜的灵魂渐升。他强烈的内在激情和思想冲撞迫使他在语言中择定简洁的片断的形式。洗练短促，才更凸露有力；

格言式框架，才真正饱满紧张。夏尔的诗，总的来说，像一道汹涌激荡的湍流，但夏尔将它引入语言的高落差的峡谷，最终获得了直接性的锐利和瞬间迸溅的速度。

夏尔认为，在诗歌之初，有"瞥见瞬间出类拔萃的激动材料的闪闪发光的乐趣"，此后，诗人必须以"渐渐增大的震动"，来达到"对现实的生产性的认识"。但夏尔反对一切肤浅的发挥。有必要指明的是，他的警句尽管表面像格言，其实毫无共同之处：格言简洁而明确，一针见血触及问题；夏尔的浓缩的诗句则显示了一种基本矛盾的重心，它们达到了一种神秘的状态，但又避免了晦涩。一种代表着智慧的辩证法主宰着夏尔的诗篇。他内在地领悟了应该怎样生存在光照和黑暗的岩缝里，以狂暴的激情的铁锤，撞击内心的爱和外部的残酷现实，最终在迸溅的碎片中窥见一己的真实和透彻。

确实，夏尔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抗者，他的诗总是让人触及他内心的大矛盾和在精神上为统一大矛盾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大概是黑暗在黑暗中照亮了他的道路，他确信，诗是"对仍为欲望的欲望之爱的实现"。现实的丰富材料帮助夏尔建构起一个超现实的深远空间。他将矛盾的东西汇集于这一空间，将永恒性逼入短暂的语言形式。在《图书馆着火》中，他写道："作品是怎么来的？就像冬天，一根羽毛落在我的窗玻璃上。马上，壁炉里升起了劈柴之战，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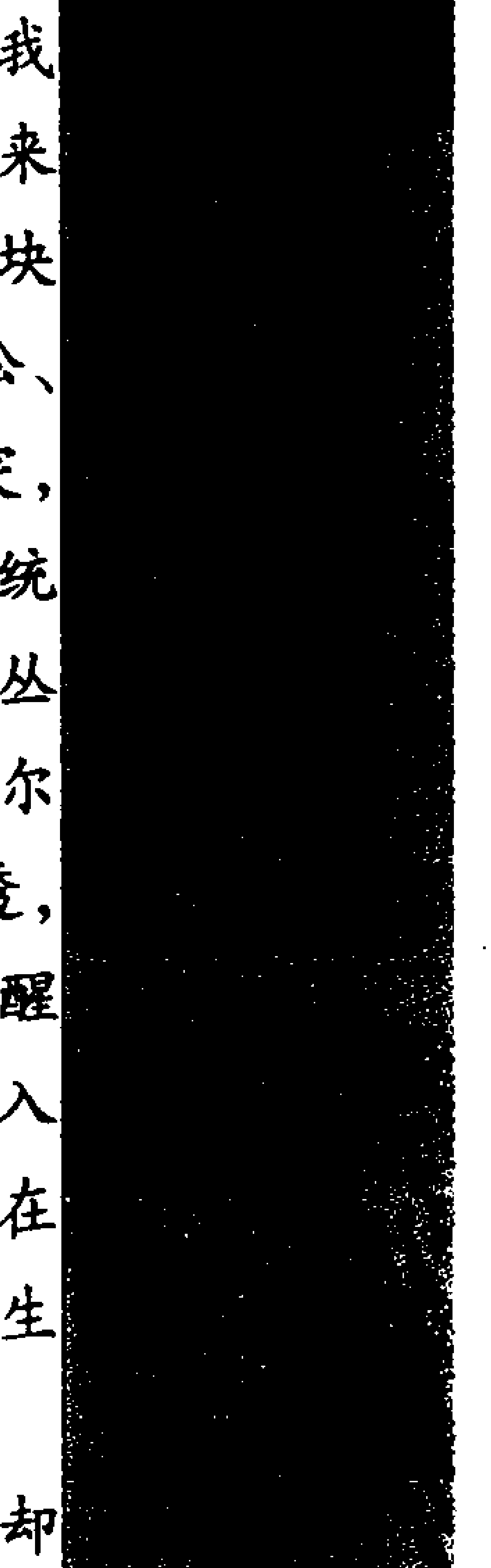
今尚未结束。”

尽管这样，夏尔却既非哲学家更非通灵术士。诗是夏尔真实而倔强的口舌。他始终以反抗者的形象和声音耸立着，不断地通过他的诗向我们展现暴力和抵抗的状况：闪电或炸雷。他决不说使人安心的话，他必须对各种形式的不公正和不幸表明他的抵抗。他曾愤怒地写下：“你们服从你们存在的猪猡，我听命于我身上不存在的神；我们仍是无情的人。”

冲突，进而超越，统一；凝聚，终于炸裂，透彻。

夏尔的诗是陡坡。但另有一些阳光明媚的山坡，以其爱情的、几乎是田园诗的意趣令我们陶醉。普罗旺斯的阳光和大自然，对夏尔来说意味着童年和土地。为表现一块乡土，这块乡土上的动物及植物，夏尔写下了松缓、轻松、淡淡不安的怀乡歌。夏尔成年后的激烈冲突，也许正是对童年时代与世界永远失去了的统一性的强烈向往。哪怕在幻想的狂热的意象丛中，哪怕所处的精神状态如此迷醉昏乱，夏尔始终渴望一种清醒，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穿透，对整个事物的昭然。殊不知，由于对获取清醒的过于执着，他被迫再次，三次，无数次地跌入无解的混沌——失去的赤裸。而他的渴望仍在一边：让本质的痛苦，最终沉入河底，跃为活生生的生命本身。

一个伟大诗人已经死了，但他的精神，却



在文学中化为曾经激烈如今宁静的智慧。

1989.8—2002.3
北京

目录

愤怒与神秘(1938－1947)

早起者(1947－1949)

群岛上的谈话(1952－1960)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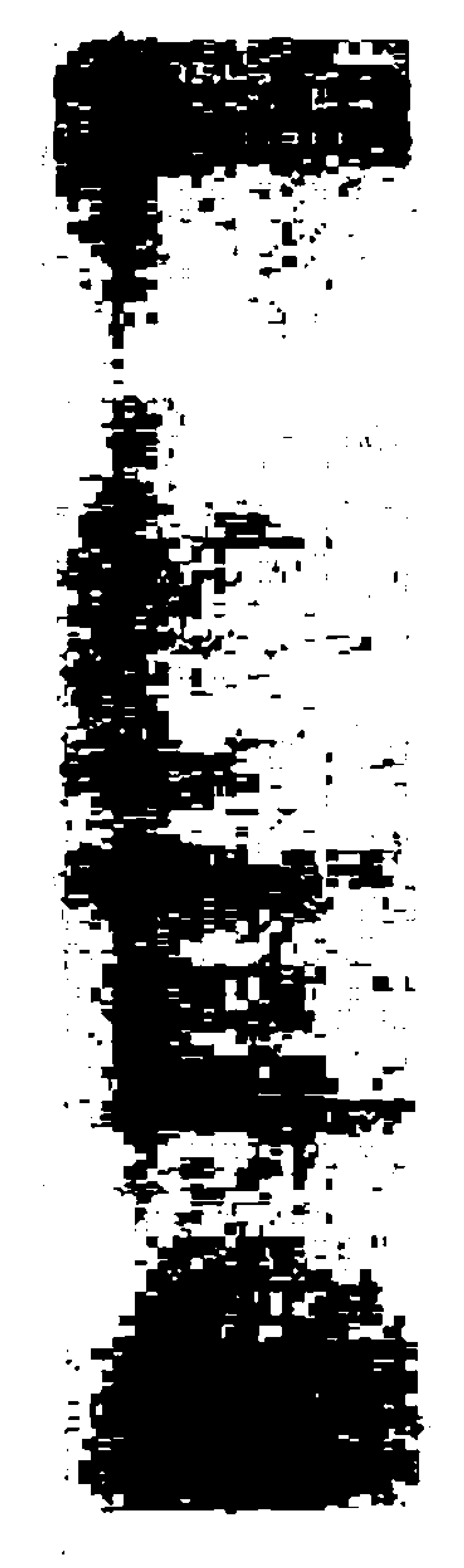
失去的赤裸(1964 –1975)

目录

附录:



愤怒与神秘(1938－1947)



愤怒与神秘(1938 - 1947)

祝蛇健康

1.

我歌唱新生儿脸上的热烈。

2.

轮到面包去掰开人,成为黎明的美。

3.

相信向日葵的人不会在屋内沉思。一切爱的思想都将变成他的思想。

4.

在燕子的筋斗中，一场暴风雨正探听消息，一座花园落成。

5.

永远有一滴水，比太阳更持久，除非太阳的上升被摇撼。

6.

生产那知识想保密的东西,成百次路过的知识。

7.

那来到世上却无声无息的东西，既不配被关注，也不配被期待。

8.

在创造的中心，这垂死者的不死将持续多久，因为创造在延长他的寿命吗？

9.

每一座房屋是一个季节。城市也这样重复。所有居民加在一起只知道冬天，尽管他们的肉身被烘暖，尽管白昼仍在。

10.

你在本质上始终是诗人，始终在爱的顶点，始终渴望真理和正义。这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你在意识里无法始终是这种恶。

11.

你把不存在的灵魂变成了一位比灵魂更了不起的人。

12.

瞧一瞧这浸浴你的国家的鲁莽形象吧，这一快乐逃离你已有很久。

13.

大多数人指望暗礁掀起他们，结局穿透他们，以便确定自身。

14.

感谢那位不替你的遗憾操心的人吧。你是他

的同类。

15.

泪水蔑视它们的知己。

16.

剩下某种可测量的深度，那里，沙控制命运。

17.

我的爱，我诞生这件事并不重要：在我消失的地方，你变得可见。

18.

能够前行，不去欺骗鸟，从树木的心脏直到果子的狂喜。

19.

通过欢乐迎接你的，不过是记忆的贪财的酬谢。你择定的在场并未说再见。

20.

只为爱弯曲自己。如果你死了，你仍然爱着。

21.

你泡在其中的黑暗受你的太阳般上升的淫荡所支配。

22.

看轻那些人！在他们眼里，人仅仅是大地饱受折磨的脊背上某个阶段的颜色。让他们把长长的谏书写出来！拨火棒的墨黑和云朵的殷红是一。

23.

哄骗羊羔，用它的羊毛投资，这就愧为诗人。

24.

我们居住在闪电里，闪电是永恒的心脏。

25.

眼睛自以为发明了白昼，唤醒了风。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我即遗忘。

26.

诗是所有明澈水流中在桥的倒影里滞留时间最短的那支水流。

诗，重新评价后人类内在的未来生活。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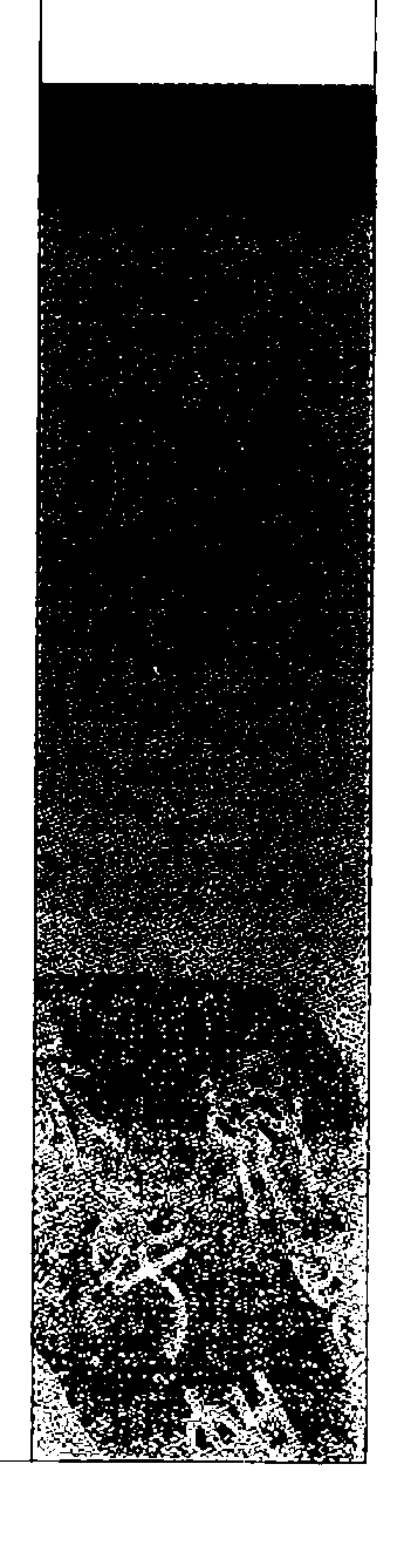
一朵玫瑰，为了让雨降下来。无数年后，这就是你的祈愿。

痛楚，轰隆，寂静

卡拉翁磨坊。两年时间，一个鸣蝉的山庄，一座雨燕的古堡。这里，一切滔滔不绝，有时是笑声，有时是青春的拳头。如今，抗敌的老战士在石头中间老去，大多数已死于寒冷、孤独和炎热。一切预兆在花朵的萎谢中也归于停歇。

罗歇·贝尔纳：魔鬼的地平线离他的土地太近。

别在山里寻觅；但是不，几公里之外，在奥佩岱山峡，你将遇见小学生脸上的惊雷，走向它吧，噢，走向它，并对它微笑，因为它饿，为友情而饿。



原初的瞬间

在我们面前，我们曾见到大水涌过。它来自母腹，一下子，就淹没了山峦。这不是向自身命运奔突的一道激流，而是一匹无法表达的野兽，我们是这匹野兽的语言和存在。它把我们张在它想象的雄劲的爱之弓上。怎样的介入才能抑制我们？日常的琐屑已经逃离，渴求的血液返回激情，被开放所接纳，被磨光为不可见。我们是一场从未结束的胜利。

雨燕

雨燕，扇动长长的翅膀，在屋顶上盘旋，呐喊出它的快乐。这就是心。

它扫尽雷声。它在晴朗的空中播种。如果撞击大地，它将撕裂。

它的回声是燕子。它憎恨平庸。高塔的网扣又有何用？

它的歇息，是最黑暗的窟窿。没有什么比它更窄小。

白昼漫长的夏天，它在黑暗中飞翔，穿越午夜的纱窗。

没有一双眼睛能抓住它。它鸣叫，这是它的整个存在。一杆细瘦的枪就要将它击碎。这，就是心。



慰藉

在城市的大街上，曾经有着我的爱。在破碎的时间里，它将去哪里？这并不重要。它不再是我的爱。每个人都可以谈论它。它不再忆及。谁，真正地爱着爱？

它在目光的心愿里寻找它自己。它所穿越的空间，是我的忠贞。它描绘着希望，并轻轻将它回绝。它是决定性的，除非它不参与。

我生活在它的深处，像一艘幸福的沉船。没有人知道，我的孤独，是它的宝藏。在它飞升着掠过的正午线上，我的自由挖掘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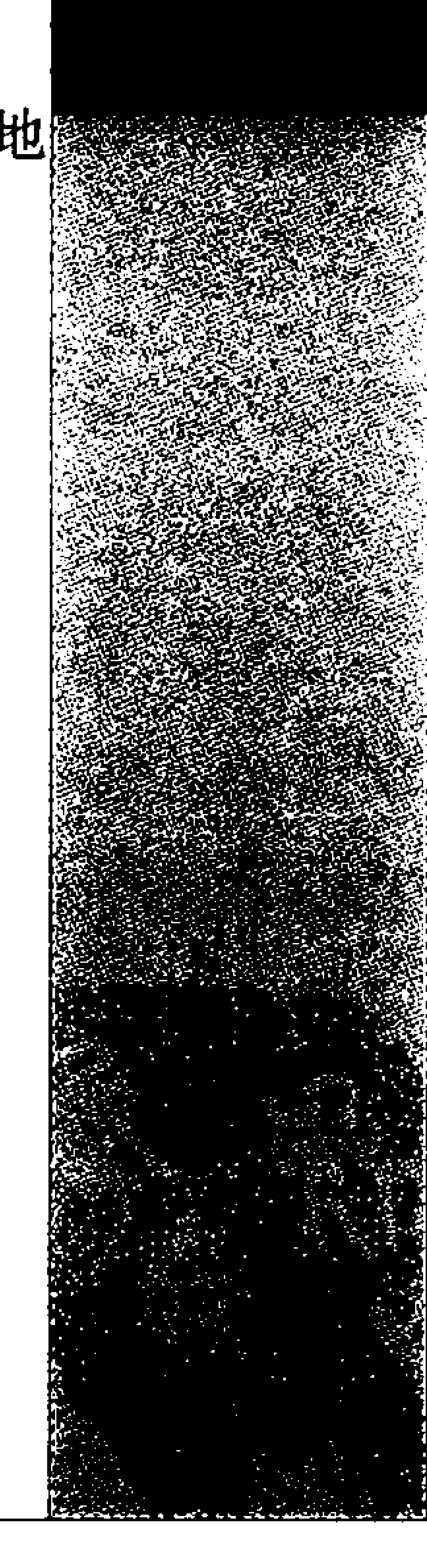
在城市的大街上，曾经有着我的爱。在破碎的时间里，它将去哪里？这并不重要。它不再是我的爱。每个人都可以谈论它。它不再忆及。谁，真正地爱着爱，远远地，照亮着爱，使它不会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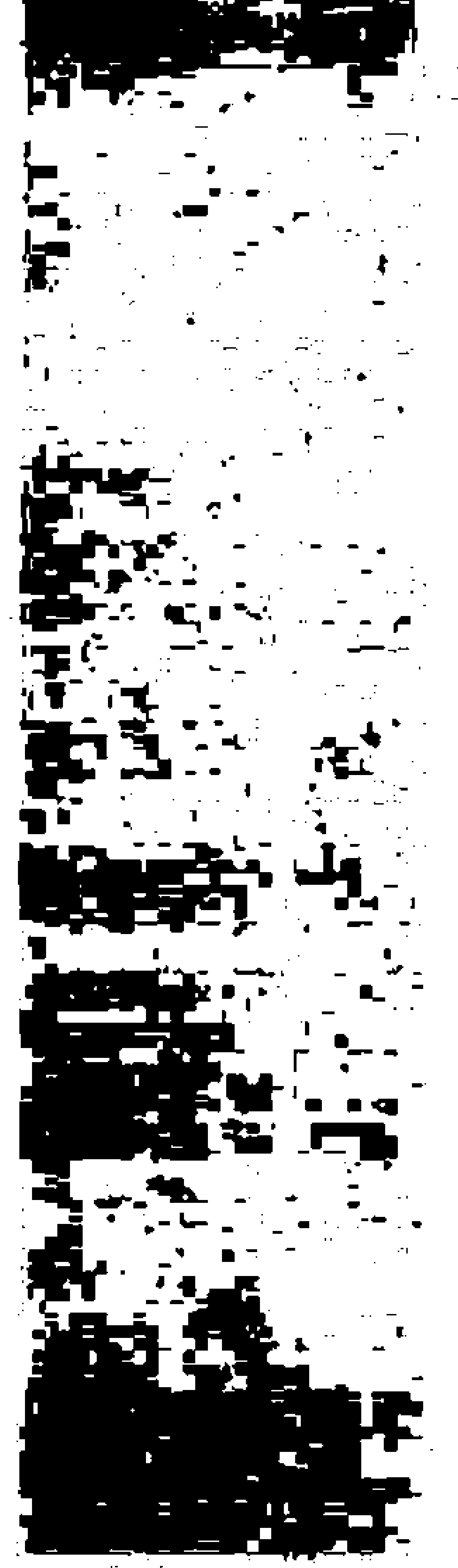
你出走得好，兰波！

你出走得好，兰波！十八岁，抗拒友情，抗拒敌意，抗拒巴黎诗人的愚蠢，抗拒你有点发昏的家庭的蜜蜂似的嗡嗡声；你做得好，将它们抛给大风，将它们放到早熟的断头台的刀锋下。你有理由，抛弃懒蛋的大道，狗屁诗人的小咖啡馆，赐给牲畜的地狱，狡猾者的商业，以及庸人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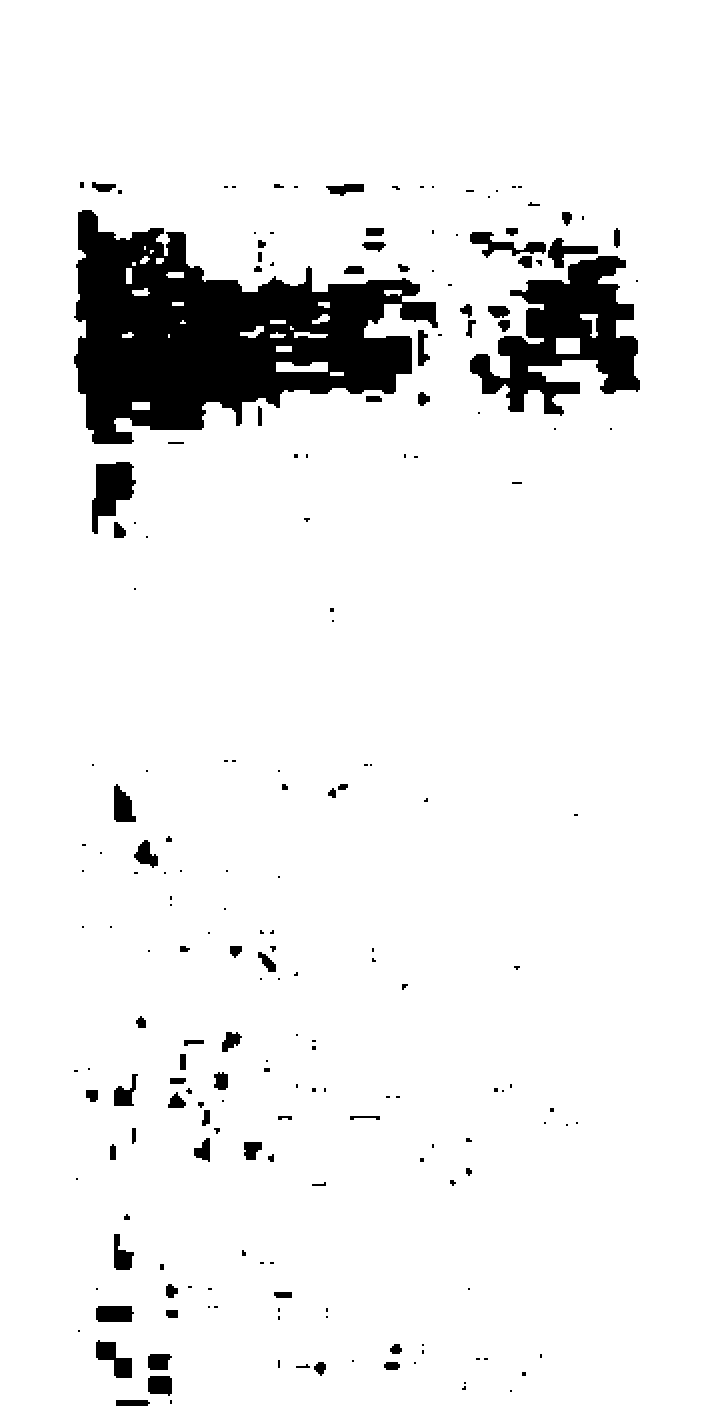
这肉身和灵魂的大冲力，这击中靶子使之粉碎的圆炮弹，对，一个人的生命，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在走出童年后，没完没了地扼杀后来者。如果火山改变点儿位置，它的熔浆将穿越世界的大虚空，为它带来在自身伤口中歌唱的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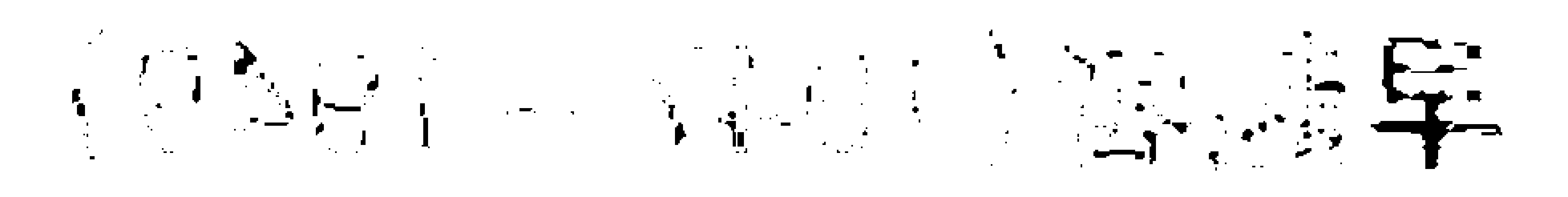
你出走得好，兰波！我们是这几个人——绝对地相信，可能的幸福与你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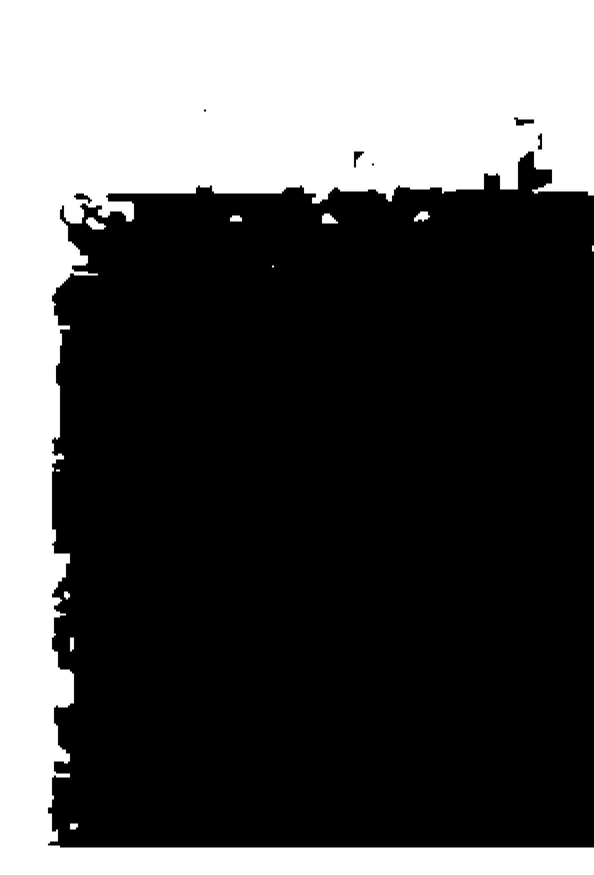




早起者(1947－1949)







■ 哨兵的劝告

果子从刀下迸溅，
美的滋味是回声，
铁钳嘴中的黎明，
人们想拆散的恋人，
女人系着围裙，
指甲刮着城墙，
逃跑吧！逃跑吧！



珊瑚

致一位奥塞罗

这念头令他惊慌，目光有教养，
眼睛只剩下谎言的草。
他太多疑，连他的挡雨披檐都腐烂了
因为只等他自己。

谁也无法阻挡漂泊的光
到惊奇的陌生中去寻找它的意中人。
它一跃跳过空间和嫉妒，
这是另一颗完整的星球。

愿它活着

这个国家不过是一个精神的
愿望，一个诞生地。

在我的国家，春天温柔的证明和衣衫破烂的鸟都想远走高飞。

真理在一支蜡烛旁等待黎明。窗玻璃被忽略。关心又有什么用。

在我的国家，人们不会询问一个受感动的人。

倾翻的船上没有恶毒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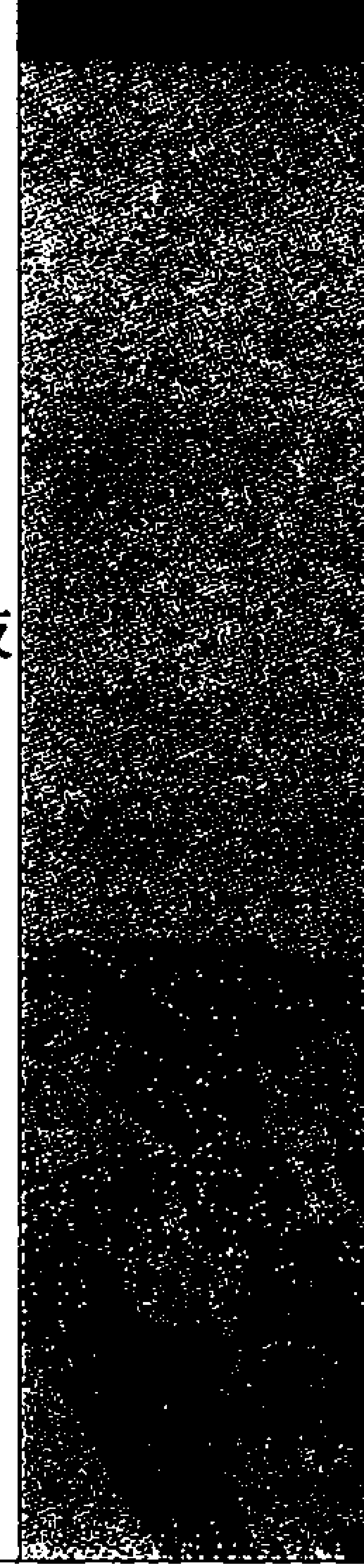
问候，在我的国家，几乎是陌生的。

人们只获得那能够增大的东西。

有一些树叶，有很多树叶，在我的国家的树上。枝条自由得结不出果实。

人们不相信胜利者的信念。

在我的国家，人们感谢。



这退隐的爱属于众人

在熬夜的大地上
闪电在溪流中是纯粹的，
葡萄园养活蜜蜂，
肩膀挑起重负。

道路闲趴着，尘土
同群鸟一起飞翔，
石头垒着石头，
有用的手喜爱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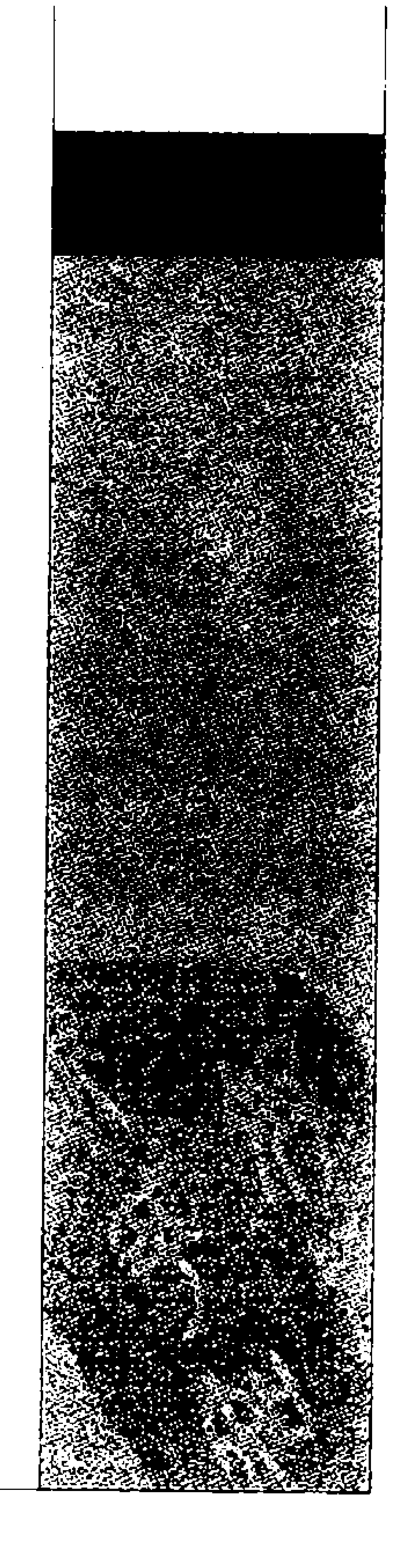
至少在每一个痛楚的时辰
一个回声必须重复
为了那无知的孤独
一种友谊的纤弱的义务。

暴力是有魔力的，
人有时死去，
但在濒死的瞬间，
一根琥珀的粗线封住眼睛。

遗憾，低矮的门
它们只是些感应
为了让我们的幻想低下头
并清凉我们死去的皮肤。

啊！让我们对卷走我们的风喊

是我们在掀起它。
在竭尽全力的土地上，
强悍的谎言的长处
是直截了当的安慰！



一起

镰刀坚持在四分五裂的天空中
尽管白昼和我们的狂热。
月亮越过我们并触及我们的心。
心，留在夜里。
什么都不能割断这些关系
在积极的根下，在冰冻的正午。

已经在那里，春日黄昏！
我们只是醒了，我们没有行动。

迷津

挖吧！金属环在命令。
流血吧！刀子在重复。
而人们扯掉我的记忆，
折磨我的混乱。

那些爱过我的人，
后来恨我，后来忘了我，
现在又关注我。
有些人哭泣，另一些满意。

寒冷的妹妹，冬日的草，
我边走边看你长大，
长得比我的敌手更高，
长得比我的记忆更绿。



在高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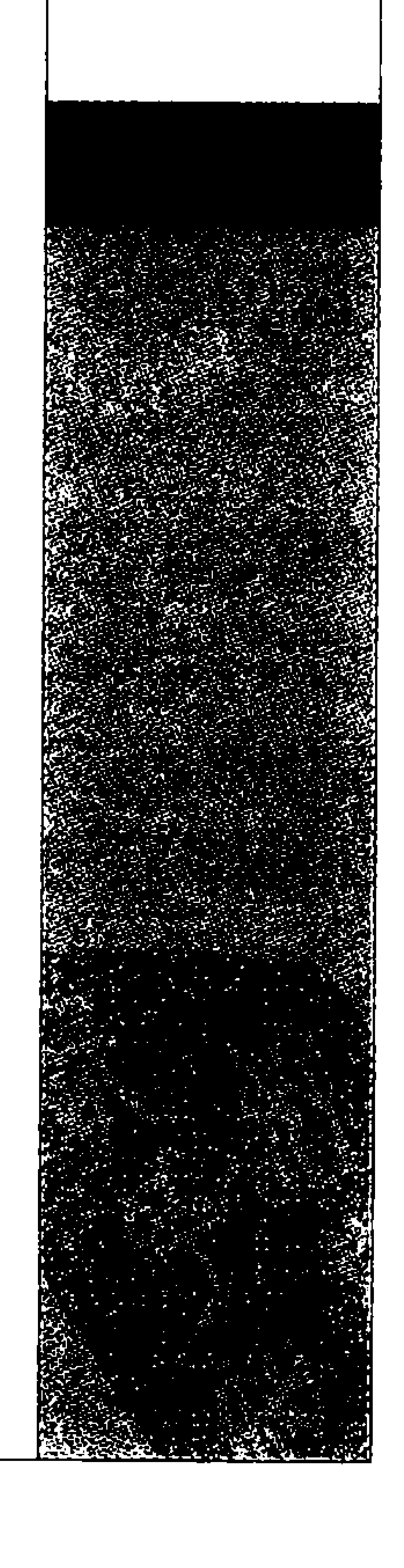
再等一等，等我
来劈开冻住我们的冷。

云，在你的生命里，你的生命像我的生命
　一样受到威胁。

（在我们的屋子里曾经有一场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并且，我们
到这里安家。）

真实让你自由

你是灯，你是夜；
这只天窗是为了你的目光，
这块木板是为了你的疲劳，
这一点点水是为了你的渴，
这些完整的墙属于你的明亮放生到世上的那个人，
呵囚犯，呵新娘！



■ 窗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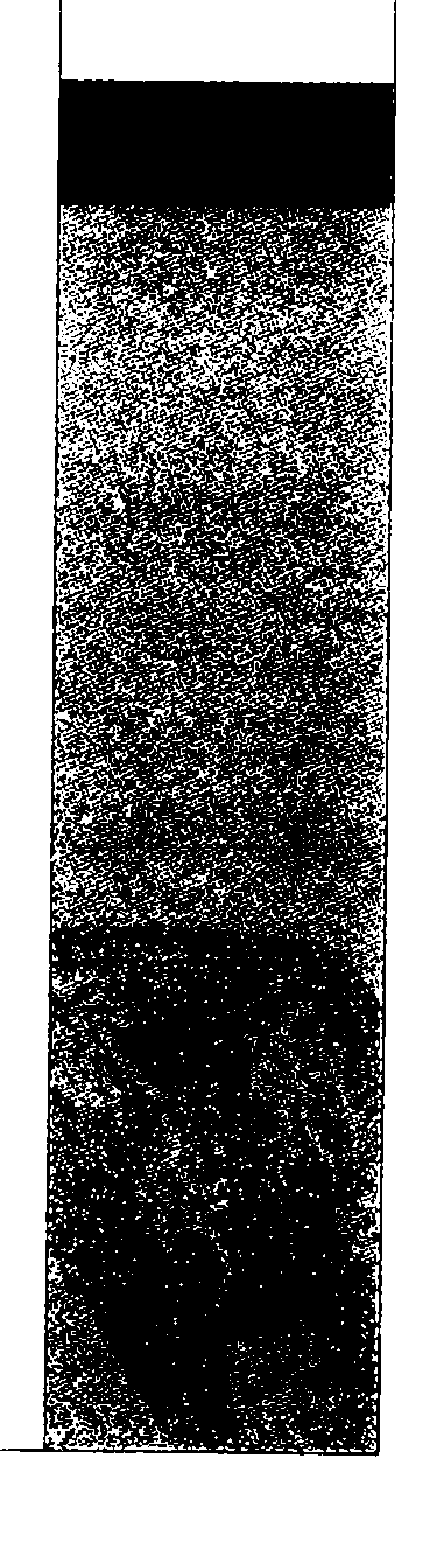
纯洁的雨，等待着的女人，
你们擦拭的脸，受尽折磨的玻璃，
是反抗者的脸；
另一张，幸运儿的玻璃，
在炉火前哆嗦。

我爱你们，孪生的神秘，
我碰触你们中的每一个；
我痛苦，我轻盈。

葬礼的面具

从前，有一个男人，吃饱了，永远不会饿了；他吞食了那么多遗产，贪吃了那么多食物，让后代挨穷；他发现他的桌子空空，他的床一片荒凉，他的老婆发胖，他心田里的土地也一团糟。

没有坟墓，还想活下去；什么东西也给不了，能收到的就更少；什物逃离他，牲畜欺瞒他；他偷饥饿，把自己变作一只碗碟。这只碗碟成了他的镜子和他自己的完蛋。



秘密的恋人

她摆上餐具，收拾停当，好让心上人过会儿坐在她的对面，一边轻声说话，一边看着她。这顿晚餐像一支双簧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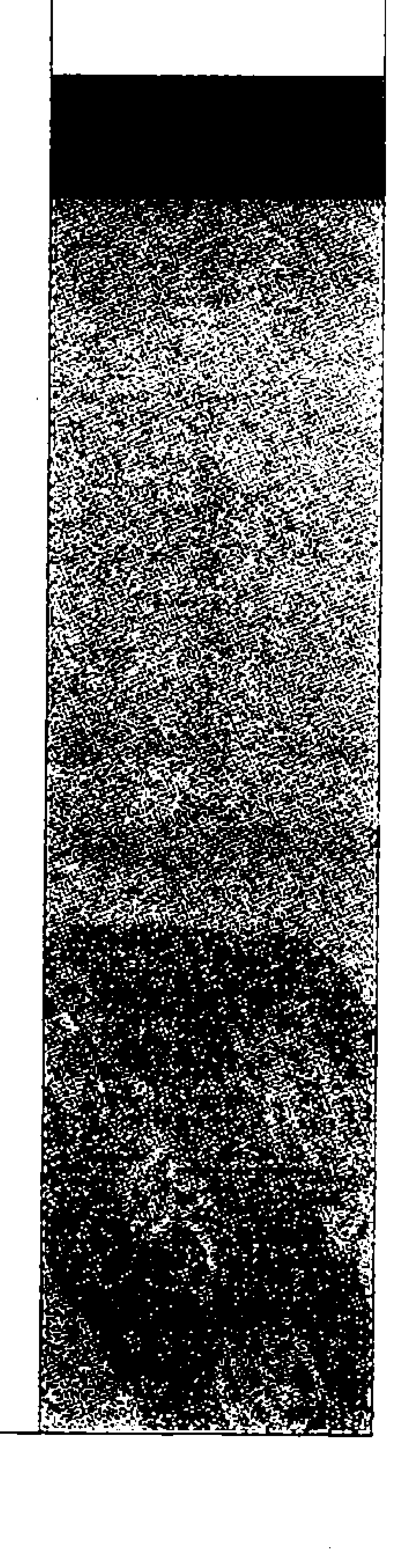
餐桌下，她裸着的踝骨正抚起情人的酣畅，赞美她的声音，她已听不见。灯盏的光线昏了头，编织出诱惑人的声色。

一张床，很远，她知道，在香喷喷的床单的披垂中，期待着，颤抖着，像一个永远不被遗弃的山间湖泊。

玩吧，睡吧……

玩吧，睡吧，强烈的渴，我们的压迫者在这里
　并不严厉。
自愿地，他们开玩笑，或者抓住我们的胳膊
　为了穿越危险丛生的季节。
无疑，毒药在他们身上进入半睡，
以致松开了他们野蛮的脾气。
然而他们把我们一直赶到这里，我的
　渴，
并窘迫地活在我们爱的遗弃中，
　这爱简化为某种天意！
香料，难道是为了你们？或者战斗
　在一堵干裂的墙下的所有植物，难道是
　为了你们？或者长天中的云朵，告辞了圆柱？
在巨大中，怎么猜测？

为了反抗这些暴君，该怎么办，
　噢我的女友？
玩吧，睡吧，让我好好测量我们的运气。
但是，如果你来帮我，我就必须拽住你，
　我不愿让你遭受危险。
所以，让我们待着……谁敢说我们卑怯？



集句诗*

你寻找我的薄弱点，我的缺陷？他的发现能帮你让我听任摆布？但是，攻击者，难道你没看见，我是一只靶？你的那点脑浆正在我消褪的光线中晒干？

我不热，也不冷：我统治。但是，别让你的手朝我的权杖伸得太长。结冰，焚烧……你会嗅出它们的感觉。

我爱，我捕获，我归还给某人。我是标枪，我渴饮光，花朵的囚徒。这些就是我的矛盾，我的活儿。

现在，我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以微笑相报。现在，这现在从未出现，我在尘埃中阅读。

那些眼看着狮子在笼中遭受痛苦的家伙，将在狮子的记忆中腐烂。

那个王，那个被吐火怪物追上的王，我希望它被怪物吃掉。

集句诗，集一家或各家诗句而成的诗篇。

发现者

他们来了,山坡另一侧的守林人,我们的
　陌生客,我们所说的叛逆者。
他们来人众多。
他们的畜群出现在雪松
和古老收获但灌溉后一片翠绿的田野的
　分界线上。
长途跋涉使他们全身发热。
他们的鸭舌帽压着眼帘,他们疲乏的脚
　茫然停落。
他们瞧见了我们,并停下来。
显然,他们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我们,
在这些容易的土地和紧闭的犁沟上,
对这一会面毫不在乎。
我们昂起头,鼓励他们。

雄辩者走近了,然后是第二个,也是
　缓慢而无根。
我们来,他们说,通知你们
　暴风雨和你们无法回避的敌手
　即将到来。
不光是你们,我们也只是通过
祖先的血缘和秘密才明白
　这一点。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你们面前不可理解地
　显出高兴,并且,突然变得像一群孩子?



我们道声谢谢，并把他们打发走。
但从前，他们饮酒，他们的手颤抖，
　他们的眼睛笑着。
树木和斧头的男人，面对恐怖
　敢于昂首，但不懂引水，不会给
　建筑物画线，也不会将它们染上
　有意思的色彩，
他们不知道冬天的花园和欢乐的节省。

当然，我们本可以说服并留住他们，
因为暴风雨的恐惧是激动人心的。
没错，暴风雨就要来临；
但这些难道有必要去谈论并去
　打扰未来？
我们在的地方，不存在紧急的害怕。

西韦尔格，1949年9月30日

早起者的淡红色

——致亨利·马蒂埃

真理是个人的。

当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推心置腹。

拥抱从疲乏和汗水中浮现的那个人吧，他走近，对我说:“我是来骗你的。”

呵，巨大的黑木杠，横在你走向死亡的途中，为什么闪电总是向你显现?

1.

朝阳的精神状态是喜悦的，尽管残酷的白昼，尽管黑夜的记忆。卵石染上晨曦的淡红色。

2.

当我们必须醒来，我们首先到溪流里梳洗。最初的激奋和最初的寒颤都属于自己。

3.

接受你的机遇，抓住你的幸福，向着你的危险走去! 它们将习惯于看到你。

4.

在风暴的顶点，总是有一只鸟让我们放心。这是

未知的鸟。它在飞离前歌唱。

5.

智慧不是凝结，而是，在共同的创造和本质中，找到我们的人数，我们的对应，我们的差别，我们的过程，我们的真实，以及作为荆棘和移动着的雾的一点点绝望。

6.

走向本质：难道你不需要幼树来绿遍你的森林？

7.

紧张是无声的。它的形象则不然。（我热爱那使我头昏目眩然后在我体内加深黑暗的东西。）

8.

这个囚禁在一本书的四墙之内的世界，为了成为人的世界，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愿它落到投机家和精神病患者的手里，他们会逼迫它比自身的运动前进得更快，为何看不到其中更多的不幸？勇敢地用魔力同这个命定战斗，从道路的翅翼，从一切存在的翅翼，释放出极端的狂奔，这是早起者的使命。死亡不过是一场纯粹而完整的酣眠，连同指点并帮助它劈开变化之流水的征兆。对于你沉积的状态，你还有什么值得惊慌？别再把枝条当作树干，把根视同虚空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9.

必须把点点火星吹成火焰。被焚毁的美丽眼睛使奉献臻于完美。

10.

可怕的雌性动物，她携带着伤口里的狂怒和腹腔内垂死的寒冷，这一认知，从高贵的雄心出发，最终从我们的泪水和我们的烦恼中，找到它的尺度。别弄错了，噢你是最优秀的，她垂涎你的臂膀，窥视你的疏忽。

11.

我们的道德，在各种压力下丢失了我们的机遇，并使我们屈从于这一简单的模式。那丝毫不欠人类的，向我们索要善，并激励我们：“反抗、反抗、反抗……”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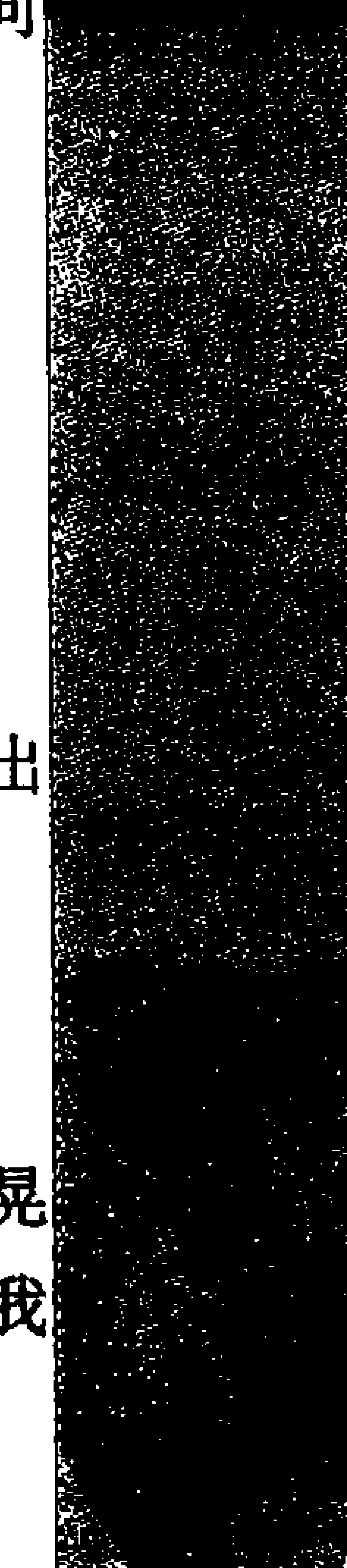
个人的冒险，滥用的冒险，我们黎明的公社。

13.

征服和对征服的暂时维持，**在我们之前**，呻吟出我们的灾难，使我们的绝望感到狼狈。

14.

我们有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前进，一边摇摇晃晃。对我们来说，时间是轻飘飘的，土地是容易的，我们的脚小心翼翼地转弯。



15.

当我们说：心（我们不无遗憾地说出），这是指共同而神秘的肉身覆盖下的被煽动的那颗心，它每时每刻都可以停止跳动和顺从。

16.

在你的大善和他们的小恶之间，染红了诗歌。

17.

大群飞翔的昆虫，闪电，诅咒，同一山顶的三条斜线。

18.

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并且，怀着热爱，把手臂伸给你的支持者们未曾接受的果子，建设自己的家园，不求助于总是意外地出差错的奠基石的支撑。这就是不幸。

19.

你不必抱怨生活得比垂死者更接近死亡。

20.

我们似乎永远在世界开始和结束的途中出生。我们长大，公开而激烈地反抗那拖拽我们的和那支撑我们的。

21.

尽可能不去模仿那些在谜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结的人。

22.

死亡是可恨的，因为它把我们的五种感觉分开，然后又一起给予。在紧要关头，听觉会忽略它。

23.

只在错误之上，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建造。这使得我们在每一次更新时都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24.

当船只被吞没，它的小汽车在我们内部得救。它在我们的血泊中树起桅杆。它崭新的急迫向往另一些固执的旅行。难道不是吗，你，在大海上是一个瞎子？难道不是吗，你，在这片碧绿中晃荡，噢向着最遥远的波涛驶去的悲伤？

25.

我们是这样一些过客：**暂死**要经过，要扑向烦恼，要经受我们的激烈，要说出我们深沉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介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不合时宜并且非同寻常的！我们的羽饰什么都不是。我们的有用反过来攻击主人。

26.

我可以因我自己绝望，却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我跌进我的闪电中，而我们都目睹过的死亡，你们不会标出它，墙上的蕨，我臂弯里的散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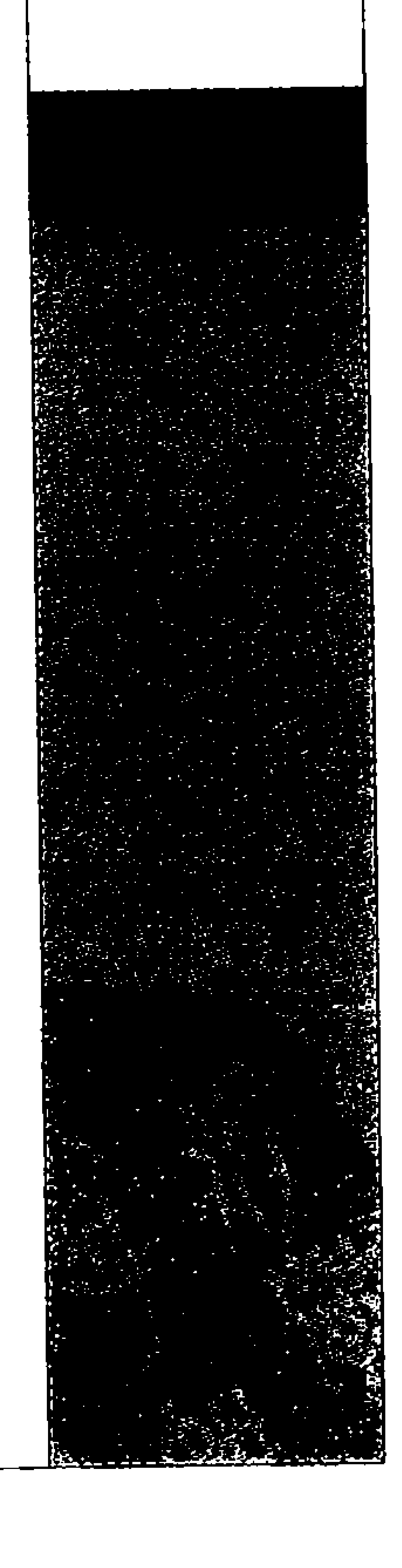
27.

最后，如果你想毁坏，但愿你能用婚姻的工具。

为什么前去?

啊! 会合,我们的翅膀并肩飞翔
蓝天是忠于它们的。
但是,什么东西仍在我们之上闪耀?

我们的胆量那濒死的反光。
一旦我们穿越了它,
我们将不再让大地痛苦:
我们彼此凝视。



■ 他们是有特权的……

他们是有特权的，太阳和风就足以使他们发疯。他们足以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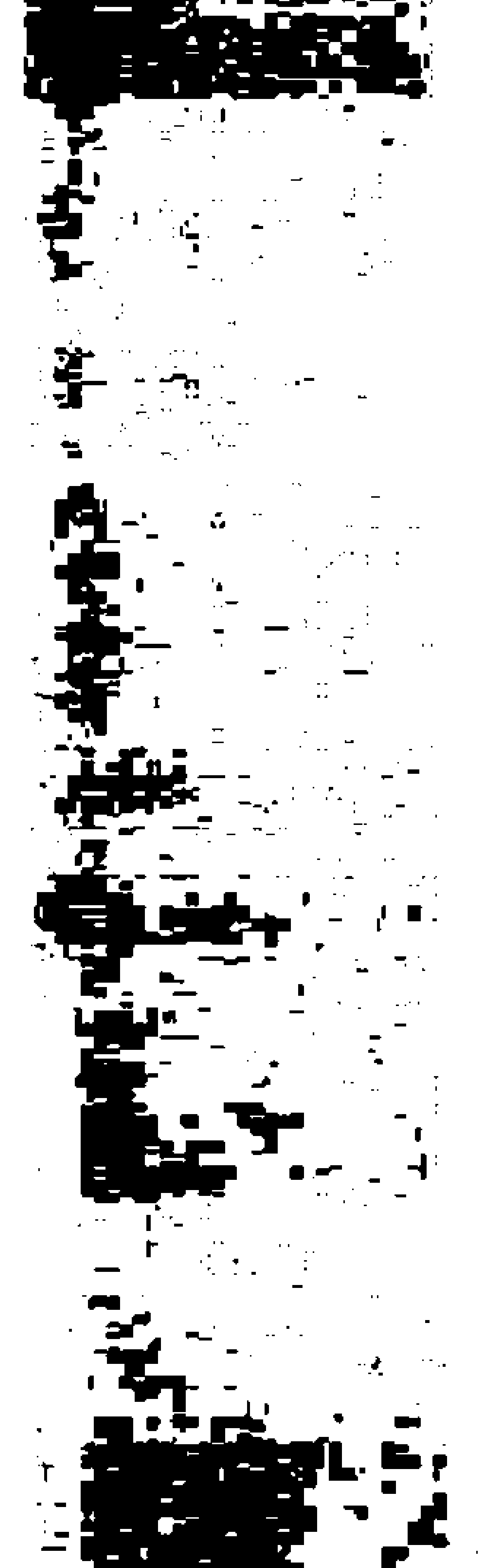
整个一生

必须凸现的整个一生
击出致命的一拳。
　　这是武器，
　　无，
你，我，可以回溯的
　　这本书，
轮到你了
你也将变成迷宫
在沙子苦涩的任性中。





群岛上的谈话(1952－1960)



綠島上的故事(1952—1990)

图书馆着火

给乔治·布拉克*

通过炮筒的嘴，下起了雪。这是我们头颅中的地狱。同时，这是我们指端的春天。这是重新被允诺的步伐，热恋的土地，茂盛的草。

精神，像每一件事物，颤栗了。

鹰，在未来。

每一次进入灵魂的行动，尽管对灵魂一无所知，都以遗憾或痛苦为结局。必须答允它！

作品是怎么来的？就像冬天，一根羽毛落在我的窗玻璃上。马上，壁炉里升起了劈柴之战，至今尚未结束。

日常目光的丝一般的城市，坐落在其他城市之间，在只有我们足迹的大道上，在闪电的翅翼下，闪电应和着我们的期望。

我们身上的一切，只该是一个欢快的节日，当我们料想不到的事物，当我们未曾照亮的事物，向我们的心宣讲，并且，通过它们仅有的方式，完成自身。

让我们继续投掷我们的探测器吧，让我们继续用

平等的口气说话，通过集结的词，我们最终迫使这群狗哑默，使它们同牧草混合；我们用冒烟的独眼相互监视，当牧场上的风，抹去狗群的脊背。

闪电令我存在下去。

只有与我相似的人，妻子或丈夫，能将我从昏沉中唤醒，掀起诗，把我抛给古老荒漠的尽头，让我去战胜。决不是其他人。不是天空，不是幸运的土地，也不是让我们战栗的事物。

龟，我只伴你起舞。

人们不会这样开始一首诗：没有他自身或世界的一块错误的土地，没有最先那些词的无知的稻草。

在诗中，每个字，或几乎每个字，必须在它原初的意义上被使用。有些字松动，成为多意义的。遗忘症患者的字。孤独之星高高举起。

诗，从我身上盗走了我的死。

为什么“消灭的诗*”？因为驶向祖国的旅程结束之后，因为诞生的黑暗和土地的严酷之后，诗的完成就是光，存在对生命的支撑。

诗人不牢记他所发现的；一经记录，消失在即。但其中有他的创新，他的无限，以及他的危险。

我的职业是绝对的职业。

我们在人群中诞生；我们死时，未曾得到神的抚慰。

迎来种子的土地是忧郁的。面临艰难险阻的种子是幸福的。

有一种不幸，不像任何其他不幸。它在怠惰里闪烁，有着可爱的品质，构成一张令人安心的脸。但怎样的动力，骗局已过，怎样的攫取终点的狂奔！可能，因为它叠起的影子是凶恶的，地域是纯粹秘密的；它躲避召唤，总是及时溜走。它在天空的帆上描绘那些可怕的预言的英明。

没有运动的书。但书在今天有弹性地被接纳，激起一种牢骚，举行一些舞会。

如何说出我的自由，我的惊异，在千百次迂回后：没有底，没有极限。

有时，一匹马的年轻的影子，一个孩子的遥远的影子，光明地驶向我的额头，跨过我的担忧。为此，泉水在树下重又吟唱。

我们渴望对爱我们的人的好奇心保持陌生。我们爱他们。



光有年龄。夜没有。但什么是这整个源泉的瞬间？

不需要悬挂的、好像覆盖着雪的好几个死者。只需一个，裹着细沙。而没有复活。

让我们停步在那些能够切断自己源泉的灵魂旁，尽管对它们来说，几乎不为深度而存在。等待，在它们身上挖掘一种令人晕眩的失眠。美，为它们戴上花冠。

鸟群，把你们的纤弱，你们危险的睡眠，委托给芦苇！寒冷来临，我们与你们多么相似！

我赞叹盛满的手，并且，为了吻合，为了贴紧另一只，手指拒绝骰子。

我有时想，我们存在的水流很少能被抓住，因为我们不仅承受其变幻不定的性质，而且承受其四肢的简单运动，后者将我们带向我们想去的地方，垂涎的岸边，不同的爱丰富着我们；这一运动从未完成，很快，形象被忽略，像我们思想中球形的芳香。

渴望，渴望它知道，我们从我们的黑暗中并不拽出更多，除非从一些带着不可见的火焰和链索的绝对精神出发，后者慢慢浮现，一步一步，让我们发出光。

美，独自造就它卓越的床，奇异地在众人间树立它的名誉，在众人旁边，但隔着距离。

让我们种下芦苇，让我们在山丘上，在我们精神的伤口边缘种植葡萄。残酷的手指，谨慎的手，这可笑的地点是吉利的。

发明者，与发现者不同，仅仅给事物，仅仅给灵魂带来面具，模棱两可，一种铁的粥。

整个一生，当我从你至深的爱的真实中扯掉温柔。

请靠近云朵。请守住工具。每一颗种子都被憎恨。

人们的善心，一些尖利的早晨。在狂热的云堆中，我飞升，我闭合自己，一条未被吞尽的昆虫，被追踪着，坚持着。

面对这些水，坚硬的形状，整座绿色大山的花束散落着从中流过，神圣的时辰贴紧神。

清澈的太阳，我是它的藤。

乔治·布拉克：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
《消灭的诗》：夏尔于1947年出版的诗集。

致维埃哈·达·西尔伐的九次感谢

1.

宫殿和房屋

巴黎今天建成了。我将生活在里面。我的臂膀不再把我的灵魂抡向远方。我属于。

2.

在空中

太阳低低地飞翔，和鸟飞得一样低。夜将它们一起熄灭。我爱它们。

3.

是她

低低的夜晚的土地，缠绕的土地。
夜，我的叶子，我的耕地。

4.

栏栅

我不是单独的，因为我是被抛弃的。我单独，因为我是单独的，园圃隔墙间的杏仁核。

5.

神们归来



神们归来了，伙伴们。他们一瞬间进入这座城市；但是，勾起记忆的话语，在铺延的话语下，也再次出现，一起使我们遭受痛苦。

6.

阿尔蒂纳在回声中

我们奢华的紊乱在银河的体内，峰顶的房间使我俩在异地的夜里感到寒冷。

7.

每天直到末日的催眠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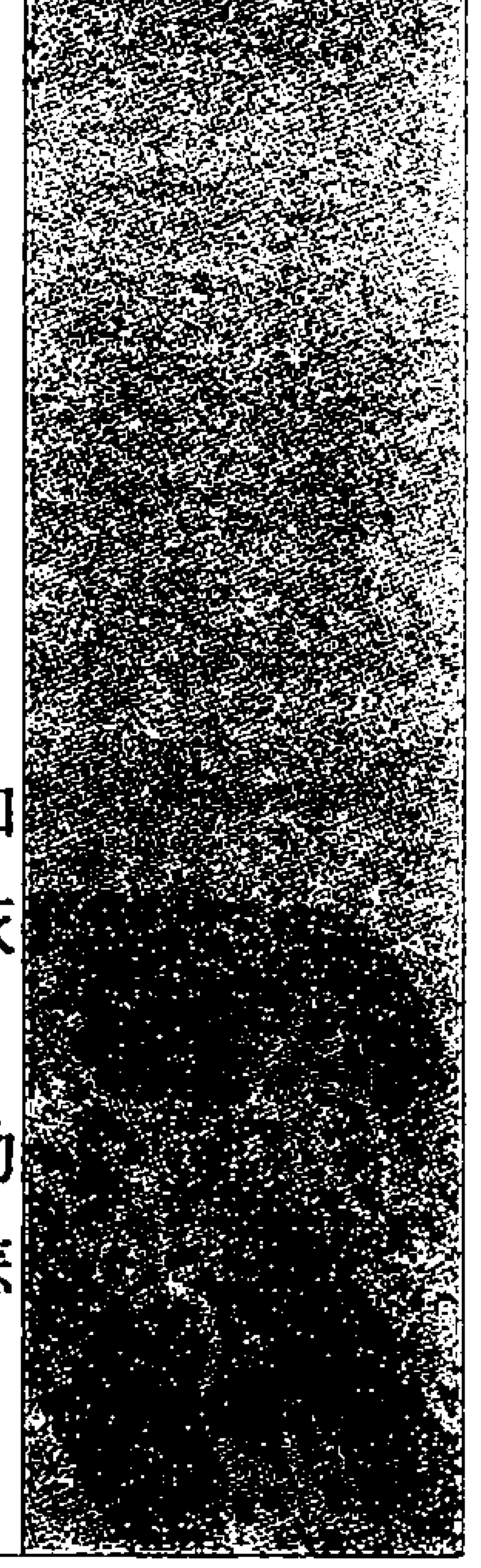
很多次，很多很多次，
那个人睡着了，他的身体使他醒来；
然后有一次，惟一的一次，
那个人睡着了，丢掉了他的身体。

8.

给我的

我触摸空间，我能点燃它。我抓住我的宽度，我知道铺展它。但没有你忌妒的蜂群的渴望，又有何用？灰暗是草原上无声的点点金光。

当你突然出现时，我的手扼住你，我的手，生机勃勃的小魔鬼。但是，除了你之外，是怎样的美？……怎样的美？



9.

芦苇里的莺

展现在猎枪瞳孔中的树不是一棵飞翔的树。惹是生非的人提前赶到：默不作声地经过那棵树。突然咬住的柳树蒿即刻松开逃亡的莺爪。但在它停落的芦苇丛里，怎样的咏叹调！是在这里，它歌唱。全世界都知晓。

夏日，河流，空间，秘密的情郎，水中的整个月亮，莺重复着："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花园里的伙伴

人不过是空中的一朵花，土地支撑它，星辰诅咒它，死亡渴念它；这一联盟的呼吸和阴影，有时，促使它生长。

我们的友谊是太阳钟爱的白云。

我们的友谊是一块自由的树皮。它从不脱离我们心灵的英勇行为。

在精神留住了根、繁殖并得到照料的地方，我诞生。在人类的童心发萌的地方，我爱。

二十世纪：人在最低处。妇女们被照亮，迅速奔走，处在只有我们的眼睛才能抵达的突出位置上。

我连结着一朵玫瑰。

我们是不能被统治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位慈悲的主人，那就是闪电，它时而照彻我们，时而湮灭我们。

闪电和玫瑰，在我们身上，在一瞬间，为了完成我们，增长着。

我是你手中的草，我少年的金字塔。我爱你，在你一千朵开了又合拢的花里。



把花的深沉的怒放赐予那嫩蕾，把未来留给它。你坚定的回首能做到这一点。为着，霜冻毁不坏它。

不能让人把我们内含的本质的那部分从我们身上拿走。不要丢掉本质的一草一木，不要散失本质的一沙一石。

收获者走后，在法兰西岛屿的高原上，这颗从大地中挖出的磨制的细小火石，在我们手里，从我们的记忆中映出一个等价的核，相信我们吧，是一颗永不变质永不消失的曙光的核；只有崇高的淡红色和扬起的面孔。

他们的罪：一场狂犬病，企图教会我们鄙视我们身上的神。

未来举起的，是那些悲观者。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的忧虑化为现实。然而，收获过后，枝蔓之上，葡萄藤卷成环状；而四季的孩子，并不按通常的方式聚拢，他们在浪涛边飞快地加固着沙子。这些，悲观者们也瞧见了。

啊！用另一种方式起身的能力。

说吧，是什么，让我们喷吐出花束？

诗人应该留下他征途的足迹，而不是证据。只有

足迹使人梦想。

活着,莫非是顽强地完成一种记忆?死,莫非是成为,不在任何地方,活着的?

真实有时解希望之渴,这就是为什么,与任何等待相反,希望活下来。

从他的影子触摸一堆肥料,从疼痛触摸我们的腰,从疯狂的思想触摸我们的心;但是,在自己身上拥有一位圣者。

当我做梦时,当我前行时,当我抓住那无法表达的东西时,我醒悟,我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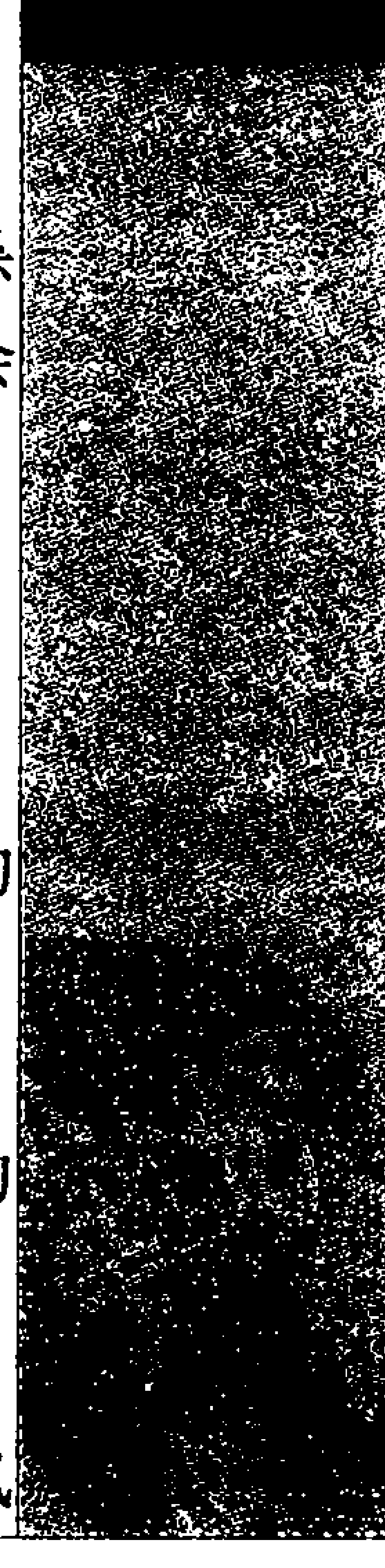
历史不过是主人行为的失败。同时,是猎狗捕杀和蝰蛇擦击的恐惧的大地。痛苦就在**时间**和人类社会的眼神里,连同上升着的胜利。

闪光和向前冲——尖锐的刀,缓慢的星球。

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类的爆炸中,奇迹!碰撞着的碎片是活的!

我的整个大地,像一只在永恒之树上变成果实的鸟,我属于你。

你们的冬天要求于我们的,是从风中夺走没有风



只能成为碎屑和痛苦的东西。你们的冬天要求于我的，是为你们的趣味作准备：这趣味相同于果实的文明在它的圆形翅翼中所歌唱的趣味。

当我临死时，能安慰我的，将是，我在这里——解体，丑恶——阅读着诗篇。

不要让我的抒情把我变得神圣，愿我的诗回到我本来能写成的那个样子。

这个生命的瑰丽之处：每一源泉，通过他，交给白昼一支溪流。用他奉献的一丁点儿，一场鸽子的大雨降下。

在我们的花园里，森林准备着。

自由的鸟并不因人们的眺望感到痛苦。让我们沉浸在黑暗中，放弃自己，靠近鸟。

啊仍然活着，永远最优秀！

四种迷人的动物

1. 公牛

你死时，夜不再降临，
被嘶喊着的黑暗所包围，
太阳在两个相似的尖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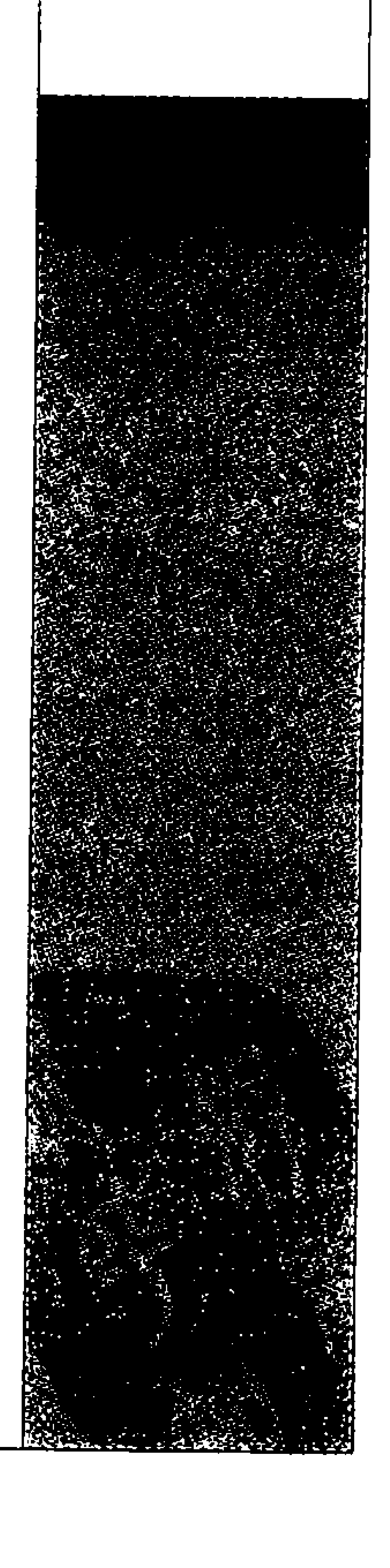
爱的猛兽，剑中的真理，
互相刺杀的一对在众人中独一无二。

2. 鳟鱼

河岸塌下碎块
为了填满镜子，
小船擦击着砾石
被水流挤压，翘起，
草，草永远拉长，
草，草从不暂停，
你的创造将变成什么，
在透明的暴风雨中，
当你的心猛推它？

3. 蛇

逆向的王子，训练我的爱
使它转身向主，我恨只有
不安的压抑或豪华的希望。



你颜色的反面，温厚的蛇，
在树林的覆盖下，在每一间屋子。
通过那把光和恐惧融为一体的关系，
你假装逃跑，呵边缘的蛇！

4. 云雀

天空绝对的炭，白昼最初的激情，
它镶嵌在清晨，歌唱起伏的大地，
报时的钟声，它呼吸的主人，它途中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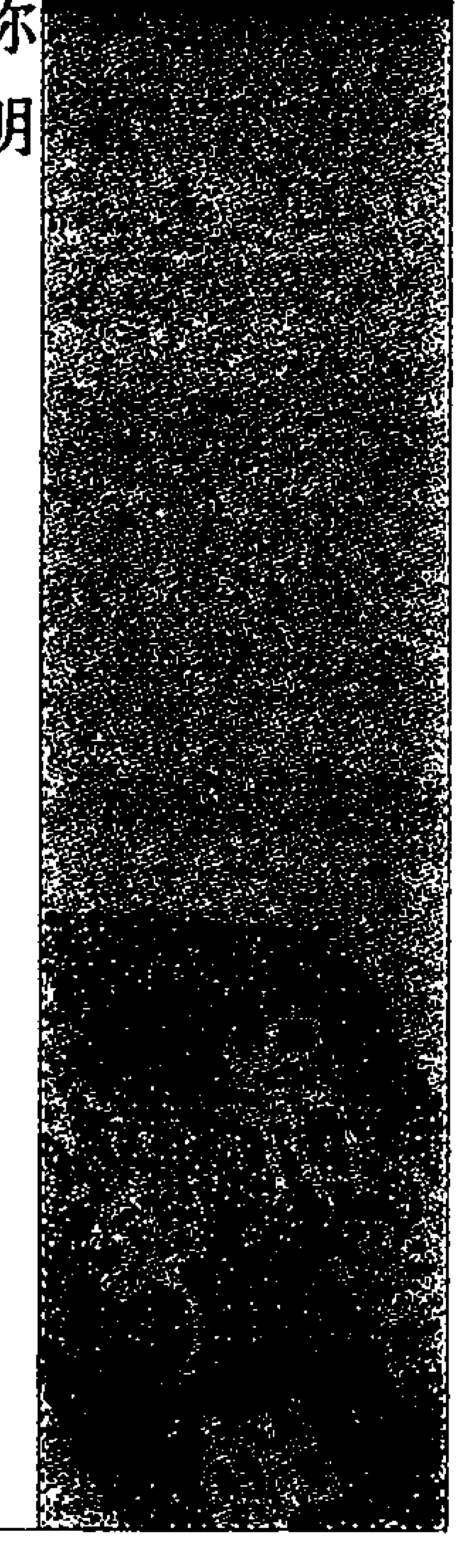
太迷人了！人们赞叹着，射杀它。

无助

太阳落山时，我哭泣着，因为它使我再也看不见你，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对付夜里的敌手。虽然太阳在低处，并且不再燃烧，但阻拦它的下沉，中止它的自然轮回，把渴念寄托在它垂死的光上，却是不可能的。太阳走了，你消失在它的黑暗中，像河床的淤泥泛入从冲毁的陡峭河岸塌下来的洪水里面。各种弹簧的坚韧和柔软有着类似的结果。我不再接受你话语的赞歌；突然，你不再完整地显现，在我这边；这不是握在我手腕中的不安的生命，而是枝条在挖某一棵锯断的死树。我们不再给事物命名，除了给颤栗：天黑了。在燃起的火焰看来，我是一个瞎子。

确实，我只哭泣过一次。下沉着的太阳抹去了你的面孔。你的头颅滚过天空的大坑，我不再相信明天。

早晨的人是谁？黑暗的人是谁？



冻得发麻

这从未固定的部分，在沉睡的我们身上，从哪里会迸出多元的明天？

驯鹿的年龄，也就是说呼吸的年龄。呵玻璃，呵霜，被征服的自然，里面开着花，外面遭毁坏！

无忧无虑，我们正是在激发并抵制自然和人。但是，恐惧，在我们的头顶，太阳走进它那些敌手的符号中。

反抗世俗残暴的斗争，唉，长翅膀的蚂蚁的心愿。它会不会是我们的一笔新债？

几捆打结的柴火对着冬日的太阳，我的火焰对着墙。

大地，我沉睡其中，空间，我从中醒来，当你们不复存在，谁会到来？（我将变成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几乎无限的热。）

在一座罗马教堂的门楣上

这接纳上帝弃儿的房屋
脊背狭窄，石条青蓝。

啊！影子的空荡荡的绝望，
永远被追逐
在它的爱和枯骨中。

隐秘的眼泪的真实，
陋室里最慷慨的人！



一对发辫

孚日山的茅屋

美,我的正前方,沿着迟钝的路,
在灯和勇气闭合的阶段,
愿我结成冰,愿你是我十二月的妻子。
我未来的生命,是你熟睡时的脸。

1939.

在达博的棕榈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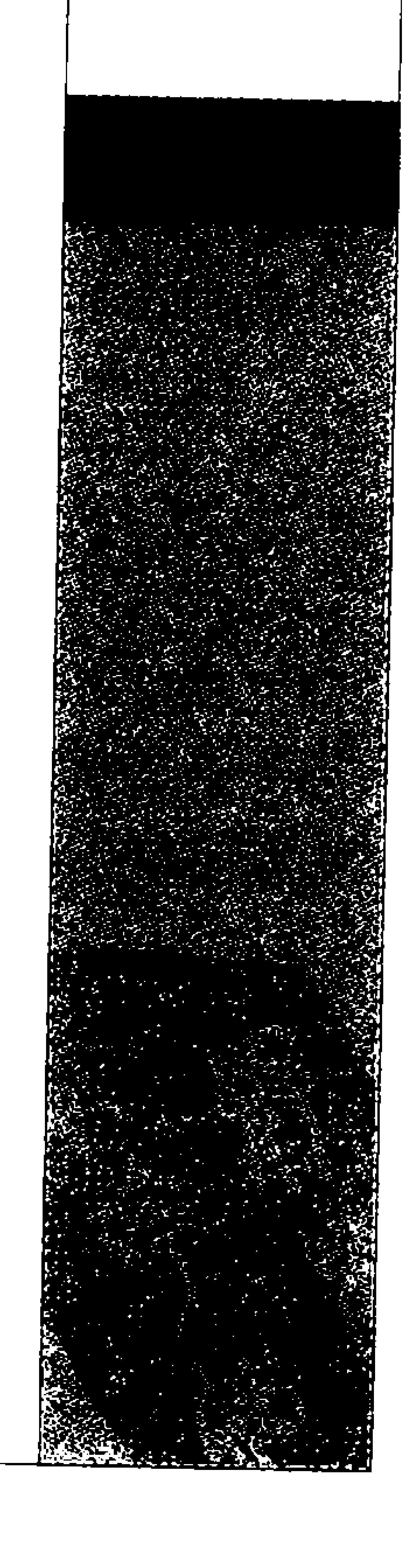
走吧,我的吻,离开脆弱的居所,
你的爱已被找回,一棵桦树把它递给你。
夏日的树脂和冬天的雪
照料了它。

1953 年夏.

小蝰蛇

它贴着卵石的青苔滑落，像白天透过窗口眨眼。一滴水给它戴上帽子，两根细枝条替它穿衣。灵魂为一角地头和一方黄杨木担忧，同时，小蝰蛇有它遭诅咒的斜斜的牙。它的对面，它的敌手，正是清晨，它摸过棉被，并对沉睡者的手微笑，然后，它伸出舌叉，蹿向房间的天花板。太阳，第二个到来，用一瓣贪吃的嘴唇，让它更美了。

小蝰蛇在九死之后趋于僵冷，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堂区，而在所有人看来，它是凶手。



空间中的房间

这就是树枝的歌，当暴风雨逼近——风用雨，用重返的太阳，给自己搽粉——我浅浅地醒来，我飞升着融化；我收获未成熟的天空。

靠着你，躺着，我移动你的自由。我是喷吐花朵的一坨泥土。

难道劈开的喉咙比你的更绚丽？要求即死。

你叹息的翅膀把一根绒毛放在叶片上。我爱的箭矢闭合你的果子，渴饮它。

我在你脸庞的恩惠中，我的黑暗用欢乐盖住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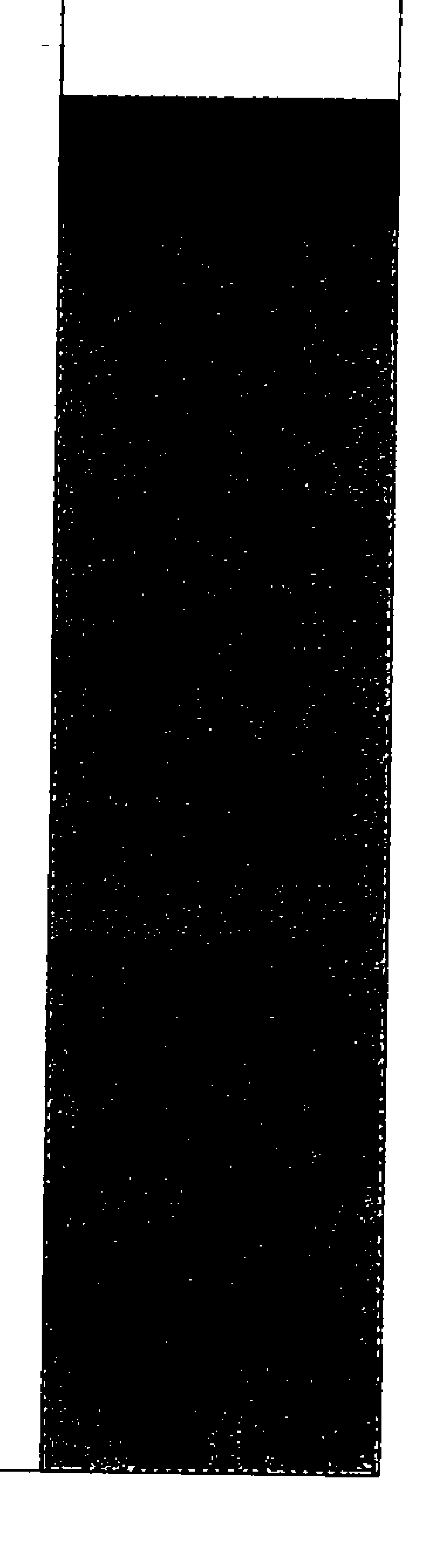
你的喊叫多么美，它把你的寂静给了我！

潮汐的关系

土地和天空难道放弃了它们季节性的仙景，它们难以捉摸的长谈？难道它们相互臣服了？似乎，它们谁都不再有给自己的计划，给我们的幸福。

一根树枝在灯盏的金黄色话语中醒来，一根树枝在乏味的水中，一根没有未来的枝杈。目光盯住，远行。然后，再一次，一切枯萎，苦等，摇晃并痛苦。叶板假装死了。但是，这一次，我们不再一起上路。

亲爱的，你在我的门背后？



危险和钟摆

你煽动着，你从盛开的花朵和走钢丝人中间走过，愿你成为那个人，蝴蝶会为他在途中触摸花朵。

在它的心屏住的一瞬，同高潮待在一起。你等着瞧。

同样，敏感于鹿角的粘液。

在忘却和好好掌握之间，不再选择。

在你枝条的风中，你能保住那些根本的朋友。

边地的蜜蜂，它运送动词，越过仇恨和埋伏，在一朵云的短暂停留中，将产下蜜。

夜不再惊讶于拉上的窗。

一粒灰尘落在忙于写诗的手上，把诗篇和手，双双击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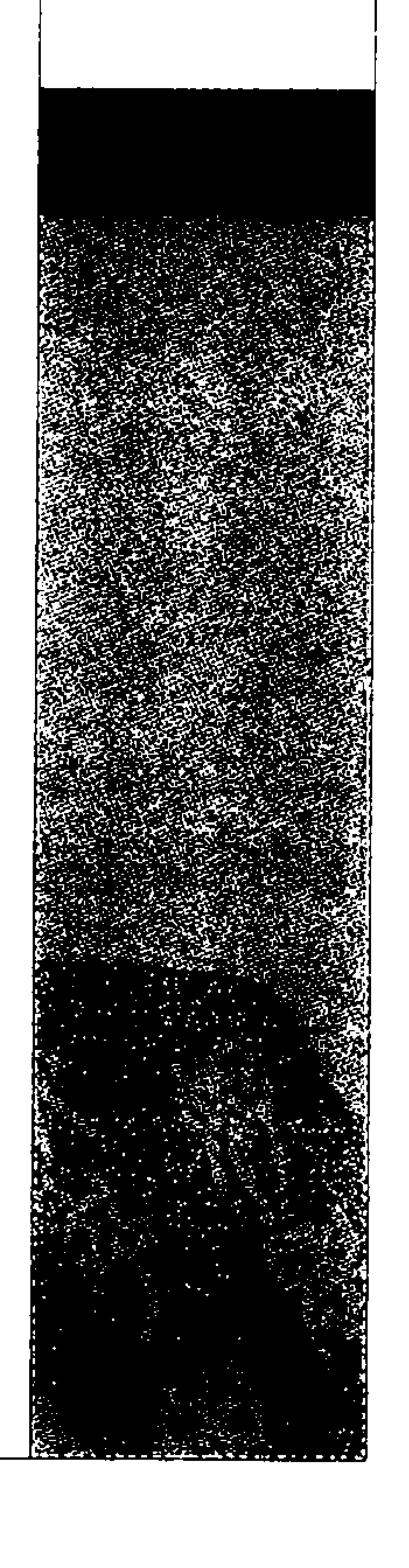
埃普塔的树林

那一天我只是两条腿在走路。
同样，目光干涩，脸的中央空空，
我开始跟随小山谷的溪流。
低低的奔跑者，这淡泊的隐士并不干预
在我永远向前伸展的无形中。

来自从前火灾遗下的废墟的墙角，
满怀温柔而坚贞的愿望的两朵野玫瑰
突然跳进灰色的水中。
它被猜中，像逝去生灵的一次交易，
　在预告的前夕。

一朵玫瑰沙哑的肉红色，拍着水，
用问题的沉醉，重建天空原初的面孔，
并在爱情的话语中唤醒大地，
把我推进未来，像一把
　饥饿而狂怒的工具。

埃普塔树林在远处开始拐弯。
但我并没有穿越它，这竖起的
　宝贵的粮食贩卖者！
我嗅到草原的霉味，在向后转的脚踵上，
　草原上站着一头动物，
我听见可怕的游蛇滑过；
从每个人——别苛求我——我完成，
　这我知道，那些期待。



闪电的胜利

鸟儿翻着大地，
蛇播种，
进步了的死亡
为收获鼓掌。

冥王星在空中！

我们身上的爆炸。
只在我体内。
又疯又聋，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成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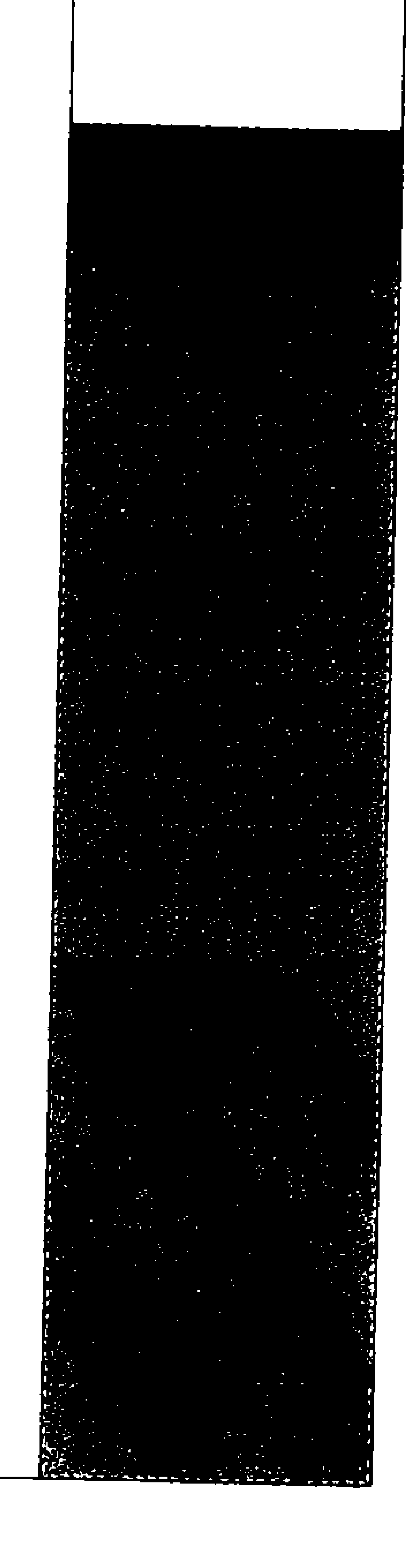
更多的第二自我，更多的变幻的脸，更多的
季节为着火焰，更多的季节为着阴影。

随着缓慢的雪麻疯病人降临。

突然，爱，恐怖的对等物，
用一只从未露面的手，扑灭火灾，扶起
太阳，重建情人。无物宣告这一如此强悍的存在。

一个和另一个

为何你摇个不停，玫瑰，在这绵长的雨中，
　用你双重的玫瑰花？
就像两只成熟的胡蜂，停着，不飞翔。
我用我的心看见它们，因为我的眼闭着。
我的爱在花朵之上，只留下风和
　云。



完全

当我们的骨头碰响泥土，
从我们的脸上崩塌，
我的爱，什么也没有结束。
一场崭新的爱来自一声呐喊
重新激活我们，抓住我们。
如果说肉身的热量已经消失，
事物却在继续，
抗拒垂死的生命，
在无限处耸立。
我们曾经目睹的
与痛苦并肩飞翔的一切
在那里像在一个巢里，
而它的双目将我们合为一体
在一种新生的允诺中。
死亡并没有长高
尽管羊毛湿漉漉的，
幸福也未曾开始
倾听我们的存在，
草赤条条的，被践踏。

刺

——为什么如此热烈，青春的脸庞？
——我走了，夏天消失。
我的不安粗线条地跟我说，
比灰色的水和枝条要好。
——跪在地上，天使驾临；
在你的翅翼上我的鞭子呼呼响。



为什么日子飞翔

诗人，在他生命的时间里，倚靠某一棵树，或海，或斜坡，或某种色调的云，情势使然。他并不跟他人的迷途粘在一起。他的爱，他的抓住，他的幸福，在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在他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在他不认识的异乡人那里，都有其对应物。当人们在他面前提高嗓门，并迫使他接受固执的敬意，如果人们用他的话祈求星辰，他回答他来自旁边的国度，来自刚刚熄灭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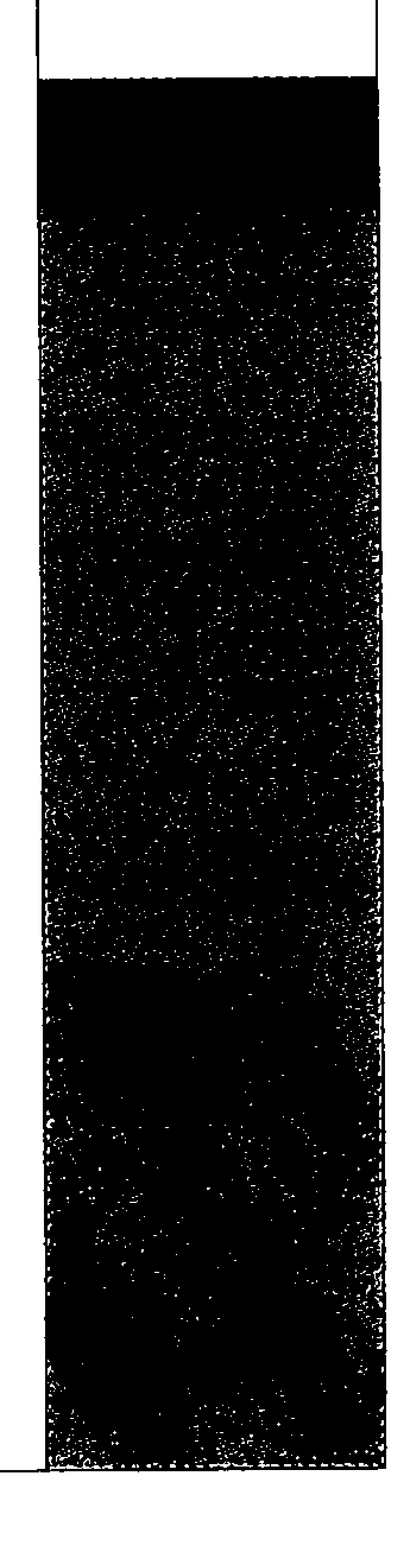
诗人生机勃勃，然后奔向结局。

夜里，尽管他的脸颊泛出几个学徒的酒窝，一位彬彬有礼的过路人急着告别，为了在面包出炉时赶到那里。

■ 奥利安*的接待

棕色蜜蜂,在这醒来的薰衣草中
你们在寻找谁?
你们的王——仆人经过。
他瞎了眼,散落各处。
猎人奔逃
花朵追赶。
他拉开弓,一匹匹野兽闪着光。
高高的是他的夜;箭,碰碰你们的运气吧。

一颗人间的星把大地当作蜜。



奥利安:(希神)猎人奥利安;(天)猎户星座。

炼金术士们……

炼金术士们
同我的沉默作战，

甚至结在窗玻璃上的霜
也攻击你们！
甚至我吻过的嘴
在它默默的骄傲里！

我听见到处是求饶
然后是咆哮和汹涌，
溃逃者在火把前，
垂死明天灌木丛。

城里的人群
已经发狂。
骗人的光明
是空间中的一面鼓。

在暴风雨的刺丛中
我的羊毛挡住我的痛苦。

流星的传统

我试图希望
陨落吞灭我。

在牧场歌唱的地方
我在，我不在。

星星撒了谎
在创造我的天上。

没有谁异于我
别从那里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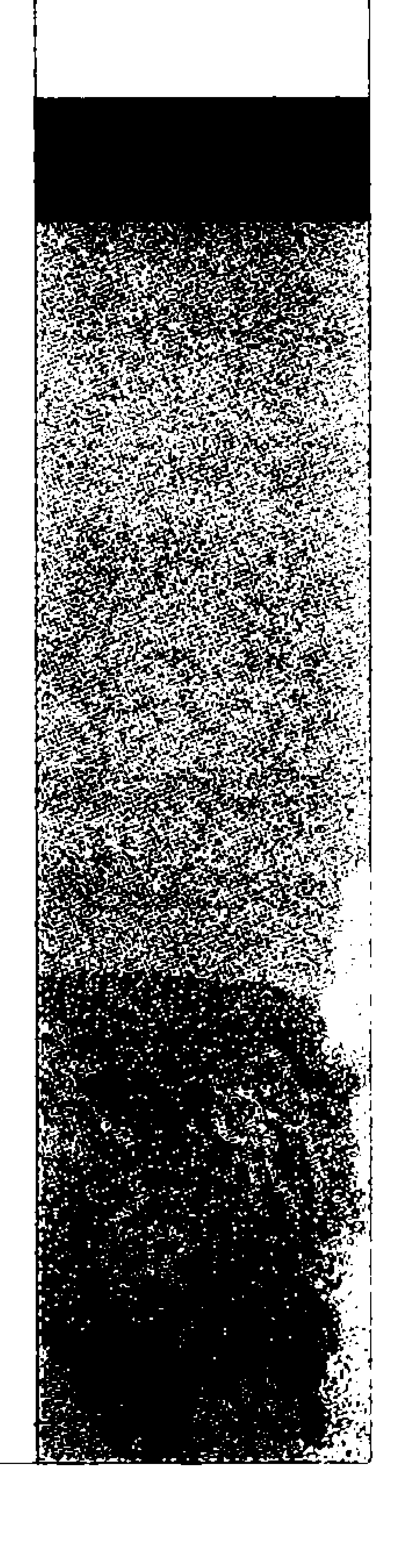
除非夜鸟
它有曳光的翅膀。

*

苍白的肉体开放
在一张狭窄的床上。

激烈的肉体失败，
地下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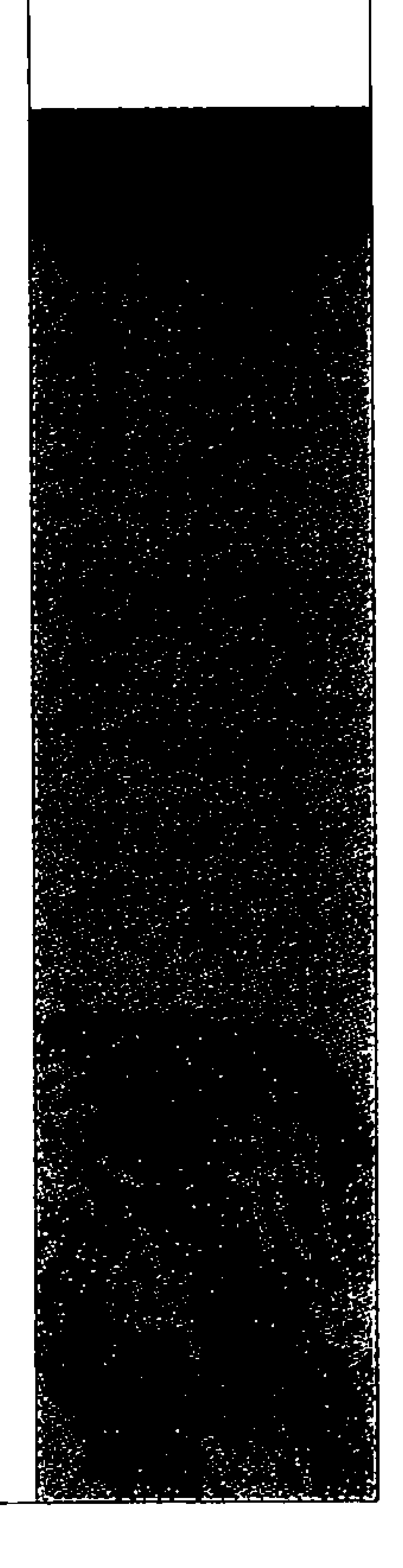
站在窗前
你的心狂跳。



	呵无怨的心， 战斗着的奔跑者！ 在增厚着的冰冻之上， 你是不死的。

说……

说那火焰迟疑着不说的。
空中的太阳,大胆的光,
为众人说出它,死又何妨。



给一个小女孩

埃莱娜，
摇篮慢悠悠，马匹温柔，
你好！我的旅店是你的。

你的热烈多么灵巧！
它知道，歪斜地，触及我的心，
孩子，溪流的宠儿，梦的宠儿，
埃莱娜！埃莱娜！

但是，用四种方式爱你的季节
想让你做什么？
要你的美，这光，
进入并经过每一座房屋？
或者，要那大月亮
抱住你，围住你的手，
直到满足你所要的爱？

墓志铭

在散乱的痛苦中被鸟啄走，
留给森林一桩爱的劳动。

被击中的树

宽阔的闪电和亲吻的火
用矗立的暴风雨让我的坟冢迷醉。

死亡的剩余和莫扎特

清晨，仅有的一次，荒寂、古老的玫瑰色云朵掠过远远隔开的眼睛，在它自由缓慢的优雅中；然后是寒冷，巨大的占领者，然后是时间，它没有地点。

在他双唇的长度上，在共有的大地中，突然，快板，这神圣死信的挑战，穿透并涌向生者，涌向内心哀痛的男人和女人的总体，他们徘徊着，无比真挚，通过莫扎特秘密地感知自己。

——亲爱的，当你大声做梦，偶然喊出我的名字，温柔地战胜我们共有的惊惧、我的孤独的黯淡无光，夜晚明亮得可以穿越。

四个数字

1. 毗邻

草原跟我说溪水
而溪水则说草原。

风在云上。
我的虔诚是时光的凉爽。

但蝴蝶是梦幻者
红眼鱼潜伏。
飞鸟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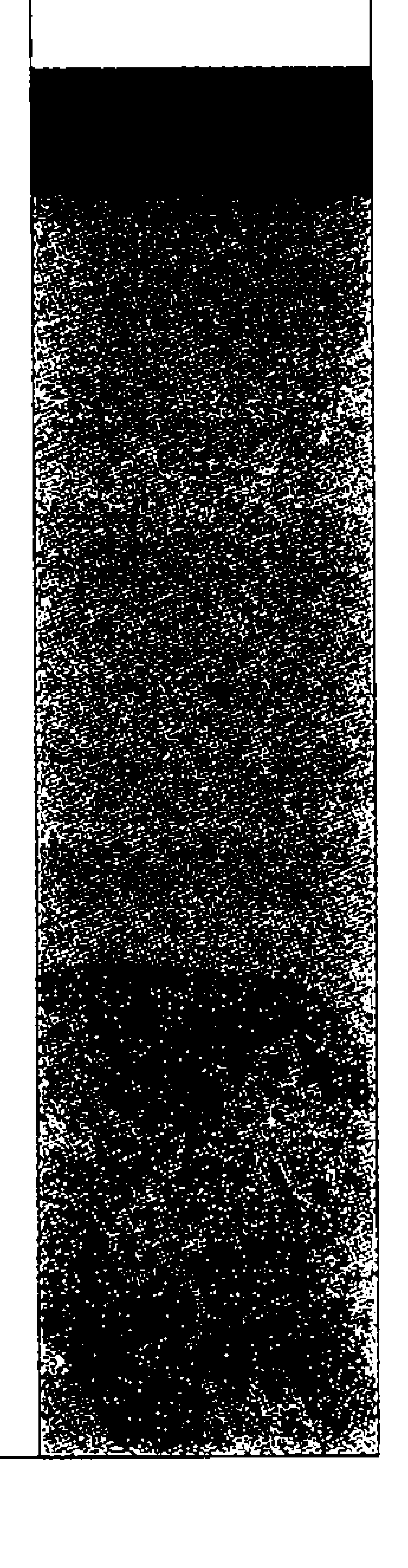
2. 俘虏

我玩耍的青春做成囚徒的生活。
呵我活在其中的城堡主塔！

田地，你对我的四季收获感到满意。
我打雷，你旋转。

3. 精神的鸟

别求我，大眼睛；躲藏好，欲望。
我消失在空中，无边沿的池塘。
穿过熟透的麦子，我滑向自由。
没有气息能感染我飞翔的镜子。



我追逐人类的不幸，它娱乐的果壳。

4. 基准线

星星的好意在于请我们说话，告知我们，
我们并不孤单，而且，清晨有一座屋顶，
我的火焰有你的两只手。

一个无装饰的夜

瞧那被打死的夜；在它身上继续我们的相互满足。

在夜里，诗人、悲剧和自然，合而为一，但上升着，渴望着。

夜携带粮食，太阳打磨饱满的部分。

在夜里，我们的尝试坚持着，以便有助于别人，在我们之后。这守护者的清新是肥沃的！

永恒在攻击，但一朵云拯救。

夜加入到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中去。生命准备在春天结束，以暴风雨的翅膀飞翔。

夜染上铁锈的颜色，当它同意为我们打开它花园的栅栏。

瞧着活生生的夜，梦有时不过是一层幽灵般的地衣。

不该让夜的心脏着火。应该让黑暗成为主人，晨露在黑暗中镂刻。

夜只是连接自己。太阳的警钟不过是同夜有关的

一种容忍。

我们的神秘的复生，是夜在照看它；被选中者的衣着，是夜在执行。

夜使我们人类的过去变得聪明些，把它的穿衣镜斜在当下面前，并把不确定放在我们的未来中。

我用天上的土地盈满自己。

完全的夜，粗暴的梦不再闪烁，保全我所爱的，让它活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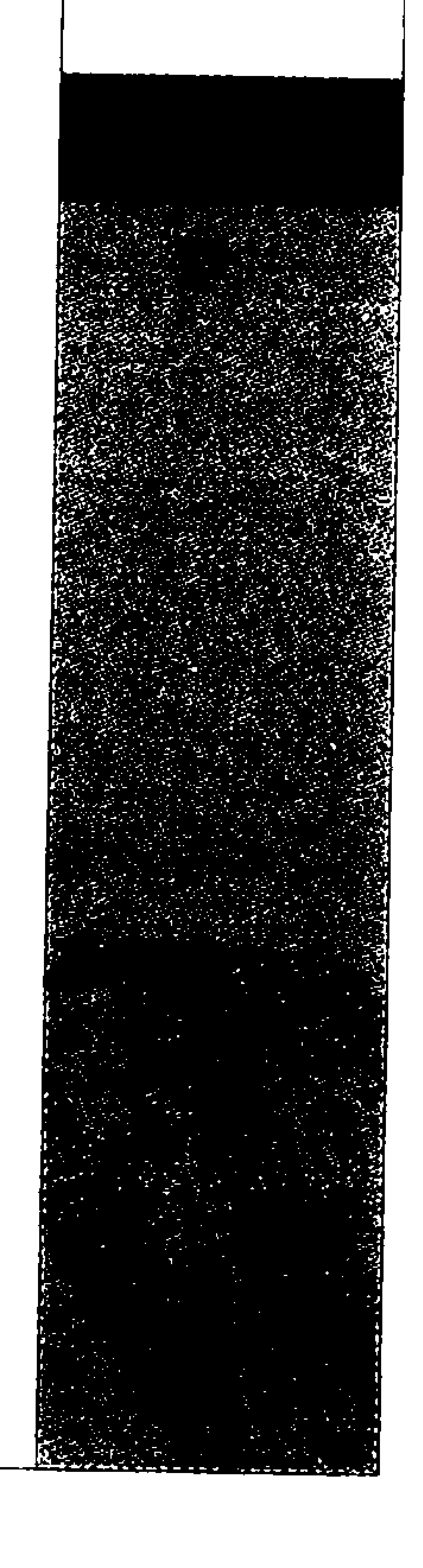
离开

一切熄灭：
白昼，内部的光。
疼痛的大铁锤，
我再也找不到我真正的时光，
我的家。

没死彻底的死者的侧对步
在所有虚空处轰响；
在多云的天空
我划定界限。

被那个不在现场的人喂养，
一步一步，几乎得到慰藉。

满满的将是葡萄园
那里战斗着你的肩，
除非和同一个太阳。



■ 勒内·克雷韦尔打开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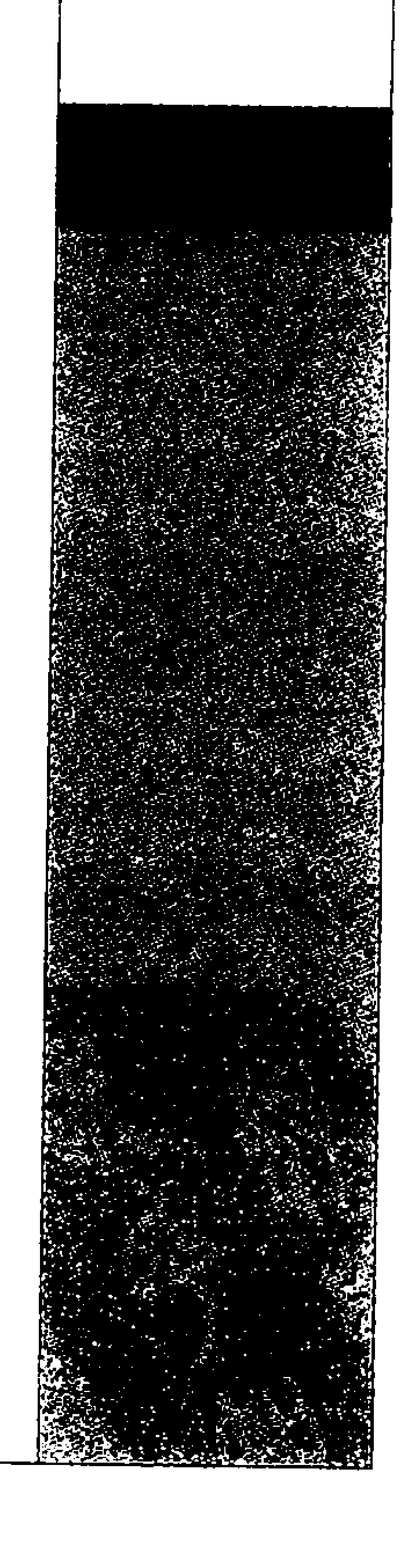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词语是一些锹呢?

因此,死亡,在下边,仅仅截获你的回声。
你卷曲的话语总是同我们嘴里散发出来的蒸汽
　相混合,
当冬天在我们的大衣上播下霜。
精神不愿像石头一样变硬,
同河泥一起斗争,河泥把它拖坐其中。
但困睡,困睡是一把精打细算的锹。
呵,那想离开的人,消失在痛苦不再
　虐待他的夜里!

花神的梯子

为什么众人中最活生生的生者，难道你只是生者中花朵的黑暗？

米黄色的热，轰响的明日，你们先于我触到土，啊！别放下对你来说很快将成为爱的铁锤的东西。



宣告他的名字

我 10 岁。索尔格插入我。太阳在水的智慧钟面上唱响时间。无忧和痛苦已在屋顶上封住铁公鸡，它们互相支撑。但是，在潜伏着的孩子的心中，是怎样的轮子，旋得更有力，转得更快速，甚至赛过了炽白的火灾中那磨坊的轮子？

横穿

他好好服侍过的山谷，轰响着从他的脊背里走下。贫乏的语言向他致意;草场上的公骡为他过节。车辙玫瑰色的脸两次把它镜子的波浪转向他。恶意睡了。他是他梦见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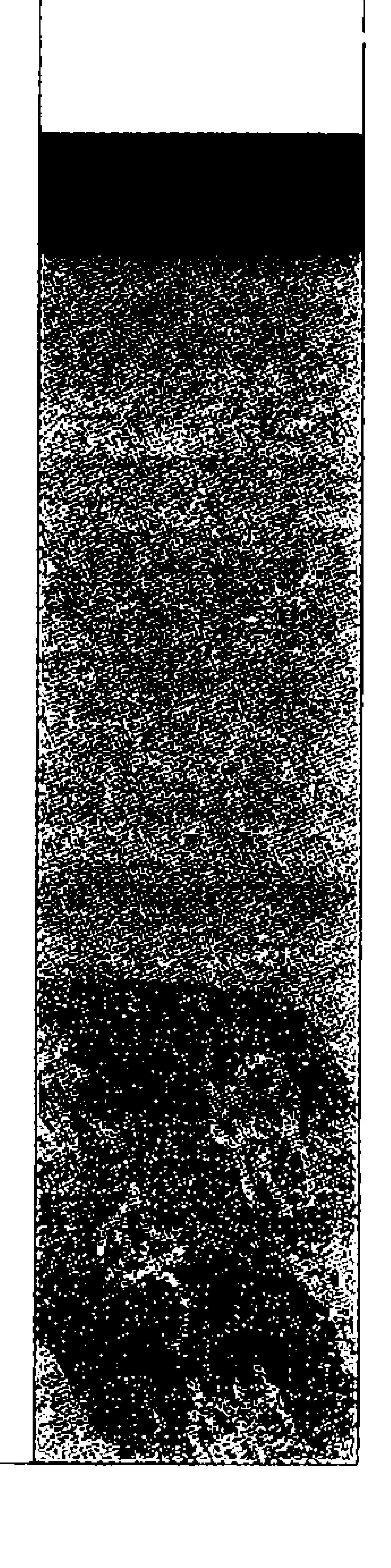
如果……

我们永不返回。我们不再拉长;我们在一个美妙的远方再不会死。天空腐烂了,直到它最遥远的弓;任何目光都不能把它拨旺。大地活像一具失去信仰的枯骨。

从 1943

你在我们的灵魂里活得开心，
呵腐烂的古老睡梦！

从此，
月亮在白昼之后，
风在夜之后，
或轻或重，
我们等待。



举起的长柄镰刀

当死者的牧牛人用木棍敲打，
请把我四散的颜色奉献给夏日。
用我发青的拳头让孩子惊讶。
把我的灯和穗放在他的脸颊上。

泉，你在狭窄的屋角里颤栗，
我的收获，渴念着田地，你会挥霍它。
从潮湿的蕨到狂热的金合欢花，
在古老的空无和崭新的来者之间，
爱的运动，压低着，告诉你：
"除了那儿，再无别处，遍地都是不幸。"

未被预言的未来

我看着你生活在一个节日里，而我最终到来的恐惧使它黯淡。

我们的手在一颗鞭状的星上闭合。箫等着重削。

如果一个粗暴的太阳的顶点几乎触到新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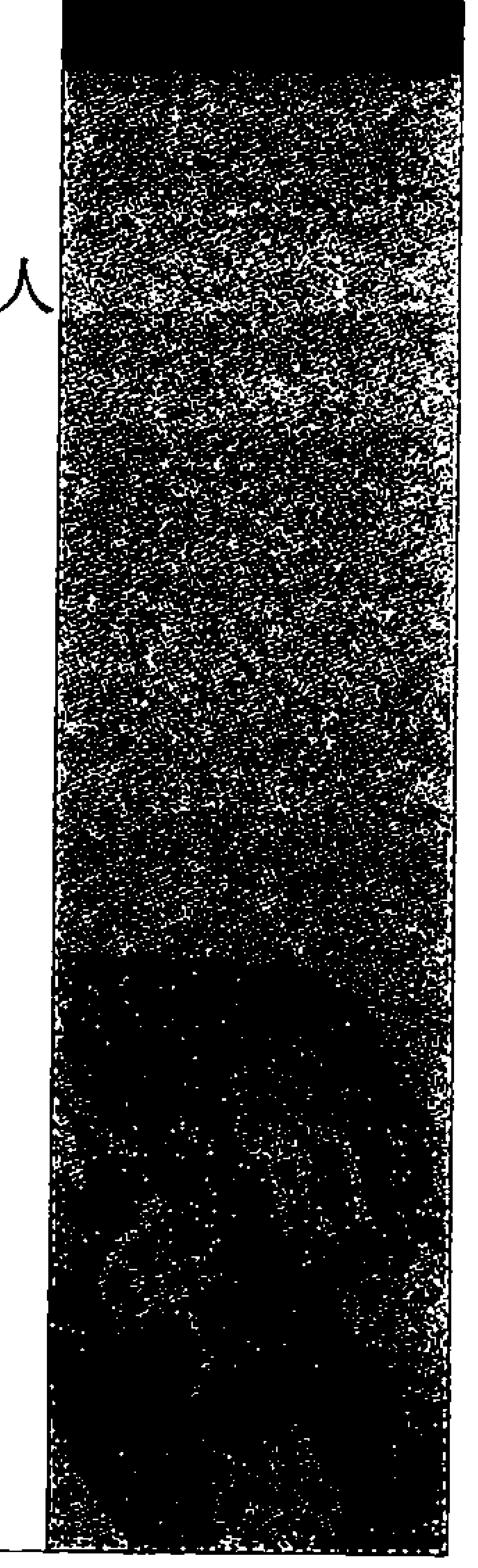
再也不知道，这么多胜利的汁液该歌唱还是沉默，我松开时间之拳，握紧它的收获。

出现了一道多重的、不结果实的彩虹。

太阳的夏娃，尘土和肉身的可能，我不相信别人的揭秘，只相信你的。

嗥叫的人，跟着我，一直到大门口。

我感到崭新呼吸的诞生和痛苦的结束。



悬挂的情欲

夜盖住了它的一半路程。天空的星团此刻在我的目光中保持完整。我看见了你，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受震撼的星体里的神圣女性。我要撕碎你永恒的裙子，赤裸地把你带回到我的地面。大地移动着的腐殖土到处都是。

我们飞翔，你的侍女们说，在残酷的空间里——和着我红色喇叭的歌。

夜的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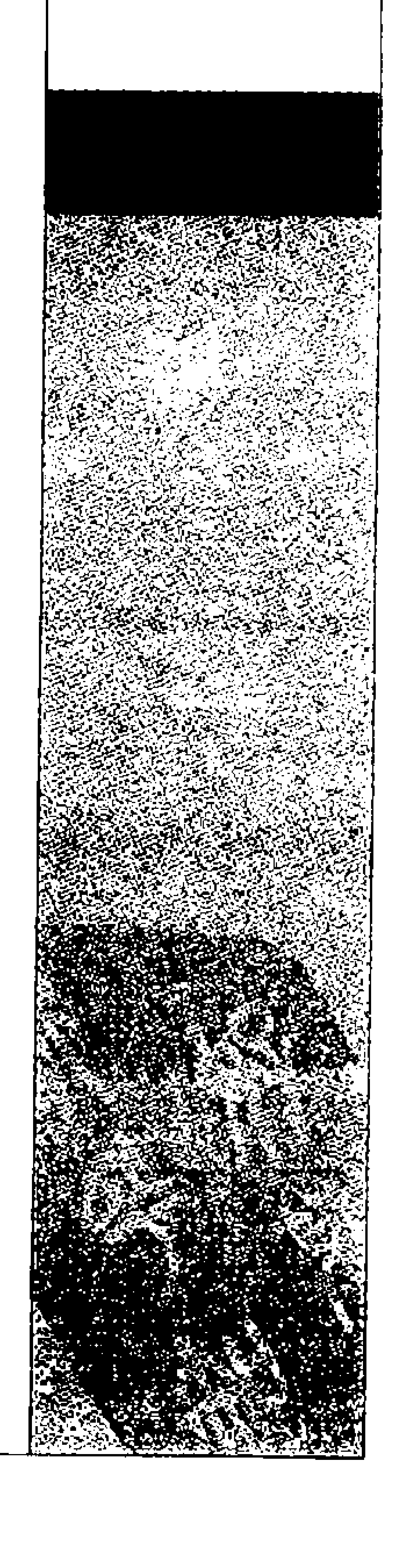
我烘暖的花朵，我让它的花瓣成双，我使它的花冠黯然。

时间撕碎并修剪。一道闪光远去:我们的刀。

春天逮住你,冬天释放你,爱的蹦跳的国度。

星星把躲在它身上的胡蜂的螯针还给了我。

守护,脸侧着,你在山巅上浇灌绵羊的心。



■ 我们有

我们的谈话，在群岛上，给予你，在痛苦和灾难之后，它从死亡地带捎回的草莓，以及寻找这些草莓的热乎乎的手指。

暴虐没有三角洲，从来不被正午照亮，对于你，我们是衰老的白昼；但你不知道，我们也是贪婪的眼珠，尽管遮盖着，从根子上。

作一首诗，就是占据婚姻的彼岸，它就在这生活中，同生活紧密相连，然而，也在死亡的骨灰瓮附近。

应该确立自己，在自身之外，在泪水旁边，在饥饿的眼眶内，只要我们想让不同凡响的什么事情发生，仅仅为了我们。

如果掏空我们的恐惧抛弃它结冰的洞穴，如果我们心中的恋人让蚂蚁之雨停住，那首歌会重新唱响。

在一场雪崩的混乱中，两块石头蹦跳着结为夫妻，在空间中赤裸地相爱。淹没它们的雪水惊讶于它们热烈的青苔。

人肯定是黑暗中最疯狂的那个心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黑暗的，在强悍的太阳下，嫉妒而疯狂。

一块美丽的土地濒临绝境，在它飞舞的姐妹们的

注视下，它那些精神失常的儿子们也在场。

*

我们在自己身上有着我们永远无法紧紧跟住的巨大的疆域；但它们对我们气候的严寒是有用的，也有利于我们的觉醒或沉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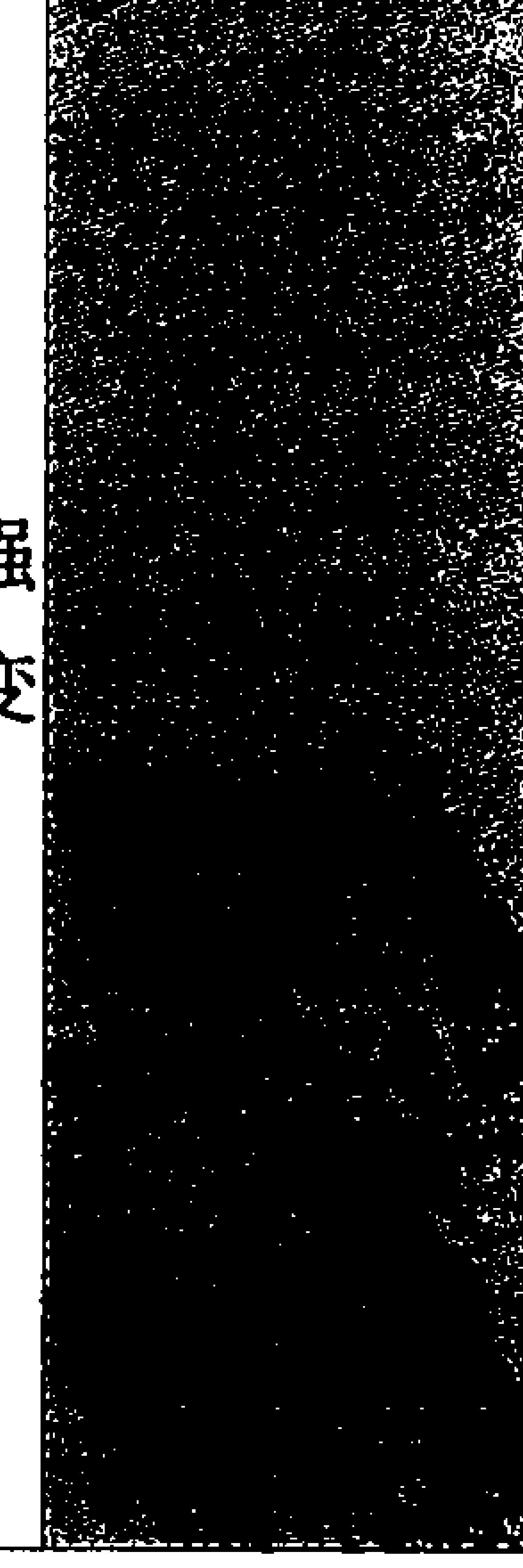
怎样把我们早先的心和它返回的权利扔到黑暗中去？

诗歌是我们紧紧抓着的这颗果子，成熟，带着欢乐，在我们的手中呈现给我们，是不确定的未来，在结霜的茎上，在花朵的萼中。

诗，人类惟一的上升，死者的太阳也不能在完美而滑稽可笑的无限中使它黯淡。

*

一个神秘，比替他们的心灵辩解着的诅咒更加强大，他们在时间中栽下一棵树，在树下睡去，而时间变成磁铁。



沉陷

葡萄把采摘者的手指
当作祖国。
但她，她是谁，
走过了残酷葡萄园的狭窄小径？

葡萄的大串念珠；
夜里，高高躺着的果实流淌下
最后的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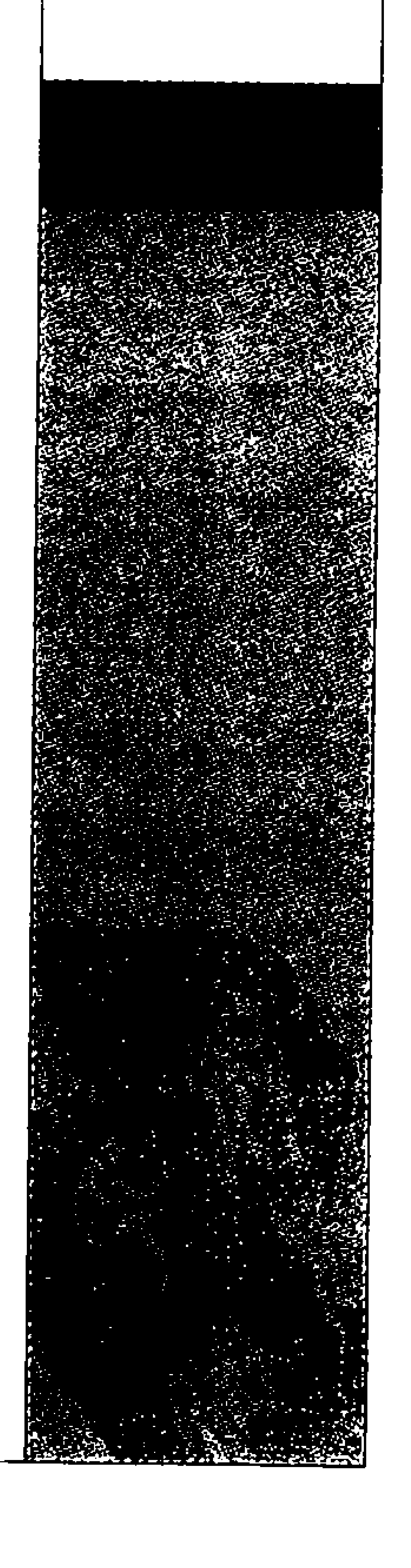
致 xxx

你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爱，
我这么多期待着的晕眩，
什么也不能使它变老，变冷，
甚至那等待我们死亡的，
甚至我们陌生的一切，
连同我的消失和返回。

紧闭着像一扇黄杨木窗，
一个密集的绝对的机会
是我们的山脉，
我们叹赏的壮丽。

我说机会，噢我的推敲。
我们都能从对方
接收其神秘的部分
但不传播其中的奥妙，
而来自别处的痛苦
最终找到它的分离
在我们结合的肉体中，
还找到它的阳光大道
在我们阴云的中心
任它撕裂，重聚。

我说机会就像我感觉到它。
你竖起了巅峰
我的期待必须跨越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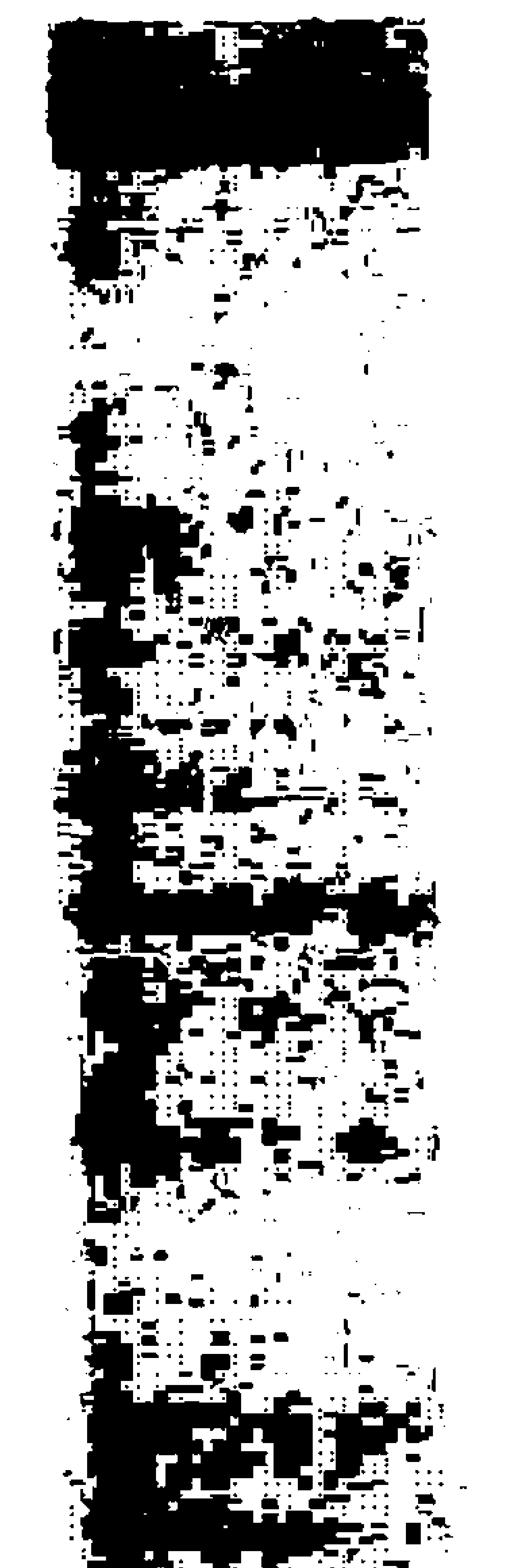


当明天消隐。

[illegible] 1948～1950

[illegible]

失去的赤裸(1964－1975)



失去的赤裸（1964--1975）

红色的饥饿

你疯了。

这多么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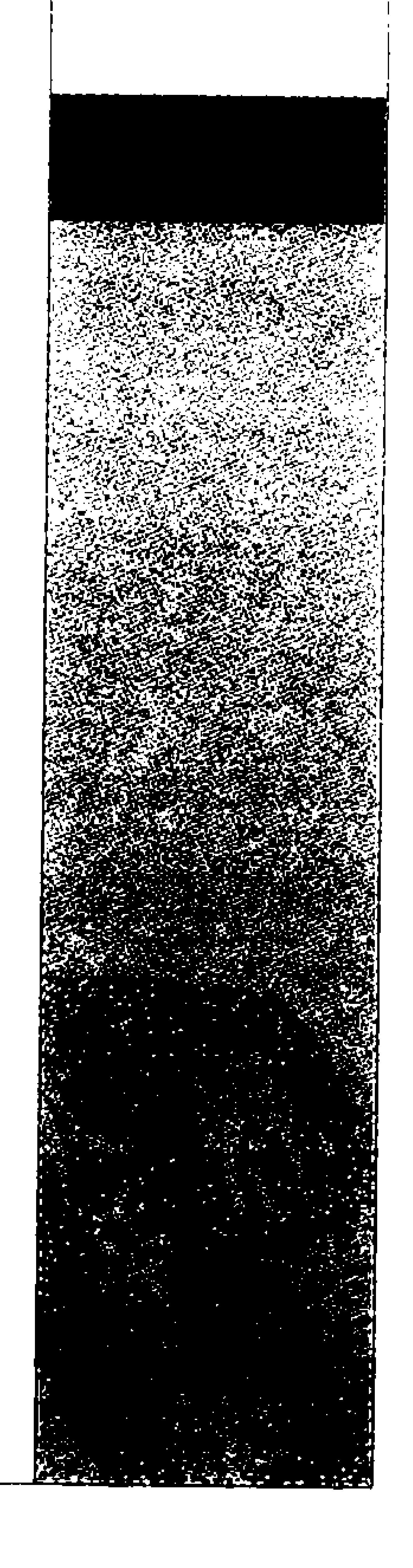
你死时，一根手指横在嘴前，
在一个高贵的姿态里，
为了截断感情的涌流；
寒冷的太阳青色的分享。

你太美了，没有人意识到你会死。
过一会儿，就是夜，你同我一起上路。

确定无疑的赤裸，
乳房在心脏旁腐烂。

静静地，在这重合的世界上，
一个男人，他曾把你搂紧在怀里，
坐下来，吃饭。

安息吧，你已不在。



深渊上的足迹

在沃克吕兹*虚幻的伤口里，我看着你们遭受痛苦。那里，尽管压得低低，你们是一潭绿水，甚至一条道路。在它的混乱中，你们穿越死亡。一个连续的秘密的山谷状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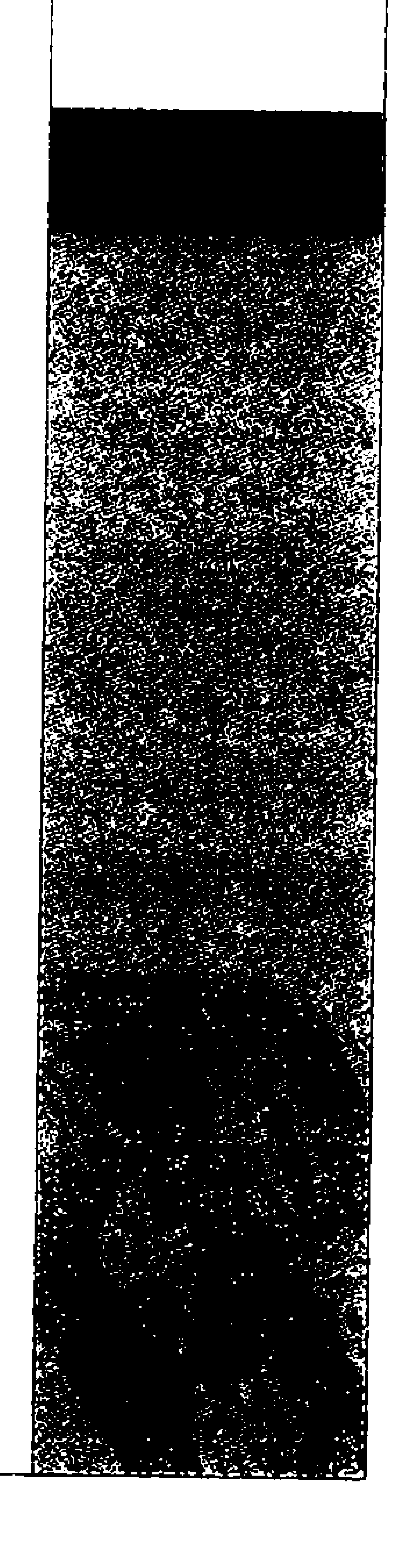
*法国一省名。

杨树的消失

暴风雨把树林剥光。
我睡着了,我,温柔眼睛里的闪电。
让令我颤栗的大风
同我信仰的土地结合。

它的气息磨尖我的哨兵。
诡计的空穴多么模糊
从源头直到污脏的地层!

一把钥匙将是我的居所,
一股火的佯攻被心灵确认;
而风的爪子弄得它丁丁响。



前辈

在一块岩石里，我认出了可测量的、赋格曲式的死亡；它的小配角们那打开的床，在一棵退隐的无花果树下。雕刻匠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大地的每个早晨都向夜晚经过的低处打开它的翅膀。

不用重述，人的恐惧减轻了，在风中，我挖我的坟墓和我的回归。

我们去男爵领地跳舞吧

穿着橄榄裙

恋人

说：

相信我纯真的忠诚吧。

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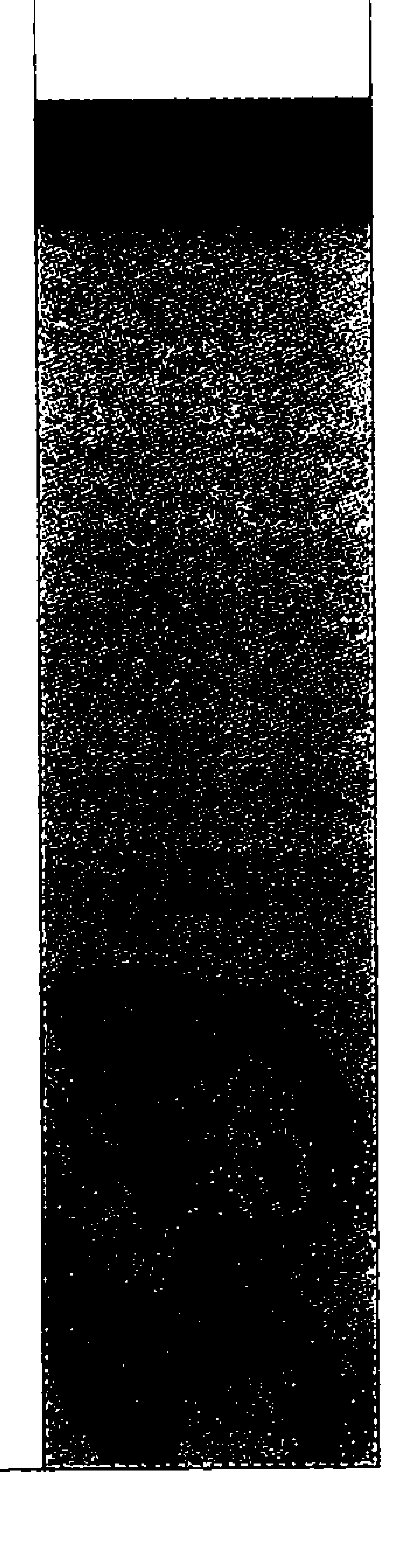
一个打开的山谷

一座闪光的山坡

一条结亲的小径

突入了城市

那里，自由的痛苦在大潮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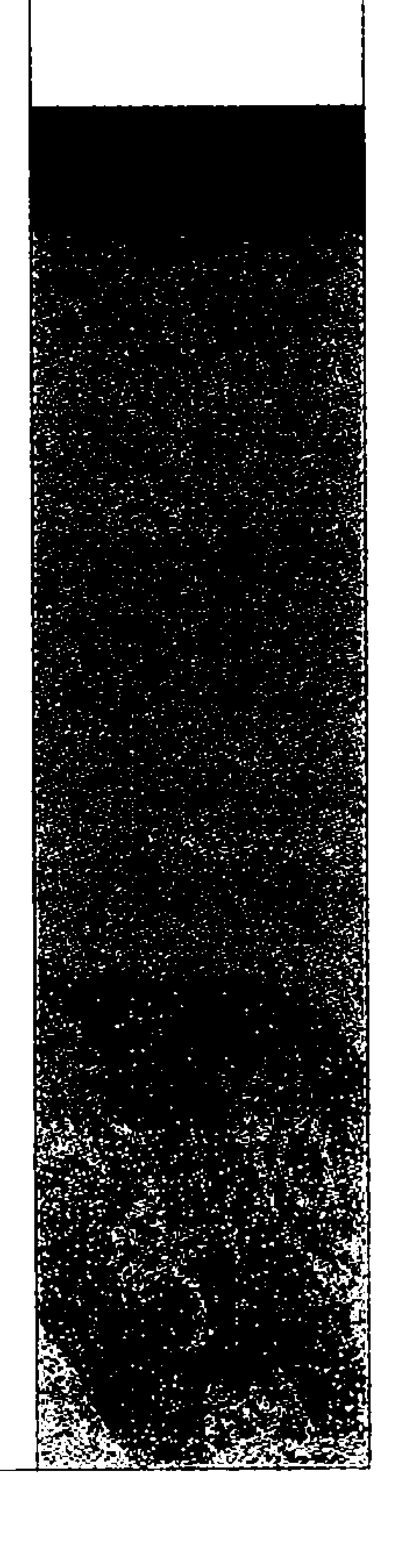
哑巴的岗哨

石头在城墙内咬紧，男人靠石头上的苔藓为生。深夜持着枪，女人不再分娩。耻辱有一只玻璃水杯的表象。

我加入到几个人的英勇之中，我暴烈地生存过，未曾衰老，我的秘密在他们中间，我为所有其他生命的存在而颤栗，像一只纵欲的船，在被隔开的深处之上。

围墙和溪流

我不想走在你前面，像一株被割下的草，对着苏仁沙漠呼唤你，和它未被摧毁的心。



莫里斯·布朗休，我们只愿回答……

我们只愿回答哑默的问题，动态的准备。但是，有这种当场的、致命的违抗。

无限，悬而未决，不被理解：一个确立的万有，进入或不进入，像死亡，像一丛火对被俘的风背诵的某个别处。

时间在近处，只有那懂得在时间中无可解释地存在的，能够要求我们。

把未来掷回给它自身的宽阔，为了维持一种耐力，为了让一柱烟消散。

大地，你铺展你不可抵抗的拒绝。你捣碎，埋葬，刮得干干净净！我们所回避的，它的恬不知耻让我们懒惰，从你身上得不到延缓。

夜是平坦的，没有缺陷，死亡将在夜里迎接我们；以前被神灵分散的一点点西罗科风，变成了新鲜的呼吸，不同于第一个，它从我们身上刚刚孵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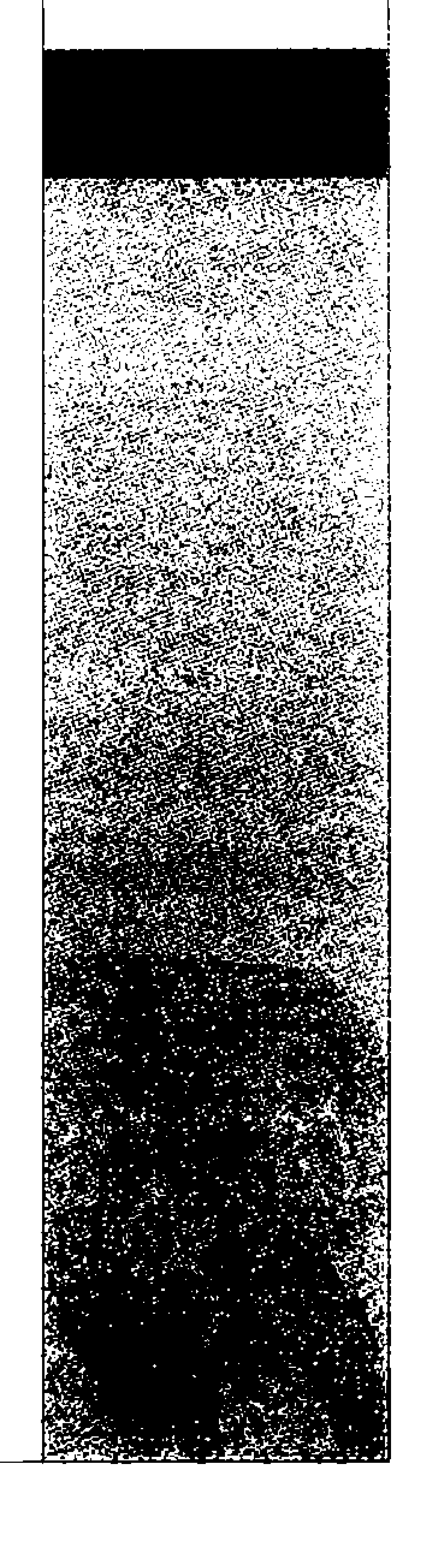
它在顶峰支撑着玫瑰，直到反抗结束。

野鸽

它过夜，羽毛贴地，喙拱进墙里。
爹和娘
把它推出有方格的巢外，
把它交给死亡的猫。

我太痛恨那些敏捷的魔鬼，
我把你变成我用肉眼看护的新兵
稚嫩的野鸽，悲惨的鸟。
每年两次我们歌唱伙伴的森林，
太阳的钉齿耙，保养好的瓦。

我们不再是相对立的受气包。
我们聚集起我们的同类
为了取消那扇
百合窗的债务
慷慨，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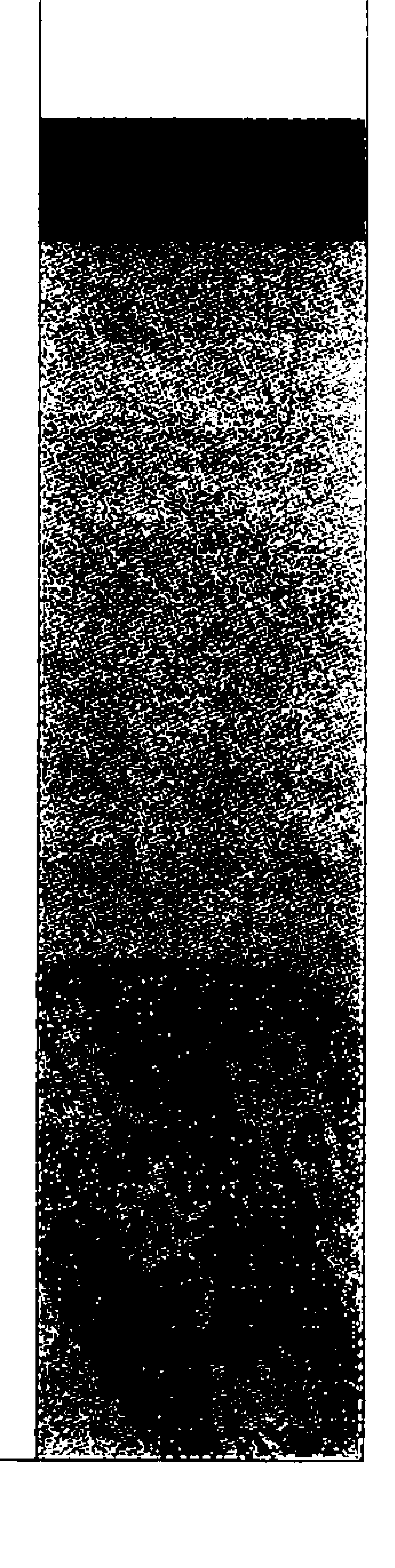
致 M. H.

1966 年 9 月 11 日

秋天，向前，向后，比园丁的耙走得更快。秋天不扑向用它的阴影指望枝条的心灵。

既非永恒也非暂时

呵青麦子在一块田里，这块田还没有出汗，它只是哆嗦！隔着一段幸运的距离，太阳光冲向生命的终结。漫漫长夜下贴近地面。它闪闪发亮的颜色上浇了水。为了提防，也为了干粮，两把匕首搁在床头：云雀，停歇的鸟；乌鸦，铭刻的精神。



多重的复合

这个男人并不慷慨，因为他想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慷慨。他又是慷慨的，因为他是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所生，他痛恨自己。

同一个慷慨的影子，在竖起的指骨上，把他和我聚合。一颗不为我们存在的太阳逃离了，像一位犯有过失或受到亏待的父亲。

希神，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七诗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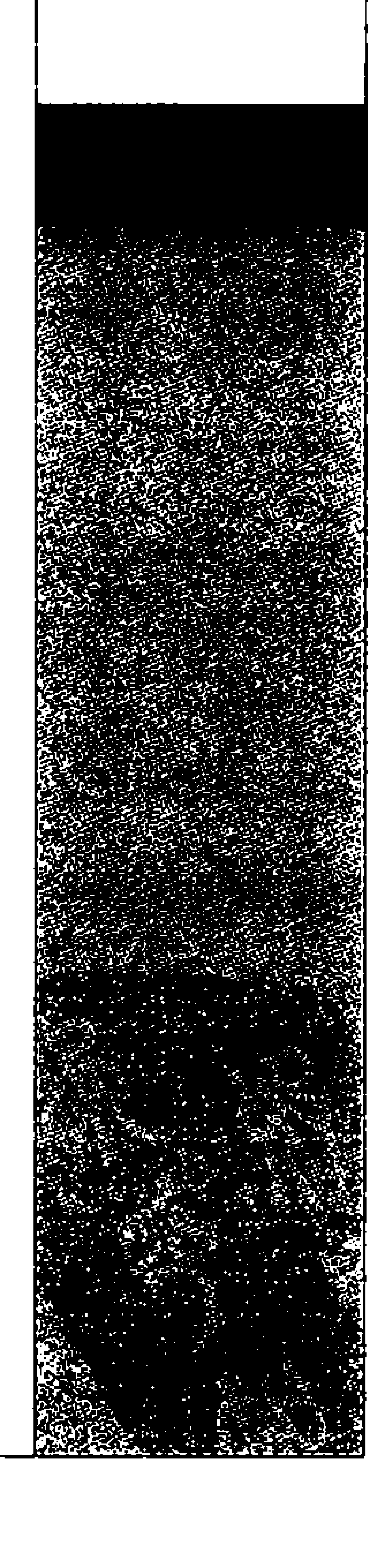
伊冯娜

好客的渴

谁，从未听见她抱怨？

除了她，没人能畅饮四十种疲劳
　而不死，
等待，前面远处，随后赶到的那些人；
从醒来到睡下，她的招数是有力的。

那挖了井并把躺着的水打出的人，
他的心，在双手的距离间，冒险。



■ 战斗者

在男人的天空中，星星的面包显得黑暗而坚硬，但在星星狭窄的手里，我读到它们的争斗，并邀请了其他人：还在做梦的桥的移民；我从中采集金色的汗滴，而通过我，大地不再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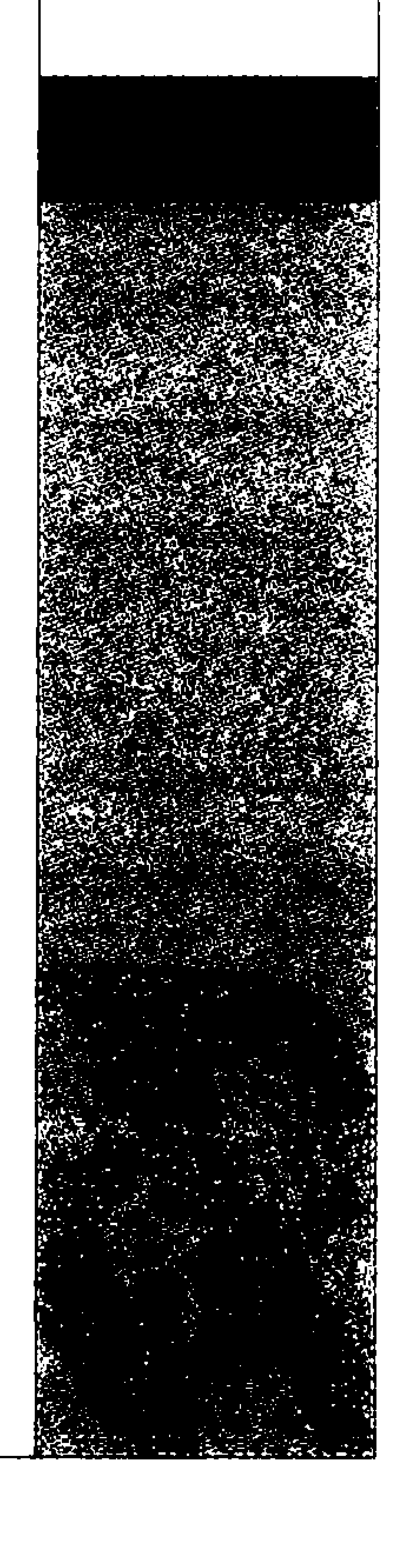
无人继承

夜是古老的
当火将它烧得半开。
我的屋子也是。

人们无法杀死玫瑰
在天空的战争中。
人们流放一只琴鸟。

我的痛苦持久，
从一块雪的云
获得一个血的湖。
残酷喜爱活着。

呵撒了谎的泉
有着我们孪生的命运，
从狼中我举起
这惟一的沉思的肖像！



哑默的游戏

用我的牙齿
我咬住生命
在我青春的刀上。
今天,用我的嘴唇,
仅仅,用我的嘴唇......

短暂的抵达,
陡坡上的花,
奥利安的标枪,
重又出现。

层面

我们不是一个简捷的愿望，而是一种恶念的变了形的工具，被插在黑暗和我们之间，活力、欲望和太阳那忠实的终结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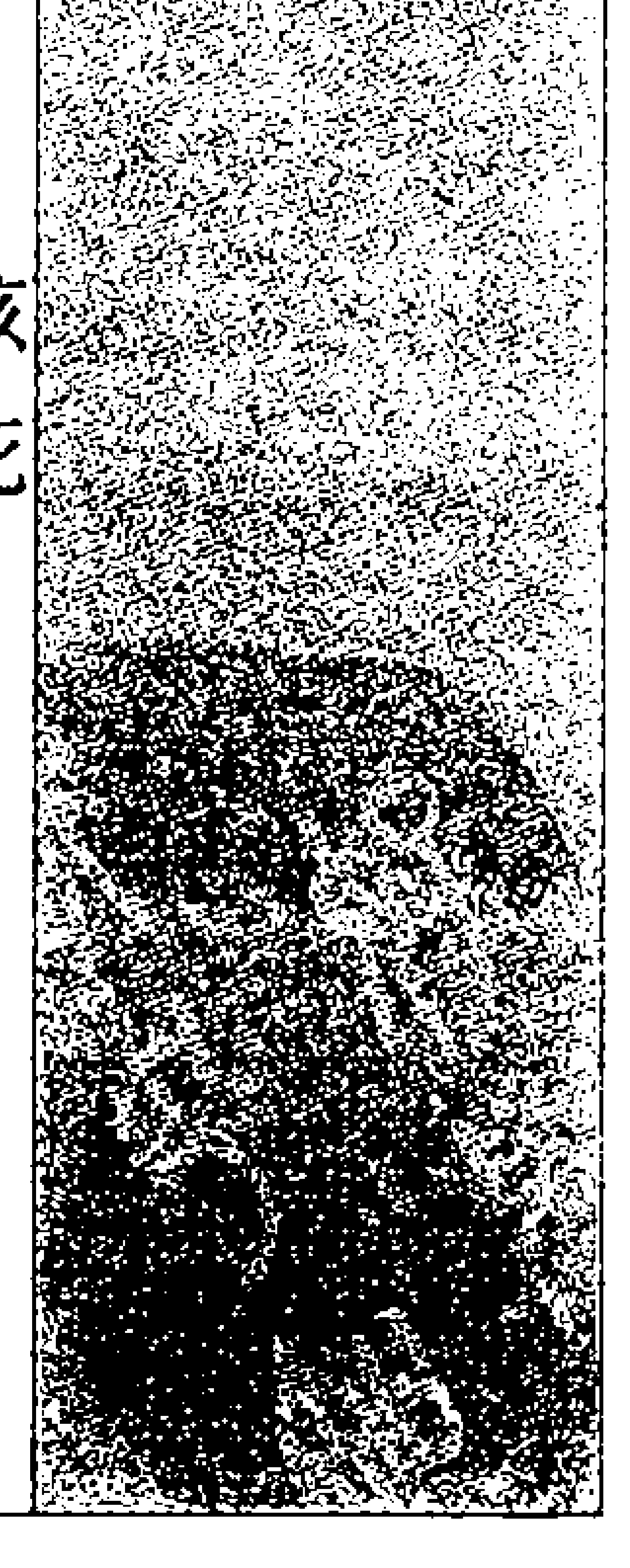
某一天，遭众人诅咒，借贷变成财产，馈赠变成祸根。

不该把花朵交给果子。在希望的尽头，果子坠落。

没有意义的话语总是预报下一次动荡。我们学会了。话语成了动荡的先在的镜子。

土地，它财富的流水账，无限，不确定，某种不恰当的王权，同它的凶手分不开的爱，在我们身上统统被烧光。时间的影子盖住这一秘密。

我在外面生存，暴露给各种坏天气。对我来说，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呵深灰色的笑！在一本书里，或在死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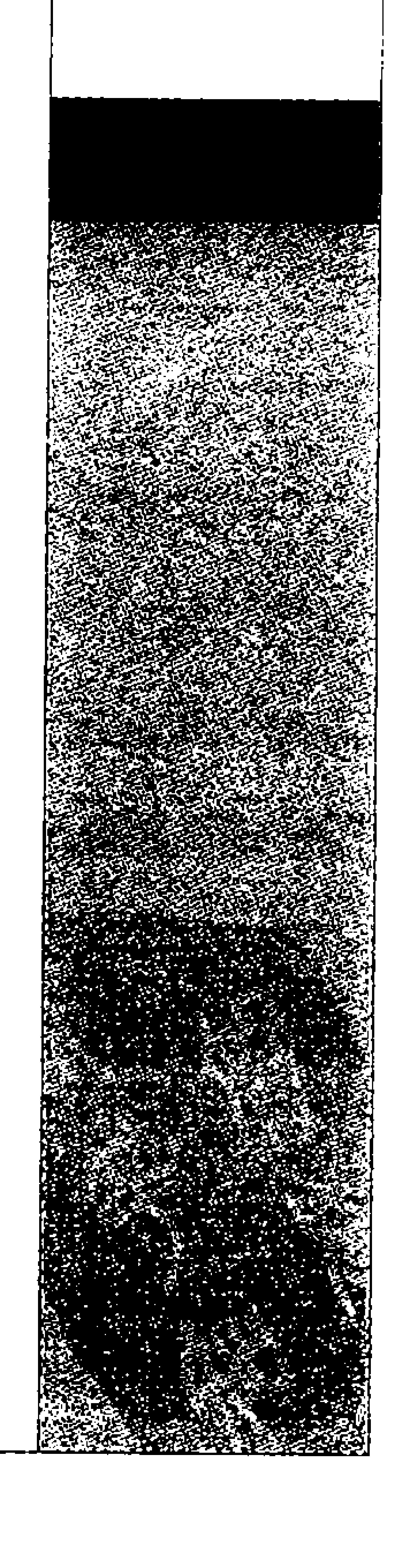


好邻居

我们独自重蹈了我们父母的飞翔的教训。他们对摆脱我们的焦急，类似于他们对俩人重逢的狂热，对再次悄悄地结为蛮横的一对的狂热；别无所求了。舍弃我们的机会，同他们相反？他们已经走了，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教训并没有把我们推向前进，而是点燃了我们的缺陷，涉及到其内涵不时起变化的几点。从需要中诞生的艺术，它的需要在一瞬间是隐秘的，它是山和鸟之间一种和谐的活着。

欢乐

大地笑得多么温柔，当雪从她的身体上醒来！一天又一天，墓石上拥抱着的死者卧像，哭着，笑着。雪刚刚消融，躲着她的火就娶了她。



拉开的有裂缝的百合窗

缓慢采着蜜，散乱的缓慢，缓慢固执着，温存地靠着我。

我们所热爱的生灵，我们爱你们，在完美中像在你们自身的不公平中，偶尔，就像摇摇晃晃的蝴蝶。

夜莺，夜，有时也唱刽子手的歌。我的痛苦认得它。

夜莺在乱纷纷的雨中照样歌唱。它不按书法，写夜莺们傲慢的历史。

那逃离我们的愈是显得在我们之外，我们就愈得用它令人满意的意义来说服自己。

当我们停止攀登，我们的过去就是这桩从未发生过的肮脏或清澈的事情。

群狗冲着天使狂吠。我们也是。

人们无法从他人的生活中撤出，也无法在里面留下自己。

树木不再互相提问，但太近了，它们示意彼此回避。从栎树园传来布谷鸟的三声呼唤，鸟不做交易。流星的还愿之歌也一样。

少，实际上就是一切。少，占着一个大地方。它接受我们的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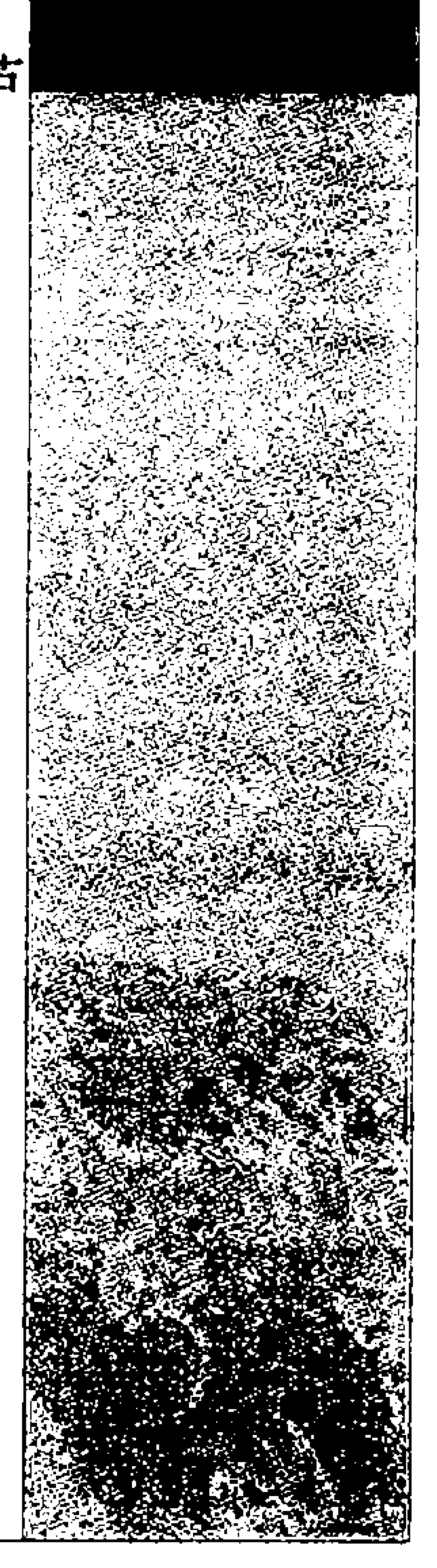
在我们自己的最沉得住气的田块里，我们拥有昆虫！替代者在我们失败的地方获胜。

我曾是一块温柔的不求占有的铁砧。

在别处的生灵之上，压着所有的怀疑。他们的行为显得同这下面的日常的墙没有因果联系。

我们折射什么？我们没有翅膀。

一边抑住唾沫，一边从一根寒冷的芦苇削一支芦笛，我们成了倾听大海的沙丘。



散乱的词

如果你喊，世界就沉默：它远离你自己的世界。

你给出的，永远要多于你能拿回的。并且忘掉。这才是神圣的路。

把刺变成花朵的人，也把闪电变圆。

霹雳只有一座房屋，它有好几条小径。房屋升高，小径没有碎片。

小雨让树叶喜悦；小雨经过时，没留下姓名。

我们可以是被蛇操纵的一些狗，或者不说出我们是谁。

夜从铁锤下获得解脱，人同他的心拴在一起。

地下的鸟唱着地上的哀伤。

你们孤零零的，疯狂的叶片，盈满你们的生命吧！

要点燃一本书刚刚死去的那片沙滩，一根火柴足够。

烈风中的树是孤独的。烈风的拥抱更加孤独。

如果没有远处这淡红色的岩礁，那里并未刻写怀疑和当下的言说，毫无好奇心的真理该会多么缺血。我们前行，抛掉许诺给我们的一切空话。



倚靠一间枯瘦的房屋

如果你得再次出发，请倚靠一间枯瘦的房屋。别为这棵树担忧，依凭它，在遥远处，你会认出这间房屋。这棵树用自身的果实解渴。

先于它的意义，起身。一个字使我们醒来，慷慨赐予我们白天的光亮，一个不做梦的字。

苹果的彩色空间。空间，燃烧的高脚杯。

今天是猛兽，明日将看到它的腾跃。

坐到神的位置上，看你自己。仅仅一次，轮换着出生，在常需除草的肉身内，衰弱受挫。你比神更不可见。而你重复得少。

土地有手，月亮没有。土地是凶手，月亮很忧愁。

自由，接着是虚空，一个将被绝望地打上戳印的虚空。此后，被宗教裁判所判定终身监禁的优秀者，是你们的结局的强烈气味。这气味将怎样使你感到惊异？

应该爱这更迭的赤裸，这真理的光辉，在干燥的心里，在痉挛的血中！

未来已被抹掉！呜咽的世界！

当人类的面具被涂在土地的脸上，土地有了凹陷的双眼。

我们永远狂怒不止吗？我们饰有一种野蛮的美吗？

我能把自然当作舞伴，同它一起在每一次舞会上起舞。我爱她。但葡萄收获季节，我们不婚配。

比起空想，我的爱更喜欢果实。我兼有两者，不屈服的，和顺从的。

三百六十五个无昼的、成群的夜，这就是我对夜的痛恨者的祈愿。

他们将使我们痛苦，但我们也将使他们痛苦。应该对滚动着的金子说："替自己复仇吧！"对分散的时间说："我会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吗？啊，只能隐约预感！"

吹牛的来了。他们只有眼睛勾住的东西。这些很快就会恐惧的家伙。

别去修剪火焰，别去截短在它燃烧的春天里的木炭。移动，在寒夜里，从未在你的视野中停歇。

我们感受涅阿加哈的失眠，寻找被感动的土地，适合于感动一个再度疯狂的自然的土地。



我们的风暴是本质。在痛苦的秩序中，社会没有致命的缺陷，尽管它广场狭小，墙，倒塌，以及交替的修复。

我们只能用他人为我们做成的形象测度自己，类似将很快消失。

我们从想象中的死亡，走向赤裸裸经历过的死亡的芦苇。生命，通过磨损，在我们身上得到娱乐。

死亡不在这边，也不在更远处。死亡在一旁：灵巧，微不足道。

我被出生，我在每时每刻触摸到的悖逆中长大，尽管它们动听的敲诈和击打。我追赶火车站。

闪光的心，只照亮它自己的夜。它重新扶直垂下的麦穗。

在那儿，有人留下毒药，有人留下药。难以辨认。必须品尝。

果断地，是，或者不是。这有益于身体，尽管正确尾随而来。

至高的停留，没有任何客人，没有任何分享：基本的骨灰瓮。闪电擦击当下，砍伤花园，继续它的延伸，

没有攻击，不停地呈现为曾经存在。

瞬间的幸运者，不曾像我们那样敢于生活，通过想象的温柔，我们没有对想象的变形的恐惧。

我们只能被生命杀死。死亡是客人。死亡交出她围起来的房屋，并把它推向森林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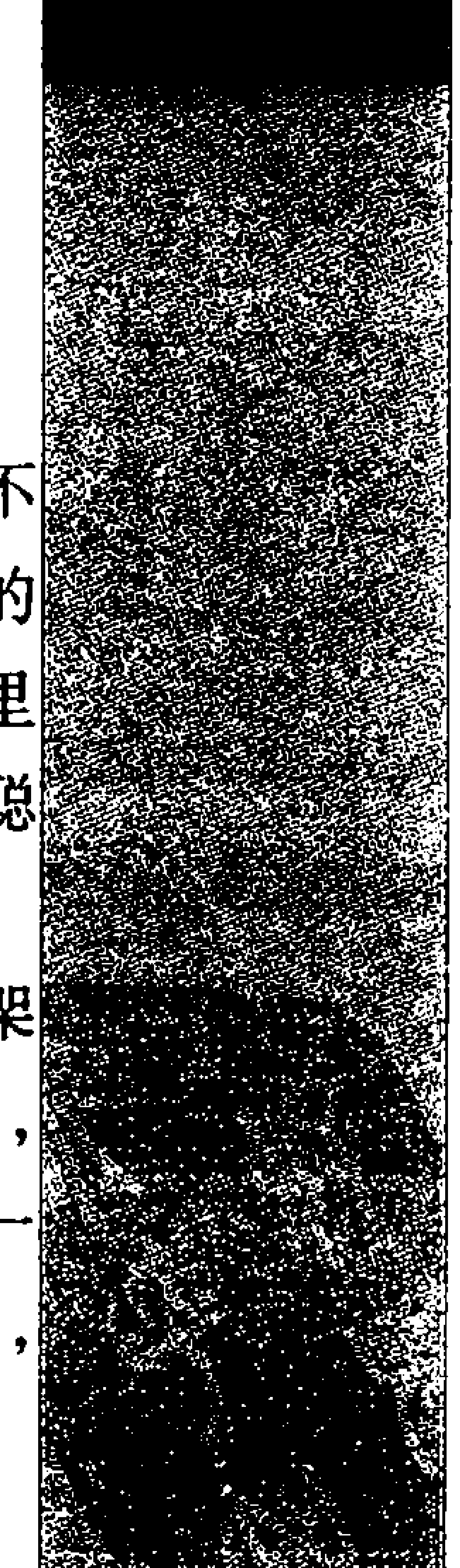
青春的太阳，我看得见你；但是，你不在那儿。

谁相信变幻的谜，谁就成为谜。自由地越过张开的侵蚀，忽儿明亮，忽儿阴暗，明白不做基础是它的规律。规律，他观察它，却被它制服；基础，他不想要，但建造它。

我们必须无休止地重返侵蚀。痛苦反对完美。

所有我们从今天开始将本质地完成的，我们将不能完成得更好。既没有满意，也不曾绝望。为了惟一的太阳：朗布朗那头被扒皮的牛。但怎样去听从，住所里张贴的日期和气味？我们谁，在此时，直到结局一直聪明？

一种单纯呈现：火升起，土地汲取，雪飞舞，吵架爆发。听说的神，交给我们一小段娱乐的时间，然后，出于对我们接受娱乐的仇恨，将我们攫住。我看见一只老虎。它也看见我。喂，你好。谁，在那儿，在薄荷间，得以使，每一种将在明天炫耀的事物，诞生？



我想悄悄地告诉你：
用木棍敲碎他们的脑袋

所有光亮，如同所有极限，从我们眼前滑过：无论光，闭着的火炉，梦，还是灯笼的圆形灯罩。

当这个从未退却、低若虚无的声音重复着："你跑不了。你就在我们中间。"这便成了人和猫之间确切的媒介。

躺着的岔路，忧郁之完美。

无数躯壳！来自四分五裂地升起的肉体，来自冒险的雄蕊那白色的黑暗，我们总是被包围，带着折断的力量。

我土地上的水循着脚印将会流淌得更完美。

我愿我如此古老的痛苦就像溪流中的卵石：在底处。我的水流不用替它担忧。

精神的屋子。应该占据它的每个房间，于身体有益或有害的房间，美丽的通风的房间，认识它们各不相同的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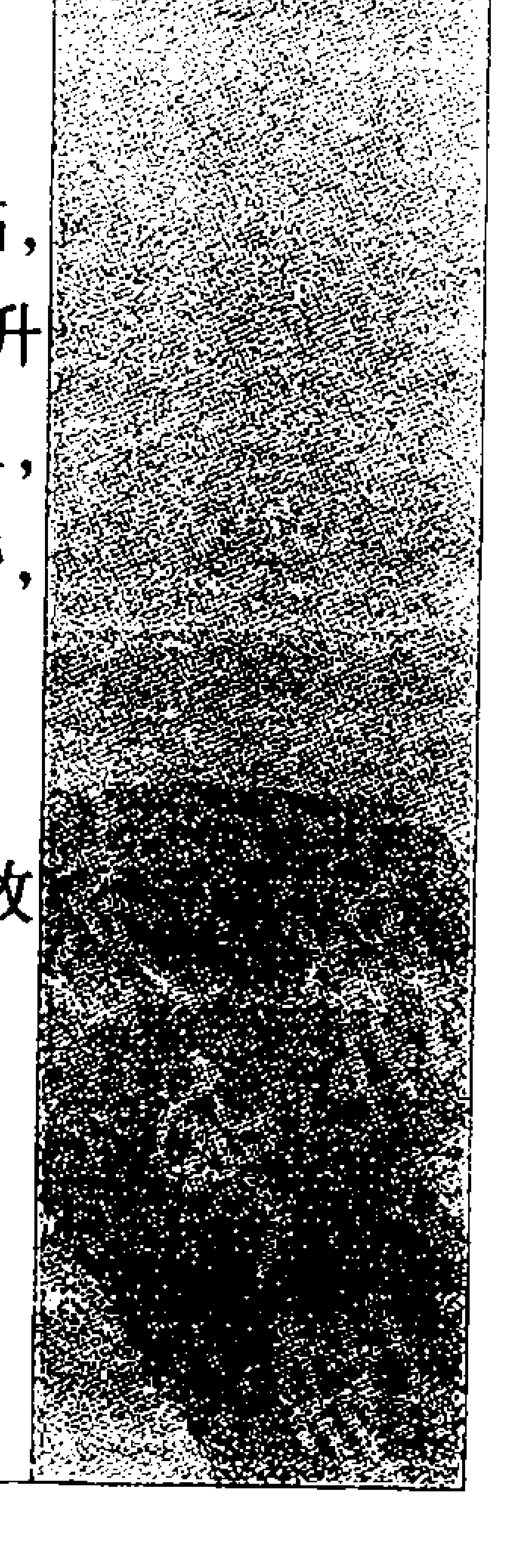
当我们在里面辨认不出自己时，呵你碰到了我，我们恰在里面。你回忆一下。

闪电释放风暴，让它给我们快乐，使我们解渴。肉体的闪电！（扯起，从白天，从井里，扯起水桶，井里的水不停地舞蹈它初生的光亮。）

几千年来，时间无声飞逝，而人类形成。雨来临，向着无限；接着，人类行走，活动。荒漠诞生；火再次升起。精于炼丹术的人类，因此糟踏财富，互相杀戮。水，土地，海，空气，继续生长，而一粒原子抵抗着。这些，在几分钟前刚刚发生。

不管何种力量，都为暴君所憎恶。为着每一座牧场，两朵火焰间的闪光。

有时，微小的行动以闻所未闻的事件铺展开来。这一系列的荒谬规律，和这夜的洪峰相比，是什么？



在我们之外，如同在我们之上，一切仅仅是存在，并受威胁地增长。是我们暴动的、激烈地经历过的绝望，在观察，我们的清醒，我们对爱的渴求。如此众多的意识，以昙花一现告终。亲爱的流浪马车！

现在的过去，现在的将来。在此之前，在此之后，什么都没有，只有想象的祭品。我们不再处于弯曲之中。那使我们与习俗分开的，已经上路。此后，我们将变成土地，我们将感到渴。

旅行者

火车开走了，火车站笑着，
去找旅行者。

今夜，从手底下躲开的一切，是最主要的。未完成低吟出最主要的。

我们发明被我们触到极限的力量，几乎从来不是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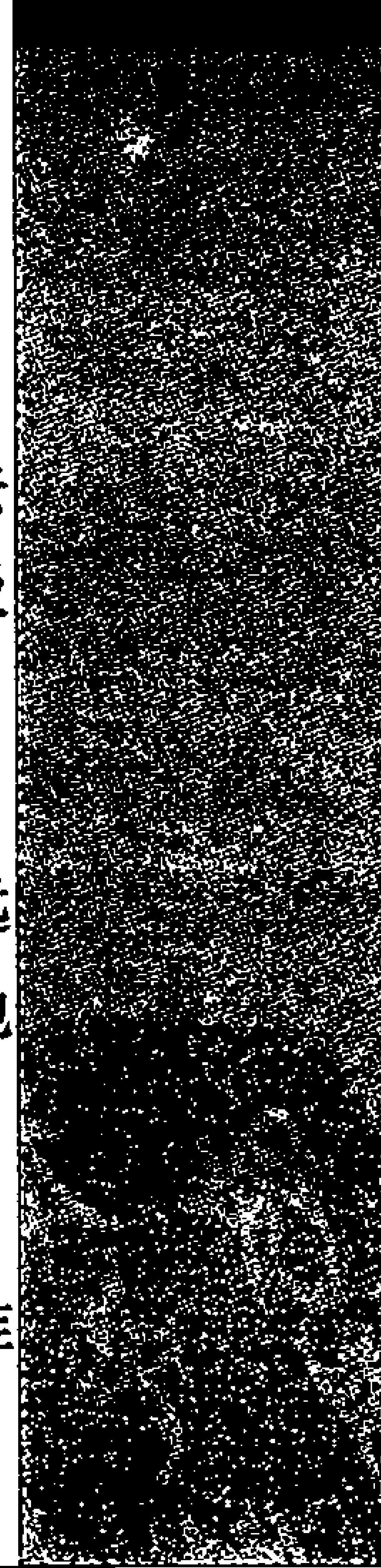
要非常小心地从饭桌去接近餐具。这段奇异的距离无法标明，也无法测定。

我们的现存燃烧得如此猛烈，以至必须祈求它。这是在风中赞美它。

同志，这是你的安全通行证，你哪儿都可以去——并在其中经受痛苦。从吃水线直到深渊。勇气汲取各种无限。乐园持续到某一天。

他们用大海的波涛建造一艘船，为了咬住最遥远的岸。这一连串的暗礁，就是他们。诽谤者克制不住地走向这大海。相反，神们的接纳倒是复杂而缓慢。

我们坐着，视网膜上的黄斑，在兽性的壁炉前。谁对此怀疑？甚至连嗦嗦发抖的滑稽者也不。



生命的阴影准时挤进来，预备下我们欠它的位子。山愈高，英明者就愈有权利用他们的棍子击响大块乌云的雷电。

——生命，哪里是你的胜利？

——在这里。在那里。

——我知道，朋友，未来是稀少的。

缓慢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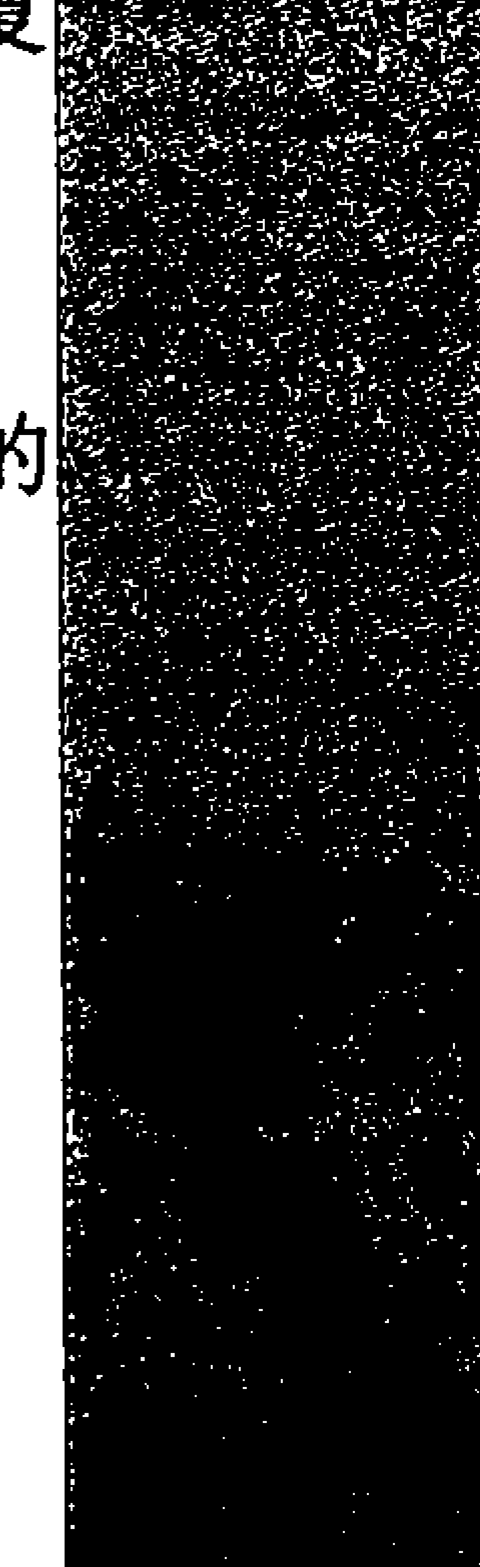
要把握幸福，要从石头床上淡红色地醒来，必须越过许多教条和冰块。

他们和我之间，很久以前，像是有一道野地里的篱笆，我们可以自由地采集山楂花并送给对方。没有比手和臂之间更遥远的距离了。他们曾爱我，我也曾爱他们。挫败我全身力量的风中的障碍，到底是什么？一只夜莺提示我，接着是一具腐尸。

死亡在生命中，不可调和，这是残忍的；死亡同死亡，却可以接近。这没什么，一只怯弱的肚皮贴地爬行，不会颤抖。

我掀翻了最后一道墙，那堵围困雪的漂泊的墙，而且我看见——呵我最初的亲人——日历上的夏天。

我们在尘世上的面目，不过是一场持久的追逐的三分之二，一个点，上游。



我们摔倒

我的简短没有链索。

救援的吻。你分散的田块突然长出一个没有目光的身体。

呵我反方向的泥石流！

一切都连着。

这就是风中的夜宵。

一切都连着。归还给空气。

这就是岩石上一条染红的路。一只逃窜的野兽。

急迫的深度同垂直的耐心相混淆。

旋转过来的舞蹈。好斗的鞭子。

你长大了的明澈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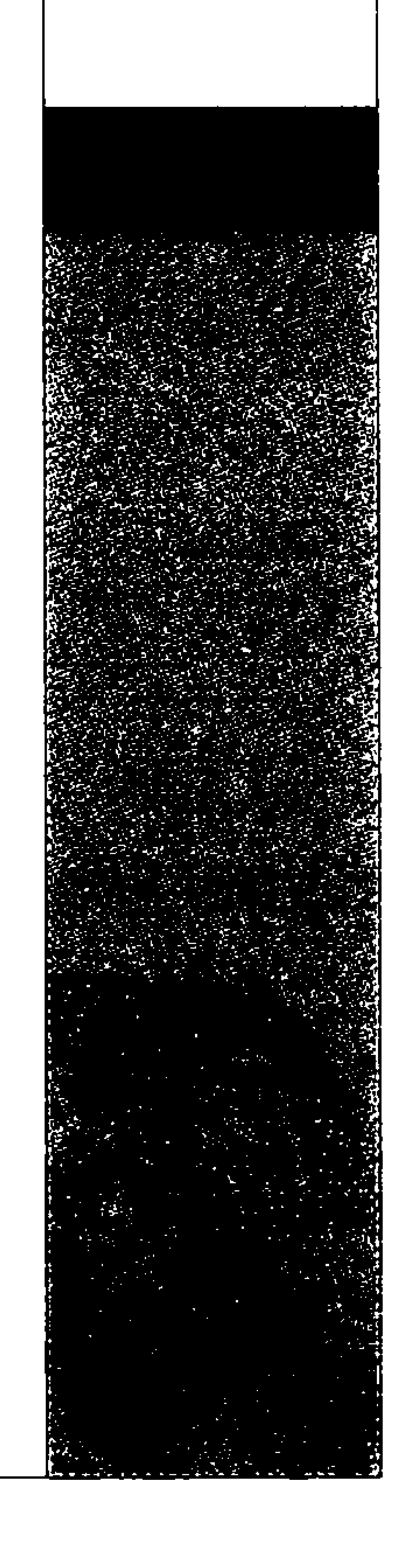
这些不朽的轻盈话语从不忧伤。

他那一排静悄悄的常春藤。

大海接近投石器。白日的阴影。

把你的沉重再压低些。

死亡打击我们，用它长柄叉的背。直到我们身上出现一个朴素的早晨。



被憎恶的显现

文明是一些脂肪。历史挫败；上帝，由于上帝无能，再跨不过我们怀疑的墙壁，人对着人的耳朵吼叫，时间误入歧途，分裂仍在继续。还有什么？

科学只能给被蹂躏的人类提供一个瞎眼的灯塔，一件痛苦的武器，一些失去传奇的工具。疯狂的顶点：操练的哨声。

那些设立永恒补偿器的人，像时间的最终取胜，仅仅是一些过路的狱卒。他们没能让悲剧的、两物之间的、遭受洗劫的大自然感到惊异，如同悬浮着的人类。

腐烂的光线，黑暗不是最糟糕的条件。

只有一种半自由。这就是绝对的准许。运动着的人类的半自由。沉睡、等待在蛹壳中的昆虫的半自由。幽灵，也即记忆，自由在骚乱中。自由曾雄踞在无可非议的诡计的面目下那一大堆签署的协议和打折扣的服从所形成的制高点上。

自由就在不停地想望它、梦幻它的那个人的心里。这个人用自由来反抗罪恶。

■ 筛分机

理解得越多,就越痛苦。知道得越多,就越撕裂。但是，他有着同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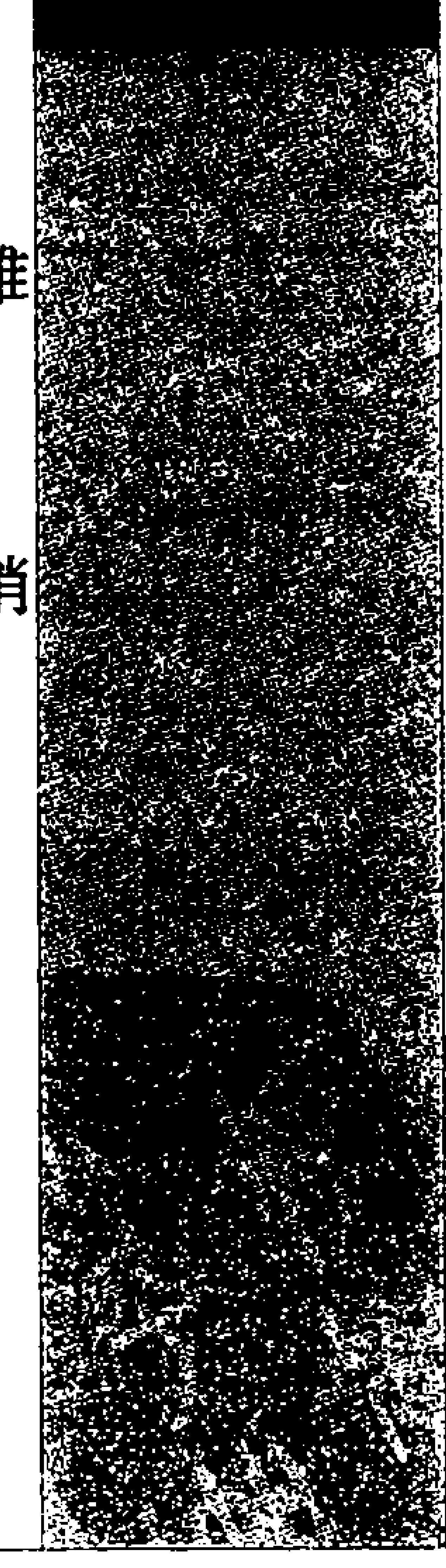
渴望不播种,也就没有收获,它只追随它自己,只属于它自己。然而,它却自命为绝对的债主。

年轻人,准确地,只有你们知道说出真理,涂写着开头字母,缺乏远见的微笑。

我们不绕行,我们走过去。我们必须走过去,我们触到了末日。环绕心灵的未来的疆域,已经收缩。

爱的呢喃,仇恨的低语。他不躲避,而深陷到艰难困苦和战斗秘密的迷津和不可见里,免得听见。

懒洋洋地，从屋檐上，燕子连绵的童年的神话消失了。



■ 暴烈的岸

急于汇合，急于和解
在我们房屋的肉躯的破坏中，
坚定的是暴风雨。

一条岸紧随我们升起，夜刚刚散尽，
待人苛刻，深居简出，保持自信。
另一条，梦游症患者，把糊状的魔鬼和
　人类的计划滚向我们。

在数十个世纪的夜晚开始之前
帕斯居昂人知道他们的雕刻匠，在岛上
　雕刻着，
在死者面前打开大海的门户。

我们不再有死者，不再有空间；
我们没有海也没有岛屿；
而沙漏的阴影埋葬夜。
“穿好衣服。跟上。”这就是命令。
革命，被一颗星改变，
用我们加入其中的手。

波德莱尔对尼采不满

是波德莱尔填迟了日期，是波德莱尔正好从他的痛苦之舟上看见，当他为我们指出我们的真实。尼采，无尽地震荡，测量并登记我们整个濒死的疆土。我的两位携水者。

义务，不容喘气，使侵占我们的生命和事物变得罕见，并给它们分出等级。知道谁能。花粉不再烘暖一个多重的未来，碎于岩壁。

让我们怀疑秩序或混乱，让我们服从我们并非明智地确立的法则。迈着残废的巨人的大踏步，我们逼近法则。

什么东西让我们最痛苦？忧虑。我们在同一声雷鸣中降生，但我们在里面不同地滚动，在疯狂的石头中。忧虑？本能守护着。

虚无之子，什么也不承诺，我们只有几个手势要做，几句话要说出。拒绝。禁止将我们一触即怒的门，开向多嘴的蚱蜢和荒漠的高利贷者。超凡之作，打碎的窗，并不鼓动应用，只是它创新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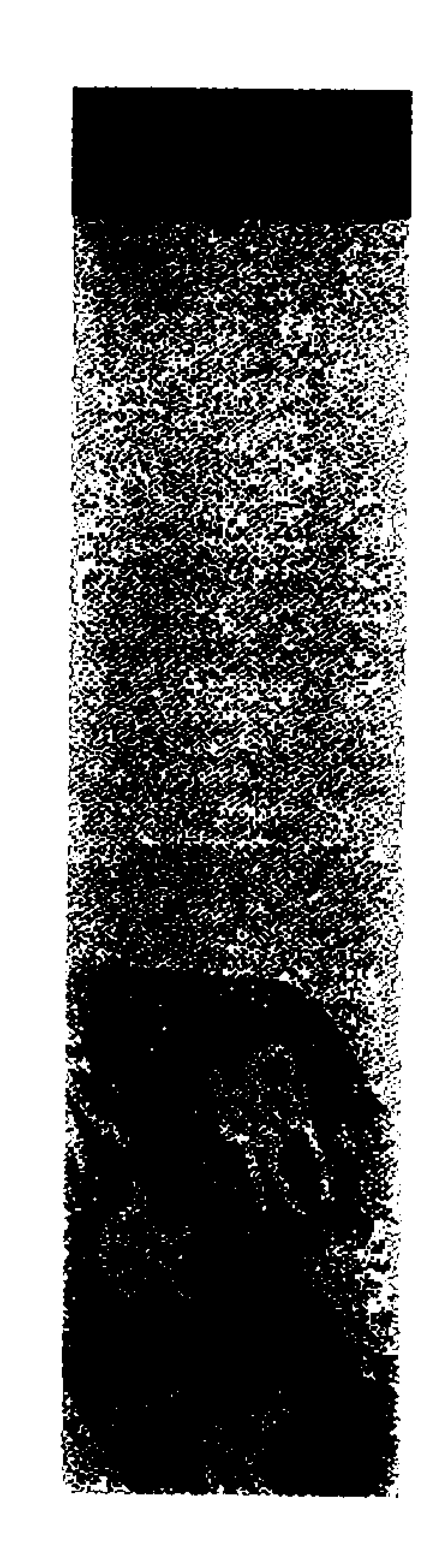
我们在睡梦中听到的，正是我们心脏的跳动，不是我们无用灵魂的爆炸。

死，就是穿过针眼，在众多落叶季节之后。应该经


历死亡，为了在生命面前显露，在完整的谦虚状态中。

谁还在呼唤？但答案没有给出。

谁还在为无法遏止的浪费呼唤？云朵半开的宝藏，云朵陪伴我们的生命。



附 录



译诗：不可能的可能

——关于诗歌翻译的几点思考

树才

1. 译诗是可能的

诗歌翻译显然是可能的：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以后也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译诗是可能的吗？”这个问题不会凭空产生于作为实践活动的诗歌翻译之前，它恰恰来自于具体的翻译诗歌的劳动之中。

如果不直接去译诗，你就不会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也就不可能到“问题所在的地方”，去试图把握它。

一首诗是一件语言作品。一首诗必须“经由语言”诞生。语言的文字性，文字的意思性，意思的可理解性，意思理解后的可表达性，等等，它们保证了一首诗有“可被译出”的部分，不管它意义上多么艰深难懂。一首谁都读不懂的诗是不存在的，既然谁都读不懂，谁又敢冒昧称其为“诗”呢？

翻译源自人类交流的必需。人类不是“沉默地”存在着，而是“言说地（或语言地）”生活着，尽管有些东西从根本上不被说出。

语言则是人深刻的本能。诗即语言的创造性力量所在。各民族形态各异的语言，既为民族内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又给民族间的沟通带来了不便。

但人类是不甘心被隔绝的。那些懂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通过口头或笔，必然地从事起翻译这项工作来。

当然，翻译是件难事。译诗更是。在诗歌翻译这条险峻道路上，译者的命运是九死一生。

但是，只要不把“不可抵达”或“不可言说”绝对化，人类就会苦苦追索“能走出去多远”或“能说出些什么”。绝对的东西对人类来说也没有多大益处。译诗者最好相对地看待自己的翻译活动。

在译诗上，不必“知其可为而为之”，应该“知其只能为而为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宣称“译诗是不可能的”，跟宣称“译诗太难了”是一个意思。

强调译诗之难，也即从事诗歌翻译的人必须悟到；在某些层次上，在某些侧面上，一首诗又有着内在地“拒绝被翻译”的部分。

2. 译诗之难

依我看，译诗之难的根子，是诗之难。

诗是什么？诗人们回答这个问题时，常打起架来。这说明诗人脑子里的诗歌观念五花八门。

诗歌越来越难以索解。诗在古代，主要用于叙事，叙事有事实可依，况且古人的语言朴实易懂。诗到近代，钻进人的内心，主要用于抒情，抒情时便动用情绪，而情绪此起彼伏，随物赋形，飘忽躲闪，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雪，便很难体会诗人“雪天的心境”。诗进入现代，具有了“现代性”，先是浪漫之中的失落，又是失落之后的象征，再是餍足象征之后的意象，意象又将自己导入弗洛伊德先生的潜意识，对潜意识的迷恋又酿成一场席卷全球的超现实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二

次世界大战的血肉和硝烟中化为废墟。二战之后，诗呈现出多元、散落、“各写各”的局面。

总的来说，不安和疯狂是现代诗的内部症候，外在色块则是破碎的灰色和极端的黑色。古典抒情诗的土壤被城市的扩张挤得越来越可怜。在苦闷憋气、内心失重、精神痛苦的城市环境里，诗人们的想象力接近于某种恶梦缠身。非理性因素，经诗人**理性**的确认，已经在诗中占了上风：极端自由的涂鸦和极端严谨的晦涩。不过，质朴、深沉、感人、美，这些要素并未从诗中消隐。

所以说，诗翻译起来要多难有多难！况且，译者还必须面对“是否忠实于原文”的焦虑。

尽管如此，不同的诗有着“诗几千年来成其为诗”的那些基本特质。首先，是诗的形式感；诗始终都将同“美”站在一起。这美须经文字显现，却又内含在文字之中，成为“有”和“无”的统一体；诗的语言尽管有别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但又是从中提炼出来的，所以说诗的语言有其特殊的质地。形式感是可以把握的，如果从字、词、句、段、篇的组合来考察的话；但假如涉及声音、节奏、象征等等，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诗的音乐效果是无从翻译的。一首诗的音乐性愈好，就愈难翻译。其次，是诗的精神性；西方诗歌侧重哲思，东方诗歌讲究意境，都是指一首诗有着“溢出它自身”的东西。毕竟，追求独特性的诗歌，根本上是取决于诗人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性灵。诗人天然地确认意义的存在，否则就不会去从事诗歌写作。写诗，就是想有所创造。语言文字是物质材料，诗人使之震动，将其搅拌，令其浸润在精神之中……再发之为诗。创造的

神秘悉在其中。要译出诗中的精神意义，必须对诗人创作诗时的生命冲动有所体悟，即必须对一首诗的生成过程有所洞察。

因此，译一首优秀诗作，失败几乎是必然，而成功则显得意外或偶然。

3. 从"信"的方向看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至今已成名言，甚至成为许多译者的某种信条。但是，有必要从"信"的方向看得更仔细些。

信，即忠实，或忠实程度。

"信"什么？信"原文"。这引出了"原文"的概念。

"信"原文是有道理的。它指出了翻译的最大特征：有根可依。"原文"的存在，保证了翻译不会一脚踏空，坠到连译者都摸不着头脑的莫名地点上去。

但"原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译诗而言，是指一首首"等待被翻译"的原文诗。

所以，原文是给定。给定的原文看起来是静止不动的，但译者想翻译它，就会把它捧在手中，置于目光之下，开始阅读；一阅读，"原文"就动了，因为阅读者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的介入。

你二十岁时读一首诗是这么理解，三十岁时再读，你可能就那么理解了。

读者读一首诗后留下的，是读者自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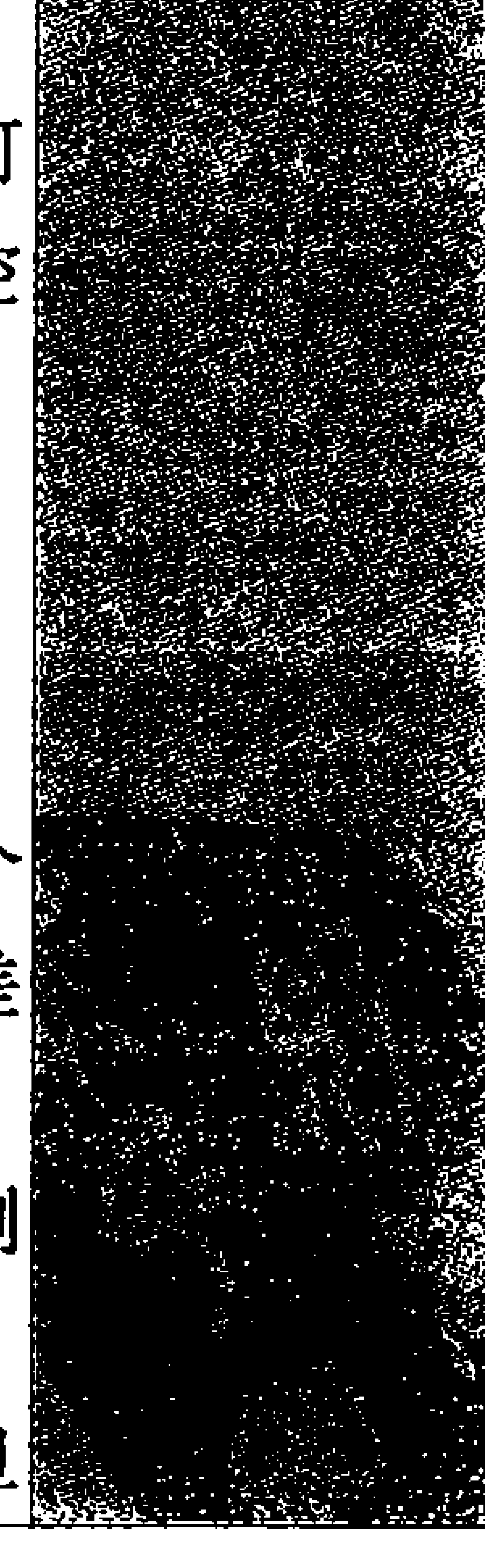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谈原文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你所谈的原文，是你"个人理解力作用下"的原文，同我所谈的原文不会是同一个"原文"。

一方面，"原文"的概念使翻译永远有"对象性"，也规定了翻译中的一切创造性发挥都必然地有个"度"；另一方面，如果把"原文"纯客观地视为一成不变的参照物，而对翻译中因阅读、理解、表达等造成的"原文位移"视而不见，那就是译者智力上的某种缺陷了。

译事的"信"，必须"经由译者的阅读理解"开始。所以，"信"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相对的。绝对的"信"，是愚人之见。

一切文学作品，对主动性者而言，不是不变数，而是变数。"完整准确地把握原文的含义"，这句话的正确意思是"尚未抵达的某个点"。这个"点"的抵达，仅仅是某种可能性。由于"信"的不可能圆满抵达，我们可以断言：绝对的"信"，即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是不可能的。译者停留在"信"的千万级台阶上的一阶之上。

"信"的相对性，产生了"信"的可能。而这种"可能"，表现在译诗中，就是译者主体的确立和再创造空间的存在。



4. 译诗者的阅读行为

阅读诗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在阅读诗的每一个环节，个人的差异是主要的。由于阅读的个人间的差异，对一首"原文诗"的统一理解总是难上加难。

就我而言，我甚至把翻译看作一切阅读中最深刻的一种阅读。

一位法国人阅读一首法文诗，他的阅读行为一旦

结束，而他又自认为已经理解，他就会止于此，即止于阅读所带来的诗歌审美。一位懂法文的中国人阅读一首法文诗，他也可以这样做，尽管难易程度不同。但一位译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他总免不了指望自己通过阅读“懂透”这首法文诗，以便在翻译时心里有底。阅读既然是个人化的行为，就会时时处处打上个人法文水平、诗歌感受能力的局限。从这些“局限”出发，没有一条路径能有效地使译者抵达“懂透”。

一般地说，译者的外语水平越高，对原文诗读懂得也会越多。但仅仅是一般地说。

一首诗的全部含义既不可能完全被理解，也就谈不上“彻底把握它”。在诗中，尽管孤立的字、词、句这些语言要素是可读懂的，但这些要素组合成一首诗时，它的意义就变得难以确定。

一首诗的含义常常是模糊的、多义的、甚至无法索解的。

一首诗的含义远远多于字面上所直接呈现的那一部分，字面意思常常只是一座冰山的水上部分。一个译诗者应该更关心水下部分的命运。

认识并承认阅读的个人化性质，是使译诗“可能”的前提之一。

译诗者之间的水平高低不光是从外语水平不同开始的，而更是从阅读这一复杂的个人行为真正开始的。

这种个人化的阅读行为必然地包含了某种精神审美的创造性。这倒并非提倡译诗者都“创造性地”去阅读每一首要译的诗，而是指明：阅读诗歌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某种创造性力量。译者携带着母语的烙

印，对某一门外国语的精通程度是有限的，而阅读又在外国语的范畴内进行。即便是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如果不懂法文，他仍然不可能越过语言的阻隔，直接读懂一首法文诗。在阅读上，译者的外语水平永远是一个有限值，永远有待提高。

一个译诗者要经常逼自己回到阅读中去，并在阅读的耐心中伺机捕捉下笔翻译的成熟时机。

正是从译诗者阅读原文的第一眼开始，"信"的神话就不复存在了。译诗必是译者对原文诗多次"偏移"后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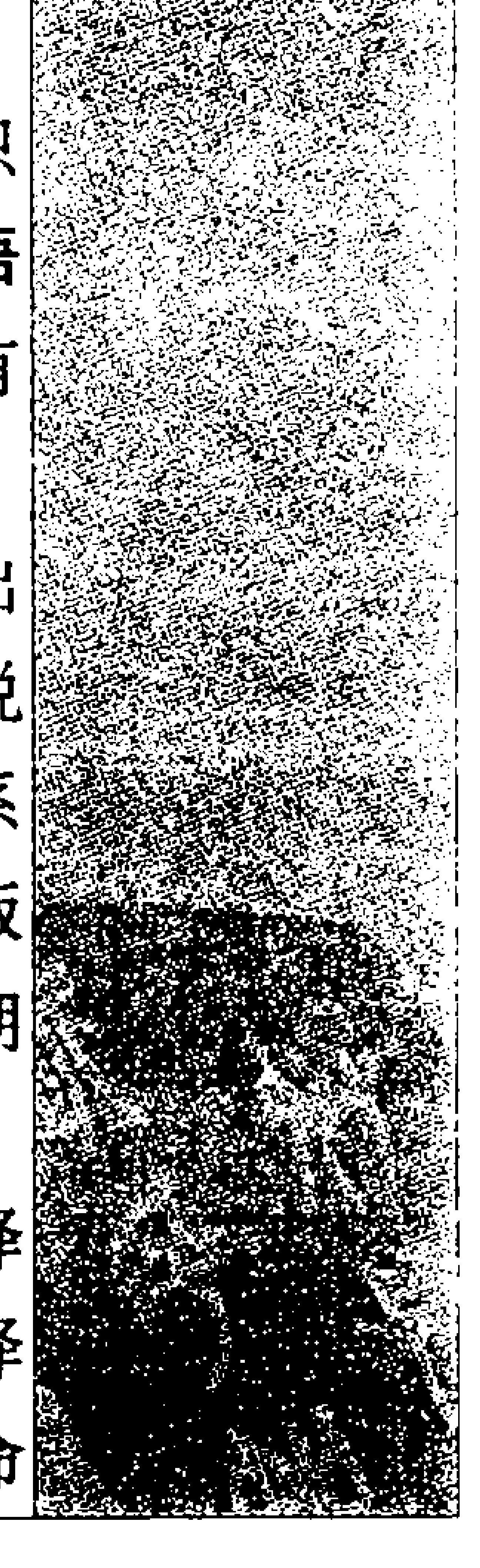
5. 译者的主体地位

基于对译诗本身的局限性的认识，我认为可以大胆确立译者对一首译诗的主体地位。

一首法文诗作为"原文"，优秀也好，拙劣也好，只同"原作者"有关；被译成汉语后，它已经是一首**汉语**诗了，译得优秀也好，译得拙劣也好，也只同译者有关。

乍一听，这种割裂简直不可思议：你译人家写出的诗，仅仅是把它从法文变成了中文，你居然就敢说译诗同作者没有关系了！其实，译者和原作者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否则译者译诗前就不必去争取什么版权授权。但译诗和原文诗的关系，就绝不是人们长期接受的那种关系：如影随形。

就译诗而言，译者如果把一首诗译好了，那么译诗同原文诗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译诗自己，幸赖译者的心血浇注，也长出了骨肉，有了存活下去的生命



力；但译者如果把一首诗译糟了，那么译诗肯定同原文诗瓜葛上了，因为原文诗意外地被损害了，当然也涉及原文诗作者的荣誉。

从原文诗到译诗，涉及到一个存在物变成另一个存在物的方式。翻译这一事件本身，一方面使原文诗的地位格外突出，另一方面又奇异地抛开了原文诗，迫使其无助地眼看着自己变成了“另一个”。

不能把原文诗设想为确定的。因为在语言自身的变迁中，原文诗不得不处于不确定之中。而翻译则把它投入到直接的变动之中。

通过翻译的媒质，我们不得不承认，某种解体、变形、甚至腐败发生了。原文诗纯粹形式上的价值失去了，也即语言形式消失了。但我们又必须懂得，某种东西留了下来——译诗在别的语言中使原文诗得以再生。

诗把诗人心灵中的东西美感地嵌在言词中。在一首诗中，意味应该被领会。朝着精神，这永远是诗运动的方向。在追求客观性的诗歌中，精神也保持了高度。诗本身也是人类精神未完成的完成，它将一直被写下去，也将一直被译下去。

原文诗与译诗之间的分裂令译者深感不安。原文诗在译诗中被撕裂，被移植，有时面目全非。但是，从诗的内部出发，译诗还是有着与原文诗在质量上归于同一的可能。重要的是时间和人。时间和人引发并促成一切变化，同时也使一切回应成为可能。这种回应本身包含了变化。

在原文诗和译诗之间，变化是绝对的，而且总是合理的。这一变化把译诗归还给实践劳动，归还给未

来。这里面永远有起源同变质之间的斗争。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申博尔斯卡坦率直言，如果不是她的诗被出色地译成瑞典语的话，她是不会站在领奖台上的。

一首原文诗，经过不同译者的多次翻译，确实仍在“原处”，但译诗却分别进入汉语、法语或英语的血液里去了。有人认为译诗永远屈从于“原文诗”，这就从根本上低估了译诗劳动所包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看法的深层根源是时间感，显出线性箭头的时间观念使人产生了“先后”的概念，并且相信了“源头”的说法。

确实有先后之分。确实有源头的存在可能。但就译诗而言，时间的先后，其意义远不及空间的呼应。所谓空间的呼应，是指译诗者如果意识不到应从主体地位出发，空间地去领悟原文诗作者的创造力所在，就会寸步难行，就会永远也搞不清楚从何译起，该译成什么。

译诗是同写诗一样困难的事情。只有在确立译者的主体之后，再投身到译事的每一个细节攻坚战时，译者的头脑才敢于动用想象力。如果不把译诗看得同写诗一样困难，译者就不可能是在译“诗”，也许是在译一些散乱的句子，译一些剩余的节奏，译一些自以为领会了含义的形象……就不可能全方位地、始终不渝地从诗出发，去考虑译诗这件事情。

诗歌翻译在“信”的基础上，只能是创造。

译者的主体地位使创造力在译诗过程中的渗透成为可能。

当然，这一创造是原创基础上的创造。

6. 译诗是原诗的"另一个"

索绪尔指出，各种语言现象都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同时存在但又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所以，法语是法语，汉语是汉语，这两者之间有共通性，但差异是主要的。法语单词常有数个音节，因声赋义，字母之间流动感强，音乐性好；汉语单词一律单音，象形会意，方块之间立体感强，图象性好。

从根本上说，一首法文诗是一首法文诗，一首汉语诗是一首汉语诗。拿语言的基本要素单词来说，从一个单词的声音，它的形体，它可能的多义或歧义，它同另一单词组合而产生的音、形和多义，它同别的单词组成句子以及这个句子的意思，从这个句子在一首诗中同上下句相衔接所处的位置……直到这首诗的内部结构和整体意义，这个单词在法语里是一回事，在汉语里是另一回事。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是找不到所谓"绝对对应物"的，就是说，单词对单词地译诗，不仅译不出什么诗，而且对翻译本身造成某种损害。

诗作为语言的创造，作为人类精神存在的宏大见证，光从浅层的字面意思去翻译，肯定会把一首诗译成"非诗"。但是，从根本上不可能被圆满译出的一首诗，又必须依赖翻译这一媒质。不翻译就什么都谈不上。

正是由于"信"的相对性，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更由于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译诗应当具备的创造性，一首译诗成了原文诗的"另一个"。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科学道理：甲（原文诗），同乙（译诗者）接触，因

为乙的"偏移"式的翻译,产生了丙(译诗)。我们尽管不能说丙同甲毫无关系，但可以肯定，丙不再是甲了。不同的译者使不同的丙诞生。

当丙也是一首诗，即够得上诗歌语言质地的时候,丙和甲在差异之外,反而找到了亲缘关系:同属诗的范畴,同具精神的创造性力量。

假如译诗在这里,原文诗就不在这里。

原文诗是这一个,译诗是**另一个**。两者可以互相衡量,但不能彼此合并。就是说,这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个。这一个和另一个是有区别的。然而,它们又绝对不能分离,而且无法分离。它们之间的最大真实是差异,但不是纯粹的差异,而是质量上可以反方向地融入对方之中的差异。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语言。通过语言创造的神秘力量，这一个和另一个又可以是同一个：一种例外关系。

说译诗是原诗的"另一个",即是说译诗者必须通过创造才能译出"诗"来。至少庞德和波德莱尔是这么做的。

7. 译诗的评判尺度

译诗首先必须是诗,即够得上诗的语言质地。

所有译诗都必须放到本国语言诗歌质地的天平上来称量。

不管译者译的是什么,他的翻译行为都必须依靠母语。译诗的惟一有效的评判标准应放在译诗"文本"所处的语言中。诗人和鉴赏诗歌的读者,评判权就在他们手中。他们有权说:"这首诗译得不好"。他们同诗

歌的特殊有机联系，已经使诗歌的特殊品质部分地内在于他们的创作和鉴赏之中。总之，你译的是诗，一切必须从诗的角度去衡量。

什么是诗的质地？诗人知道得最多，也知道得最好。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并且赞赏俄语中翻译家同诗人合作译诗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译诗更有可能成为母语诗歌行列中的一员。可惜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面对一首自己热爱的法文诗，我的头脑中经常会闪现出这么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把它译成汉语后在汉语中也是一首诗？"

所以，译诗的真正难度在于译者在诗上的造诣。试想一下，一个译者如果对诗知之甚少，既不去写诗，又很少读诗，那么，他的外文水平再高，我们又怎么能寄希望于他把诗译成诗！

当然，一个译者在译诗的劳动中是有可能慢慢懂诗的。

诗人艾青认为诗的关键是形象。形象是什么？形象其实是精神的直接呈现，带着活生生的想象力所散发出的汗气，诗人内心的领悟在可见物上的投影。所以，译诗时必须保全形象。

此外，一首诗常常同某种节奏、某种诗体、某种精神状态相关，必须在阅读中无数次地悉心体悟，直到在母语的语感中，这些也相应地油然而生。熟读千遍，其意自现；熟读万遍，鬼神知之。诗不厌读，译者必须精读。诗的音乐性就能在反复的阅读中被体会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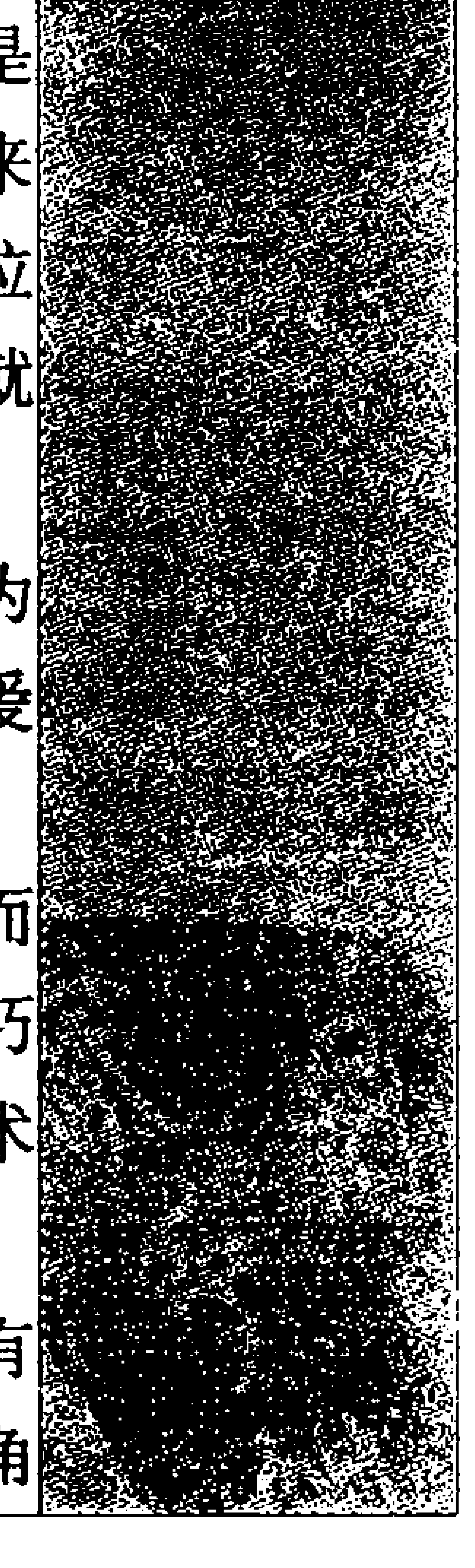
内涵既得，必须形诸文字。在经受了阅读的恶战

和理解的恶战之后，表达是译者和原文诗之间的总决战。如果这场战斗输掉的话，整个战役将以失败告终。

因此，只有创造性地用母语进行某种不同于原初创作的写作，一首外文诗才可能被译成汉语里的“另一首诗”。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把译作视同己出，深层原因在于，他是“写作着”译成的。

8. 译诗：不可能的可能

在译诗上，我的想法是朴实的：把我现有的全部能耐都用上，我也不能保证把一首法文诗译好；我的全部能耐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只是现有的一些能耐而已。



有些能耐是看得见的，说得出的；但另一些却是看不见的，对我自身也隐蔽着的。我之所以十几年来独钟译诗，而不是小说或散文，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位诗人。但我心里也清楚，如果不是译诗，我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译得吃力，缓慢，常常为原文诗痛心疾首，因为看到自己译出的东西伤害了我下决心去译时那份“爱的冲动”。写诗和译诗，在我这里，已无高低之分。

技巧在写诗时至关重要，在译诗中也须扑面而来。但同时，站在一首诗的特殊位置，我体悟到，技巧必须内含于我译诗的“再写作过程”，才有意义。技术毕竟是中性的。

可能是凭了对所译诗人及诗作的那份热爱，我有时能体会到，我暗中跨越了一些属于技巧层面的死角

和对一首诗整体把握上的困难。译者不是万能的。外语水平仅仅是一块敲门砖，能不能敲开门，还取决于别的能耐。所以说，译者要选择好翻译的对象。

凭什么去选择？主要的一点应是热爱。热爱孕育奇迹。

正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我的译诗，在为“可能”而战。

法国天才诗人兰波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我保留翻译权”，尽管违背一位死者的愿望是多么容易！

还有箭与靶的比喻：我的译笔是箭，原文诗是靶，那靶在时间深处，在语言的遥远处，在不同于我的母语的另一种语言的遥远处，隐隐约约……我似乎看到有一个红点——靶中心，但在译者的视觉中，这个红点在闪烁，在颤动，若有若无……我除了练习，还得练习。但在某些似有天助的时刻，我的译笔会脱手而出，直奔那个红点：诗。

确实，诗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存，体现在诗的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侧面，贯穿着诗歌翻译活动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

译诗“不可能的可能”，只有在长期不懈的翻译实践中才有可能实现。那些悟到诗的“不可译性”的译者，有可能把诗译得更好一点。

我还相信，好的译诗是不断锤炼出来的。译诗要不怕改。什么时候发现不妥或不正确之处，什么时候就要在译诗中改过来。诗尚有待修改，何况译诗？

所以，译诗是从未完成。这不仅因为好诗无止境，也因为语言本身的变迁。重译一首诗总是必要而可行

的。诗有定译的话，也是指某一时间段（在这一时间段里语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长远地看，诗等待着被重译，即被重新阐释。人类文化本身也是这么绵延而来的。

定译是可以被想到的，却是不应被固定的。精神地讲，一首诗是无限的。我们不能把无限的未知确定为时空中的某个点。无限向未来开放。在人和时间的因素里，总会有另一首译诗在孕育之中。

一首原文诗，或者在译诗中死去，或者在译诗中再生。译者不应将之视同儿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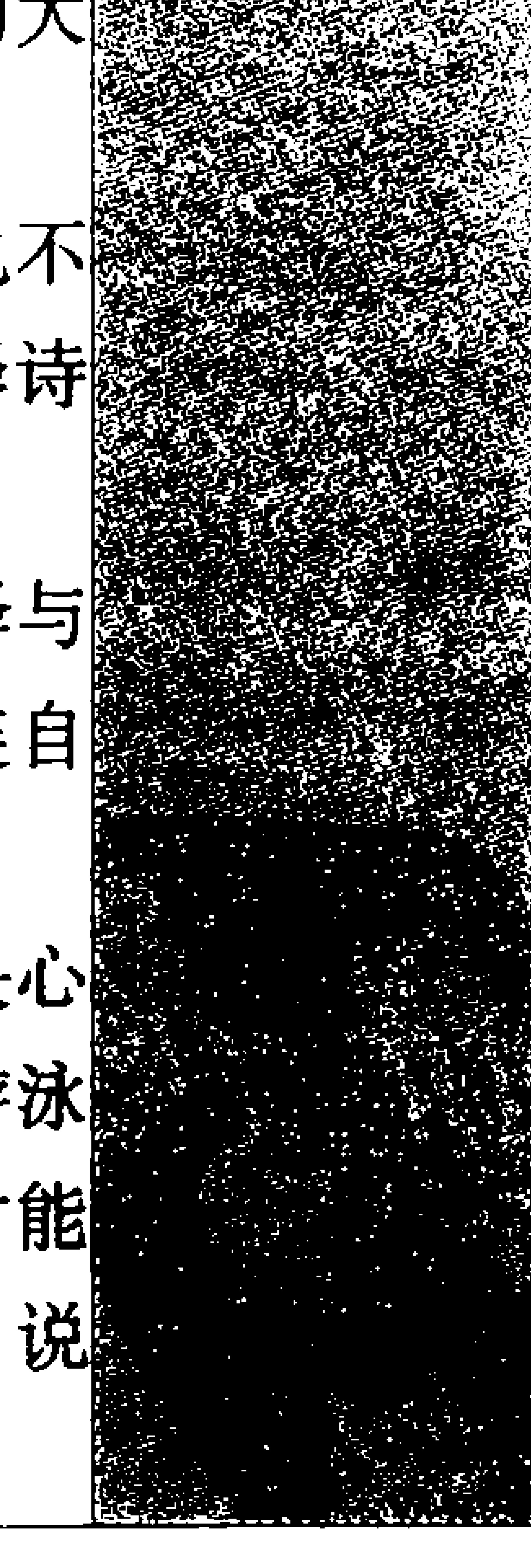
9. 直译、意译之争

为什么非要搞二元对立呢？这其实不是中国人智慧的特点。我们的祖先更注重跨越二元，化解矛盾，浑然一体，趋于同一。“天人合一”就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理想。

直译和意译并非互相排斥的两种译法。译诗也不是光凭方法的精熟就能做好的事情。在成功的译诗中，所谓的直译和意译总是互相渗透，不分彼此。

只有好的译诗和不好的译诗之别，决没有直译与意译本身的高低之分。为了把诗译好，译者甚至连自身的创造力也得用上。

当然，等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才下决心去译诗，这本身就是乌托邦。像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只有在译诗的持久的练习中，一个译诗者才能逐渐掌握某种翻译技巧：细节处理上的一些经验，说不出但心里清楚的某种体悟。



诗的特殊性注定了译诗的特殊性。非凡的语言效果是每一位现代诗人孜孜以求的。这是某种综合的效果。因此,译诗也必须是综合的。必须将直译和意译的人为界线打破,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分而治之”的。

译者动手起译,才真正进入“译者”的角色。这时,语言的首要性已从外国语转移到母语上来。要在母语中努力让原文诗的全部形象再度被“写出”。这一点也许是译诗的要旨。诗人阅读句式拗口但形象保全较好的译诗时,仍然能读出一些味道,道理就在里面。

直译或意译都不足以译好一首诗。一首诗是一个整体。译诗时,心里要有整体观。

由于诗的形象性,译诗其实更借助“直译”:保全形象地译出原文诗,进而呼应其节奏,锤炼其语言,再现其精神。“意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10. 译诗与中国现代汉诗

译诗在中国二十世纪白话汉诗的发展演变中功不可没。没有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的译事之盛,白话汉诗的“创新”和自由意识就很难觉醒,现代性就更谈不上了。

译诗中必然遗存的某些欧化句式、复杂结构、思辩色彩,一直在潜移默化地通过被阅读而影响着中国诗人。遗憾也就在此:从古典格律诗一下子跨入到白话汉诗,这里面有译诗过于强大或粗暴的一种横向切入;这一切口造成了古典格律诗缓慢流程中的某种断裂。断裂给汉诗本身带来了痛楚。痛楚之中,某种变异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份只能接受而无

法送还的遗产。

现代汉诗的语言和文体一直令人堪忧。译诗的意义本来是过渡，对话，刺激多样性，但在中国，译诗的作用远不止此。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现实大环境，诗歌写作一直粘着一些跟诗歌本质无关的东西。诗歌创作迟迟不肯回到语言的本质这一出发点上来。诗歌美学一直像怀胎未足的早产儿一样，先天营养不足，于是只好过分地依靠译诗所传达出的那种美学向度，而把握不准汉语诗歌从屈原经唐宋直到近代一直内在于字、词、句、音等特殊规律。这是很值得探究的一个现象：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诗人基本上是靠“喝译诗的奶水”长大的，但仍是黑头发，黄皮肤。这些也反映在我身上。但是，至少，我体内的语言血液开始在抗议了。

汉字是方块字。

你可以认为方块字柔韧性不够，或汉语语法句式结构不严谨，但方块字天然地具有某种活生生的“站着的姿态”，并且接近原始的形和义，所以，在所谓的缺憾之外，优越也是巨大的。

写意则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反映在诗歌上，就是诗人更重灵性、意境和无技巧之技巧，更倾心于生命的洒脱、自然和浑然天成。

方块字养育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当然也蕴藏着现代汉诗的独有前景。

1996.9～1997.7 北京

